祝尚書 著

《盧思道集》校注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巴蜀書社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ISBN 7-80659-245-8/I · 95
定價：18.50圓

四川大學「211工程」項目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盧思道集校注

祝尚書／著



巴蜀書社

2001・成都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盧思道集校注/祝尚書著 .—成都：巴蜀書社，2001.6

ISBN 7-80659-245-8

Ⅰ.盧… Ⅱ.祝… Ⅲ.盧思道集—注釋 Ⅳ.I214.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030623 號

策劃組稿：陳大利　李　蓓

責任編輯：李　蓓

封面設計：文小牛

盧思道集校注

祝尚書　著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鹽道街三號　郵編 610012）

總編室電話（028）6656816　發行科電話（028）6662019

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金龍印務有限責任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8　字數 190 千

2001 年 6 月第一版　2001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500 冊

ISBN 7-80659-245-8/I·95　定價：18.5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電話號碼：5651045　5651203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則
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編委會

學術顧問：楊明照

主　　編：項　楚

編　　委：周裕鍇　謝　謙　張志烈
　　　　　曹順慶　馮憲光　周嘯天
　　　　　劉亞丁　楊宗義　汪啓明
　　　　　陳大利　李　蓓

常務編委：張志烈　周裕鍇

秘　　書：楊文全

前　言

一

在我國古代文學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南北朝是一個新變迭出、争麗鬬妍的時代。無論詩文，從内容到形式，南北朝文學都破壞了漢魏以前的古老傳統，因而長期備受批評家們的譏議；但同時又有一個奇跡般的事實，即恰恰是南北朝詩歌，滋潤了唐代文學的土壤，從而生長并培育出唐詩這棵參天大樹，這也早已得到學術界的公認。因此，南北朝文學，始終是傳統文學研究的熱點之一。

南北朝文學，北朝長期較南朝相對落後得多。但到北齊、北周時代，情况逐漸發生了變化，北方士大夫的文學水平逐步提高，南北文學交流加强，在南朝文學的强大影響和推動下，北方也産生了一批批較有成就的作家，如温子昇、邢邵、魏收、顔之推等等，南北的差距漸次縮小。由于政局的動蕩，南朝一些著名作家如庾信等來到北方，南北因而進一步融合，成爲隋唐文學走向繁榮的契機和先兆。盧思道，便是生長于北方，而由北朝入隋的著名作家之一。

盧思道（五三五—五八六），字子行，范陽涿（今河北涿州市）人。他的家族，即所謂“范陽盧氏”，是北朝著名的士族，

也是文化世家，自東漢以降，歷代不乏顯宦和碩學，直到唐初高宗朝，盧思道之孫盧承慶猶官至宰相。盧思道的祖父盧淵，在北魏宣武帝景明初曾任秘書監。父道亮不仕而終。盧思道從少年時代起便到東魏的京城鄴讀書，師事當時的著名作家邢邵。二十歲時，值北齊文宣帝朝，他開始步入仕途，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出爲丞相西閤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録事參軍，免歸。復爲京畿主簿，歷主客郎、給事黄門侍郎，待詔文林館，授儀同三司。周武帝平齊，追赴長安。以母疾還鄉，參加了祖英伯等組織的武裝反周活動，失敗後幾乎被殺。直到楊堅（即後來的隋文帝）爲北周丞相，方纔遷官爲武陽太守。隋初徵爲散騎侍郎、奏内史侍郎事。開皇六年（五八六）卒於長安，享年五十二。他一生“凡更臣三代，易官十七，再降，一免，二去職，八平除，擢遷者四而已”（張説齊黄門侍郎盧思道碑）。

盧思道恃才傲物，不持操行，“每居官，多被譴辱”（隋書本傳），故雖歷仕三朝，却鬱鬱不得志。然而也正是他“更臣三代”這點，頗爲後人所譏。清宋大樽茗香詩論提出這樣的問題：“齊、梁、陳、隋之格降而愈下也，其由來安在?”他的回答是由當時“名級故高”的詩人們“失節”所致：“羣言之長，德言也。女事二夫，男仕二姓，尚何言乎!”他舉了一大串失節詩人的名單，其中就有盧思道。陶淵明的高風亮節固然可貴，但更仕多朝，有着特殊而複雜的歷史背景。政局的瞬息變幻，迫使士人不得不跟着改换門庭，否則殺身之禍就可能接踵而至；而走馬燈似的政權更迭，談不上什麽正義與否，小朝廷莫不腐朽黑暗，後人有何必要要求當時的士人“從一而終”？因此我們認爲，“仕二姓”甚至“仕多朝”現象，乃社會動亂所致，不應完全由他們本

人負責，而六朝詩格“降而愈下”，顯然與所謂“男仕二姓”關係不大。不過，我們在主張歷史地看待“仕二姓”問題的同時，也必須指出，南北朝時期的許多文人，的確存在着政治品質的問題。他們中的不少人阿諛逢迎，趨炎附勢，甚至厚顏無耻，爲澆薄的世風推波助瀾。綜觀盧思道的一生，雖更仕三代，談不上什麽節操，但心爲形役，身不由己，也有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且没有顯著的劣跡。不過他所作的從駕經大慈照寺詩並序等篇，對行將覆滅的北齊王朝和荒淫昏庸的北齊後主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以至比作堯舜；參加武裝反周活動失敗後，又立即轉而爲周將作露布。如此之類，即使情有可原，仍不值得稱道。

二

盧思道的主要成就在文學上。他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之天資聰爽俊辯，因而才學兼著，早年即馳名於時。他詩文並長，有文集多達三十卷，然而作品後來大多散亡，今就現存篇什而論，確實不愧爲北朝的傑出作家。

盧思道的詩歌，五、七言皆爲當時人所稱許，而尤以七言詩的成就爲大。七言詩濫觴于曹丕的燕歌行，到南北朝後期得到較快的發展，形成所謂歌行體；而到唐代李白、杜甫，便蔚爲大國，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名篇。盧思道的名作從軍行，對七言歌行的發展有一定影響，因而成爲他詩歌創作的代表，也是南北朝後期難得的佳製。清馮班鈍吟雜録曰：“魏文帝作燕歌行，以七字斷句，七言歌行之濫觴也。……盧思道有從軍行，江總持有雜曲文，皆純七言，似唐人歌行之體矣。”從軍行仍是遊俠從軍、

思婦望歸的傳統主題，主人公的英武，塞外生活的艱辛，詩人用高度凝煉的筆墨，表達得十分鮮明而有特色，既慷慨又悲壯：

> 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魚麗逐左賢。谷中石虎經銜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無窮已，薊門迢遞三千里。朝見馬嶺黄沙合，夕望龍城陣雲起。……

詩人雖也寫思婦，但着墨較少，祇云“庭中奇樹已堪攀，塞外征夫殊未還”；“關山萬里不可越，誰能坐對芳菲月”？含蓄而情深，避免了宫體詩的浮艷和陳腐，使征夫的形象更爲突出。最後，詩人筆鋒一轉：

> 從軍行，軍行萬里出龍庭。單于渭橋今已拜，將軍何處覓功名！

這深刻地表達了人民厭戰和渴求和平安寧生活的願望。

從軍行的藝術成就，尤爲歷代文學研究者所重視。此前的七言歌行，大多滯澀，缺乏音樂的旋律和詩的神采。盧思道此篇，音節鏗鏘，一氣呵成，讀來琅琅上口，擊節可歌，充分顯示了歌行體的表現力和生命力。這對唐代的歌行創作，有着重要的影響。據説唐明皇避蜀返長安後，就曾歌唱此篇。可見其在唐代之傳唱，遠不止征夫思婦，竟上至帝王，且歷久而不衰。明胡應麟謂其“音節格調，咸自停勻，體氣豐神，尤爲焕發”（詩藪内篇卷二）；清馮班則以爲此詩已“似唐人歌行之體”（鈍吟雜録）。

盧思道另一名作聽鳴蟬篇，爲五、七雜言，也屬歌行體。這

首詩作于北齊滅亡、被追赴長安之後，詩中借聽鳴蟬以抒發自已內心的痛苦：

> 輕身蔽數葉，哀鳴抱一枝。流亂罷還續，酸傷合更離。暫聽別人心即斷，纔聞客子淚先垂。故鄉已超忽，空庭正蕪没。一夕復一朝，坐見凉秋月。河流帶地從來嶮，峭路干天不可越。紅塵早弊陸生衣，明鏡空悲潘掾髮。

字裏行間，我們不難體會到他深深的亡國之痛。最後，詩人寫道：

> 歸去來，青山下。秋菊離離日堪把，獨焚枯魚宴林野。終成獨校子雲書，何如還驅少游馬。

從末二句，可知盧思道并不情願仕周，在長安時的心情極爲苦悶，因而他稍後利用母親生病回鄉探視的機會，參加了武裝反周的活動，完全在情理之中。

聽鳴蟬篇與從軍行一樣，音節流麗，語言精粹，詠物抒懷，含蓄、深刻而沁人肺腑，在藝術上更爲成熟。是詩不僅能代表北朝詩人的成就，即便是在南朝作家中，能與之齊肩的也不多。隋書本傳曰："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鳴蟬篇，思道所爲，詞意清切，爲時人所重。新野庾信遍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庾信當時名重南北，能得到他的歎美，足見北朝作家的創作水平，基本上已可與南朝作家并駕齊驅。這不僅爲隋統一中國作好了文化準備，也爲南北文學進一步融合，相互取長補

短，爲後來唐代詩歌的大繁榮，初步奠定了基礎。

盧思道文學創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他各體文中的“論”，可以入隋後所作的勞生論和周、齊興亡論爲代表。盧思道在北齊滅亡後仕周，乃出於迫不得已，他在周所任不過“掌教上士”這類閑職。楊堅爲丞相，纔遷爲武陽太守，然而非其所好，曾作孤鴻賦以寄其慨，自喻爲“翕羽宛頸、屏氣銷聲”的籠中之雁。大約是因爲他與周王朝格格不入的緣故，加上北朝各代統治者對漢民族的歧視和壓迫，所以在隋朝建立之後，盧思道似乎感到心情特别舒暢，多年的積鬱，一旦如決堤之水傾瀉而出，連續寫作了勞生論、北齊興亡論、後周興亡論（兩興亡論當爲一篇，稱周齊興亡論）等，以“指切當時”，并總結齊、周滅亡的歷史教訓。

在勞生論中，作者設主客問答，對“有齊之季”的腐朽政治，以及無耻的官場，醜惡的世態，作了無情的揭露和有力的鞭撻。錢鍾書先生以此文爲“隋文壓卷”，他説：“盧思道勞生論。按‘設論’之體略如答客難、解嘲，而憤世疾俗之甚，彼出以婉諷者，此則發爲怒駡，遂兼廣絶交論與晉紀總論之命意。隋文壓卷，當推此篇。”（管錐編第二七二則）。

周、齊興亡論當作于勞生論之後，對北齊、北周興亡的原因作了詳盡而深入的剖析。如果説勞生論僅是概括地抨擊北齊末年黑暗政治的話，那麽興亡論則提供了大量史實，指名道姓地對齊、周昏君奸臣的荒淫無耻，進行了淋灕盡致的揭露。君主的昏愚，權臣的貪污腐敗，使得憲章綱紀蕩然無存，加上人民的怨恨，是兩朝滅亡的主要原因。讀罷興亡論，當時中國北方人性的失落，道德的淪喪，真所謂鬼蜮横行，不似人間。由于統治集團的腐敗與黑暗結怨人神，因而將有降心，士無鬬志，政權魚爛土

崩，王朝很快覆滅，原是很自然的事。錢鍾書先生説，北齊興亡論"記和士開事特詳，多北齊書恩倖傳所未道"。興亡論論點鮮明，筆墨酣暢，語言尖鋭潑辣，條理井然，上承賈誼過秦論、陸機辨亡論之餘緒，下開唐人史論之先聲。在隋初，對于掃除南北朝時期由統治集團所毒化了的污濁的社會風氣，有着積極的現實意義，到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史料和認識價值。但是據隋侯白啟顏録記載，當時東宫太子楊勇看了後很不以爲然，他對盧思道説："爲卿君者，不亦難乎！"楊勇後來被廢，其弟楊廣終以荒淫亡國，重蹈北齊、北周覆亡的故轍。看來，隋王朝的第二代統治者并没有汲取歷史的教訓。而明人張溥盧武陽集題辭，竟指責盧思道"生官其朝，没揚其醜，搜床席以快見聞，貶朽骨以恣河漢，良史雖傳，臣心未順"，就未免太愚闇而迂腐了。

三

盧思道原有文集三十卷，見隋書經籍志、隋書本傳。而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僅著録"盧思道集二十卷"，已比初唐人所見少了十卷。宋初所編文苑英華，收入的盧文多出於唐以前史籍、類書之外者，疑當時二十卷本尚傳世。鄭樵通志藝文略，著録盧思道集三十卷，疑是根據文獻，當時未必實有其書。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都未著録此集，蓋至南宋連二十卷的本子都不存在了。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所收盧武陽集一卷，已是重輯之本。張本及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隋文部分，本書簡稱全隋文），近人逯欽立輯先秦漢魏南北朝詩（隋詩部分，本書簡稱隋詩），輯録盧氏存世之詩

文略備。然詩文合輯本，惟盧武陽集，而其所録不注出處，於讀者非便。又，各家所輯盧詩，仍有篇什遺漏。今據唐、宋典籍所載盧氏詩文重輯爲一編，較前人輯本增詩一首，并注明出處，爲之校勘箋釋，命日盧思道集校注。

本書的編排原則爲：以文字完整、載籍最早者爲正文，分别在各篇注①中標明出處。全書不分卷，而釐爲“詩歌”、“雜文”（包括各體文）兩大部分。無論詩文，凡作年可考或大致可考的，一律按年代先後排列；僅能判斷其寫作朝代的次後；最後爲年代、朝代皆不可考者。僅知朝代及朝代不可考的詩文，一律以原載籍之成書先後順序排列。

本書校勘，凡原文錯訛衍脱及避諱字，可確定的一律改正或回改，并出校説明；尚難斷定者，保持原貌，出校略呈臆説；兩通者仍之。參校本異文誤字，除重要版本外，餘皆不出校。參校本中，詩紀因原書不易見，乃汲取逯欽立先生的校勘成果，特予説明。

本書注釋，力求勾稽詩文所涉史實及典故，以便讀者省覽。今本北齊書大部分爲後人所補，本書爲方便計，多所徵引，而不注明某篇爲補文，讀者可徑翻檢原書。

本書未將作者詩文零句勒入正編。這樣做，是出于如下考慮：隋書本傳所引諫除大理上奏，全隋文收録，然文字太短，且不詳其爲面奏還是奏章。談藪載有聘陳聯句詩二句及補辛德源詩一句，今考作者似無使陳之行，是否可靠，尚待研究。本傳及談藪所載，今已編入附録，不影響文獻保存，若另行輯出，勢必重複。又宋高承事物紀原卷九引盧思道西征記片斷曰：“新城西有漢桂陽太守趙越墓，有石柱。東南有亭，因石柱爲名。漢霍去

病墓象祁連山，立石人馬。”疑是概括或截取原文有關文句，故文氣不連貫，似不宜視作原文，今附存于此。

本書凡有附録二。一爲逸事、傳記、評論資料，二是拙編盧思道年譜。因編年資料匱乏，年譜綫條較粗，僅供參考。

筆者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前期研習初唐文學，作盧照鄰集箋注，上考盧氏家族，遂對盧思道詩文發生了興趣，因而斷斷續續地進行輯、校、注。一九八六年暑假，因要全力以赴預纂全宋文，便將零散的校注稿整理爲一編存之笥中，作爲一個學習、研究階段的結束。這一放便是多年。一九九二年夏，著名書法家徐無聞先生爲拙著盧照鄰集箋注題籤時，我向先生言及此稿，且有“得隴望蜀”之戲語，先生於是又欣然用三體書題寫盧思道集校注書名。第二年夏，先生不幸病逝。今用其遺墨，以志紀念。也是這個暑假，我有多年難得之閒暇，遂翻出舊稿修訂一過。其後又預編中華大典。到二〇〇〇年初，再一次翻出來作全面修訂，已是世紀之末或新世紀之始了。當年屬稿時纔初逾“不惑”，眼下已早過“知命”。嗚呼，光陰如白駒過隙，可不惕懼哉！

感謝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將本書列入“二一一工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也感謝巴蜀書社的襄助，使這部小書得以付梓行世。限於水平，書中定有不少謬誤，乞讀者不吝賜教。

祝尚書

一九八六年八月初稿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改定

目　　錄

詩　歌

詩歌

齊文宣帝挽歌[①]

乘雲去閶闔[②]，按節下蓬萊[③]。徒悲弓劍遠[④]，空望軒轅臺[⑤]。

①録自唐釋皎然詩式卷三。是詩各家輯本遺漏。詩題原作齊文帝挽歌，“齊文帝”當是“齊文宣帝”之脱。北齊書文宣紀：“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高祖（高歡）第二子，世宗（高澄）之母弟。”東魏孝静帝武定八年（五五〇）五月，受禪即皇帝位。天保十年（五五九）冬十月甲午崩，“乾明（廢帝高殷年號）元年（五六〇）二月丙申，葬於武寧陵，謚曰文宣皇帝，廟號威宗。武平初，又改爲文宣，廟號顯祖”（此有脱文，詳參中華書局校點本北齊書校勘記引錢大昕考異）。又按隋書盧思道傳：北齊“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惟思道獨得八首，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是篇蓋十首之僅存者。據知挽歌作於五五九年十月。然文宣帝史無稱“文帝”者，當脱“宣”字，因補。所謂“八米盧郎”之“八米”，宋姚寬以爲是關中語，其西溪叢語卷下曰：“盧思道挽詩獨八首，比時人最盛，時人謂之八米盧郎。八米，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八

米，取數之多也。”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二〇引徐鍇云：“八米以稻喻之，若言十稻之中得八米粒。”然兩説終費解，前人疑“米”字誤，多有考辨，兹擇數説録之。或云當作“采”。宋吴曾能改齋漫録卷五辨誤：“唐張祜寄盧載詩：‘少見雙魚信，多聞八米詩。’用北史……（引者按：與上引隋書同，略。）”……嘗疑八米無義，不可曉。偶閲孔毅父續世説所載，與史不同，其説云：“‘……北齊文宣帝崩，當時文士各作挽辭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惟盧思道獨得八首，時號八采盧郎。……’乃知米爲采字。竊推之，五木之戲，其采有十二。其四爲玉采，貴也；其八爲珉采，賤也。玉采之中，有采曰白，蓋五木俱白也，謂之白八，以其筴數八而已。思道之詩既勝於魏收諸人，如五采之戲，得玉采白八耳。”宋朱翌亦謂當作“采”，然説法與吴曾異，其猗覺寮雜記卷上曰：“‘米’字，蓋‘采’字之誤也。十首中采擇八首耳。若作‘米’字，無義理。詩人不之考，相襲以爲‘八米’蓋言精，鑿失之甚矣。元微之酬樂天云‘八采詩成未伏盧’，可證采字爲是。”檢太平御覽卷五九六哀辭引三國典略記此事，亦作“八采”。或云當作“詠”。清王士禎香祖筆記卷一一：“八米盧郎，或云八采，説者紛紛不一。按太平廣記（見卷二五三引啓顔録）止是八詠耳。……盧獨取八首，時號爲八詠盧郎。此謂哀挽，且非佳事。”又，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五六引隋書，“采”作“美”。今按：以上諸説孰是，殊難遽斷，當以猗覺寮雜記作“采”、釋爲“十首中采擇八首”之説於義最勝，而“米”蓋“采”之形訛也。

②“乘雲”句，楚辭屈原離騷：“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王逸注：“閶闔，天門也。”句以乘雲仙遊天界，婉言

文宣帝死。

③按節，猶言弭節。楚辭離騷："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注："弭，按也。按節，徐步也。"洪興祖補注："弭，止也。"蓬萊：仙山名，古代方士傳説爲仙人所居，在海上。史記封禪書："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庾信道士步虛詞十首之一："青衣上少室，童子向蓬萊。"

④"徒悲"句，謂羣臣無緣隨文宣一同仙去，空有悲痛而已。史記封禪書："黄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⑤軒轅臺，古臺名。明王圻輯三才圖會地理卷八："軒轅臺，在今延、慶州境内，相傳黄帝擒蚩尤之處，遺跡尚存。"此喻指文宣帝故宫臺榭。

贈劉儀同西聘[1]

開邛昔柔遠[2]，賓越盡招携[3]。豈若馳天使[4]，玉節撫遺黎[5]。五祠臨渭北[6]，雙嶺帶崤西[7]。故關看金馬[8]，餘壇聽寶鷄[9]。垂絲被柳陌，落錦覆桃蹊[10]。分袪俄易慘[11]，離思實難齎[12]。極野雲峰合，遥嶂日輪低。塵暗前

旌没，風長後騎嘶。灞陵行可望⑬，函谷久無泥⑭。須君勞旋罷，春草共萋萋⑮。

①録自文苑英華（以下或簡稱英華）卷二四八。劉儀同，當爲劉逖。西聘，指出使後周以通問修好。北齊書劉逖傳："劉逖，字子長，彭城叢亭里人也。"武成帝時，"和士開寵要，逖附之，正授中書侍郎，入典機密，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還，除通直散騎常侍。尋遷給事黄門侍郎，修國史，加散騎常侍。又除假儀同三司，聘周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定，逖與周朝議論往復，斟酌古今，事多合禮，兼文辭可觀，甚得名譽。使還，拜儀同三司。"後主時，出爲江州、仁州刺史，徵還重除散騎常侍，奏門下事，"未幾，與崔季舒等同時被戮，時年四十九"（按事在後主武平四年冬十月，參後北齊興亡論注⑲）。據知是詩當作於武成帝河清年間（五六二—五六四）。

②邛，指邛都（今四川西昌東南）。史記西南夷列傳："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漢書西南夷傳顔師古注："今之邛州本其地。"開邛，指漢將唐蒙開夜郎道以制越，并於邛、筰置郡，時在漢武帝建元六年（前一三五），詳史記西南夷列傳。柔遠：安撫遠方。尚書舜典："柔遠能邇。"僞孔傳："柔，安。"此指司馬相如使巴蜀。史記西南夷列傳：唐蒙既入蜀，西南各族皆聽其約束，武帝乃"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又司馬相如列傳：唐蒙"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於是司馬相如作喻巴蜀檄，"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

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

③賓越，謂使南越賓服。招携，招撫叛離者。左傳僖七年："招携以禮，懷遠以德。"杜預注："携，離也。"按史記南越列傳：南越王趙佗，秦末行南海尉事，"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前一九六），遣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高后時，佗自尊爲南越武王。文帝元年（前一七九），又以陸賈爲太中大夫，使越，責讓南越王趙佗自立爲帝。趙佗恐，去帝制，願長爲藩臣，奉貢職。武帝時，又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趙胡（趙佗孫），胡遣太子嬰齊入宿衛。以上二句，以司馬相如、陸賈等喻劉逖使周。

④馳天使，以流星馳天喻指劉逖出使。後漢書李郃傳：和帝遣二使者到益州，李郃知之，使者問何以知之？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馳天，英華注："一作天王。"按後周皇帝自稱"天王"，此當不應以"天王"指北齊武成帝；又，作者詩中頗有蔑視後周之語，亦不當尊其主爲"天王"，作"天王"恐誤。

⑤玉節，使者所持符節之一。周禮地官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

⑥五祠，"祠"原作"詞"，英華注："疑作祠。"按作"詞"顯誤，因改。五祠，即五帝祠。據史記封禪書，秦有白、青、黄、赤帝祠（即西畤、密畤、上畤、下畤），漢高祖立黑帝祠，命曰北畤，合稱"五帝祠"，皆在渭河流域。

⑦雙嶺，當指崤之二陵。左傳僖三十二年："晉人禦師必於崤。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

風雨也。"杜預注："崤在弘農澠池縣西。"又云："大阜曰陵。"

⑧故關，潼關也。　金馬，指漢武帝時擬大宛馬所鑄之銅馬。後漢書馬援傳："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

⑨餘壇，指寶鷄神祠之祭壇，因久已廢隳，故曰"餘"。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鷄，其聲殷云，野鷄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正義引括地志："陳倉山在今岐州陳倉縣南。"又云："寶鷄神祠在漢陳倉縣故城中，今陳倉縣東。石鷄在陳倉山上。"　以上四句皆述關西文物，以指劉逖所使之地。

⑩桃蹊，泛指落花之路，言時當暮春。史記李將軍列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⑪詩經遵大路："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毛傳："袪，袂也。"袂即袖口，"分袪"即送行者放開對方衣袖，言離别也。

⑫實，英華注："一作忽。"似是，與上句"俄"對應。　難齎：離思沉重，如難携帶。

⑬灞陵，漢文帝陵。"灞"亦作"霸"。文選王粲七哀詩："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李善注引漢書："文帝葬霸陵。"又水經注卷一九：霸陵"在長安東南三十里"。

⑭後漢書隗囂傳：囂將王元説囂曰："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跡，表裏河山。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此云"久無泥"，謂無人閉關，西路暢通無阻。

⑮楚辭招隱士："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五臣注：

“萋萋，草色。”句中反其意，謂歸來再與同遊。

彭城王挽歌①

旭早禁門開②，隱隱靈輿發③。纔看鳳樓迥④，稍視龍山没⑤。猶陳五營騎⑥，尚聚三河卒⑦。容衛儼未歸⑧，空山照秋月。

①録自初學記卷一四。　彭城王，即高潋。北齊書高祖十一王傳：“彭城景思王潋，字子深，神武（高歡）第五子也。”曾爲滄州刺史，天保初封彭城王，武成時遷太師、録尚書事。武成“河清三年（五六四）三月，羣盜田子禮等數十人謀劫潋爲主，詐稱使者，徑向潋第，至内室，稱敕牽潋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潋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挽歌當作於此後不久。

②早，文苑英華卷三一〇、太平御覽卷五五二作“旦”，似是。

③文選張衡東京賦：“肅肅習習，隱隱轔轔。”薛綜注：“隱隱，衆多貌。”

④鳳樓，指彭城王住所。列仙傳：簫史善吹簫，秦繆公以女弄玉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鳳皇來止其屋，繆公爲作鳳臺。後因稱帝王子女宅第爲鳳樓。　迥，英華作“迴”。按“迥”言樓高，與下句“没”對應，“迴”蓋形訛。

⑤龍山，山之美稱。山没，喻彭城王死。禮記檀弓上記孔子

死前所作歌，有句云“泰山其頹乎”，後遂以山崩喻賢者去世。

⑥五營騎，文選顔延之赭白馬賦：“勒五營使按部。”李善注引應劭漢官儀：“大駕鹵簿，五營校尉在前，名曰填衛。”參下注。

⑦三河，指河東、河内、河南，即洛陽及黄河南北一帶。史記貨殖傳：“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漢書霍光傳：“光薨，……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所謂“北軍五校士軍”，即上句“五營騎”。此泛指北齊軍隊。上句及此句，謂送葬儀式極隆重，墓葬規格極高。

⑧容衛，禮容儀衛，指送葬之排場。王維故西河郡杜太守挽歌三首之二：“容衛都人慘，山川駟馬嘶。”可參讀。

贈司馬幼之南聘詩①

故交忽千里，輶車莅遠盟②。幽人重離别，握手送行行③。晚霞浮極浦，落景照長亭④。拂霧揚龍節⑤，乘風遡鳥旌⑥。楚山百重映，吴江萬仞清。夏雲樓閣起⑦，秋濤帷蓋生⑧。陸侯持寶劍⑨，終子繫長纓⑩。前修亦何遠⑪，君其勗令名。

①録自藝文類聚卷五三。司馬幼之，北齊後主時兼散騎常

侍，周武平齊時爲大理卿，被徵赴長安，見北齊書陽休之傳。南聘，指使陳。北齊書後主紀：天統三年（五六七）夏四月癸丑，"太上皇帝（指武成帝高湛）詔兼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使於陳"。詩當作於是時。

②輶車：輕車，使者所乘。詩經駟驖："輶車鸞鑣。"毛傳："輶，輕也。"

③行行，英華卷二九六作"行征"。

④長亭，秦、漢時十里置亭，供行人休憩，謂之長亭，常爲餞别之所。

⑤龍節，龍形符節。周禮秋官小行人："澤國用龍節。"後泛指使者所持符信。

⑥鳥旌，畫有鳥形之旗。周禮春官司常："析羽爲旌。"又北堂書鈔卷一二〇引墨子："騎爲鳥旗。"此泛指旗幟。

⑥"夏雲"句，謂雲起有如樓閣。"夏"與下句"秋"互文。陸機浮雲賦："（浮雲）若層臺高觀，重樓疊閣。或如鍾首之鬱律，乍似塞門之寥廓。"

⑦枚乘七發："其（濤）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

⑧陸侯，指陸賈。持寶劍，謂其仗劍遠使。史記陸賈傳："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高祖及文帝時，曾兩度出使南越，使南越王趙佗臣服漢室，參前贈劉儀同西聘詩注③。

⑨終子，指終軍。漢書終軍傳：終軍字子雲，濟南人。武帝時，"南越與漢和親，乃遣軍使南越，説其王，欲令入朝，比内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説

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内屬。”

⑩楚辭離騷：“謇吾法夫前修兮。”王逸注“前修”爲“前世遠賢”。五臣注：“前修，謂前代修習道德之人。”此指陸賈、終軍之屬。　亦，英華作“爾”。

從駕經大慈照寺詩①並序

皇帝以上叡統天②，大明御極③，彈壓九代④，驅駕百王。至德上通，深仁下漏，威稜西被⑤，聲教東漸⑥。布政合宫⑦，考儀太室⑧，張樂洞野⑨，會計苗山⑩。天不愛寶，神靡遺貺，鱗羽效異⑪，山澤薦祉⑫。華裔率從，幽顯咸秩，八政惟序⑬，六符告平⑭。猶且棲志窅冥，凝神空寂，俯陋區域⑮，顧遺形有⑯。救精民於苦器，拯欲界於危城⑰。身心登净樂之境⑱，生靈仰調御之力。中宫厚德載物⑲，正位儷天⑳，道冠邵陵㉑，業逾婺媊㉒。慧雲朝起㉓，四生佇其寸合㉔；慈燈夜爇㉕，九服照其餘光㉖。乃睠參墟㉗，實為唐舊㉘，山川周衛，襟帶巖垌。東郊勝地，爰構寶坊㉙，儼若化成，瞬如涌出。既而景躔西陸㉚，氣中南吕㉛，商飈振野㉜，白露威寒㉝。聖主御辯巡方㉞，順時育物，六龍進駕㉟，

七聖齊軫[36]。翠旗揚旆[37]，雕玉徐輪[38]，問百年而駐輦[39]，朝萬靈以按節[40]。熊渠佽飛之輩[41]，入參中壘[42]；虎殿金門之侶[43]，迴望屬車。將屆下都[44]，遘茲凈域[45]，兼悦鷲山之觀[46]，共喜龍宫之遊[47]。接足棲心[48]，俱展誠敬；課虚引寂[49]，仍發永歌。雖事比擊轅[50]，義同叩角[51]，亦以雍容盛烈[52]，述贊休美。豈若皋朔文辭[53]，甫陳男祝[54]；王谷蟲篆[55]，纔譬女工[56]。作者二十六人，其詞云爾。

玄風冠東户[57]，内範軼西陵[58]。大川開寶匣，福地下金繩[59]。繡栭高可映[60]，畫栱疊相承[61]。日馭非難假[62]，雲師本易憑[63]。陽室疑停燧[64]，陰軒類鑿冰[65]。迴題飛星没[66]，長榴宿露凝。旌門曙光轉[67]，輦道夕雲蒸[68]。山祇效靈物，水若薦休徵[69]。薄命叨恩紀[70]，微軀竊自陵[71]。優遊徒可恃，周齎永難勝。

①録自四部叢刊本廣弘明集卷三〇下。按序末曰"作者二十六人"，則此當爲衆作之總序，非僅序此一詩。大慈照寺，即大慈寺，北齊後主高緯建於晉陽。北齊書後主紀：後主於晉陽"爲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爲穆皇后大寶林寺，窮極工巧，運石填泉，勞費億記，人牛死者不可勝紀"。按詩序中言"唐舊"、"下都"，又稱"中宫"云云，與史所述合（詳後注）。又按序既稱"大慈照寺"，必在改爲穆皇后大寶林寺之前，即在胡昭

儀尚爲皇后之時。據後主紀，武平三年（五七二）八月庚寅，廢皇后斛律氏爲庶人；戊子，拜右昭儀胡氏爲皇后。癸巳，行幸晉陽。十二月辛丑，廢胡皇后爲庶人。因知是詩當作於武平三年八至十二月。又據序中“景躔西陸，氣中南吕”、“將届下都”諸句，則應作於八月後主出巡將到晉陽之時。

②上叡，聖明。統天，上膺天命而統治國家。易乾卦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孔穎達疏“統天”爲“統領於天”。

③大明，極英明，與上句“上叡”義同。御極，登帝位。是時後主即位已八年。

④彈壓，鎮壓、壓倒。淮南子本經訓：“牢籠天地，彈壓山川。”高誘注：“彈山川令出雲雨，復能壓止之也。” 九代，泛指前代，“九”言其多。下句“百王”同。

⑤威稜，聲威。漢書李廣傳：“威稜憺乎鄰國。”注引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王先謙補注謂“稜”即俗棱字，木四方爲棱，人有威如有棱者然，故曰威稜。

⑥尚書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僞孔傳：“漸，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孔穎達疏“聲教”爲“威聲文教”。

⑦合宫，傳説爲黄帝之明堂。文選張衡東京賦薛綜注：“黄帝明堂，以草蓋之，名曰合宫。”明堂爲古代帝王布政之宫。

⑧考儀，稽考先王禮儀制度。 太室，太廟中室，代指太廟。尚書洛誥：“王入太室。”僞孔傳：“太室，清廟。”孔穎達疏：“太室，室之大者，故爲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

⑨莊子至樂：“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成玄英

疏：“咸池，堯樂也。洞庭之野，謂天地之間也。”

⑩“會計”句，指禹於會稽山會諸侯計功。國語魯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史記封禪書“禪會稽”，司馬貞索隱：“亦曰苗山也。”

⑪效，原作“郊”，據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本廣弘明集（以下簡稱大正藏本）改。“效異”謂魚鳥呈現奇異以示祥瑞。

⑫禮記禮運：聖王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椰，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天不”至“山澤”四句，即檃括其意，乃古代頌聖美時之套語。

⑬八政，指古代國家政治之八方面。尚書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⑭六符，“符”原作“府”，據大正藏本改。史記天官書索隱：“孟康曰：‘泰階，三台也。台星凡六星。六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引黄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子之三階，……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六符告平”，即言泰階平。

⑮周禮地官司徒廛人鄭玄注：“廛，民居區域之稱。”故“區域”指庶衆所居之地。

⑯形有，即形而下，指物質世界，亦即佛家所謂“色相”。佛教追求純精神之“無色界”（即前句所謂“空寂”），故謂“遺形有”。

⑰欲界，佛教所稱三界之第一界。俱舍論分別世品第三之一：“地獄等四及六欲天（四天王天、忉利天、夜摩天、兜率陀

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并器世間，是名欲界。”欲界爲塵俗世界，即上句所謂“苦器”，衆生皆貪戀食、色、眠諸欲。危城，喻人之身體。涅槃經一：“是身如城。”又歸敬儀中：“大聖垂訓，法喻所歸，止在誡約身心無沿逸欲，或比行厕畫瓶，或擬危城杯器。”

⑱登，原作“澄”，據大正藏本改。净樂之境，净指情欲摒除净盡，樂指遇好緣好境而身心適悦，梵語曰“素佉”，又曰“蘇吉施羅”。佛地論五：“適悦身心名樂。”

⑲中宫，皇后住處，代指皇后。此指胡皇后，見本篇注①。胡皇后乃隴東王胡長仁女，事跡詳北齊書後主胡后傳。厚德載物，謂胡后德厚如地。易坤卦：“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孔穎達疏：“君子用此地之厚德，容載萬物。”古代用天、地擬帝、后，地以載爲功，故云。

⑳正位，即正名而居皇后位。易坤卦：“正位居體，美在其中。”孔穎達疏：“居中得正，是正位也。”

㉑邵陵，未詳。疑爲“西陵”之誤，詩中有“内範軼西陵”可證，參下注㊿。

㉒婺姒，即有莘氏。漢書古今人表：“有婺氏，湯中妃，生大丁。”顔師古注：“婺與莘同。”又藝文類聚卷一五引列女傳：“太姒者，文王之妃，莘姒之女也，號曰文母。”

㉓慧雲，智慧之雲。謂如雲覆蓋一切衆生。法華經藥草喻品：“慧雲含潤，電光晃耀。”

㉔四生，佛家稱胎生、卵生、濕生、化生爲“四生”，此泛指一切生物。寸合，猶言“膚寸而合”，指慧雲迅速聚集以降甘雨。公羊傳僖三十一年何休解詁：“側手爲膚，案指爲寸。”即

一指寬爲一寸，四指爲膚。藝文類聚卷一引尚書大傳："五嶽皆觸石而出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

㉕慈燈，慈悲之燈。佛教以與樂爲慈，拔苦曰悲。燈乃佛前供奉之燈火。爇，燃燒。

㉖九服，古代天子所居京都以外，按遠近分九等，稱九服。周禮夏官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此泛指全國。　以上二句，謂胡后之德，有如黑夜之燈普照四方。

㉗參墟，指晉陽，即參宿分野之古唐地。漢書地理志下：河東，"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夢帝謂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爲晉侯云，故參爲晉星。'"又史記晉世家索隱："唐本堯後，封在夏墟，而都於鄂。"故此謂之"參墟"。

㉘唐舊，唐國舊地，已詳上注。史記晉世家索隱謂唐都於鄂，"今在大夏是也"。元和郡縣志卷一三河東道二："按晉，太原、大鹵、大夏、夏墟、平陽、晉陽六名，其實一也。"其地即今山西太原市。

㉙寶坊，寺院之美稱，此指大慈照寺。

㉚躔，太陽運行之度次。方言卷一二："日運爲躔，月運爲逡。"　西陸，太平御覽卷二四引易通統圖曰："日行西方白道曰西陸。"隋書天文志中："日循黄道東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

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東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西陸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句謂時在秋季。

㉛南吕，十二律之一。古以十二律配十二月。禮記月令仲秋之月：“律中南吕。”鄭玄注：“仲秋氣至，則南吕之律應。”又國語周下：“五間南吕。”韋昭注：“八月，南吕。”

㉜商飈，即商風。楚辭東方朔七諫沈江：“商風肅而害生兮。”王逸注：“商風，西風。”古代陰陽家以五音配五行，五音之商配五行之金，金配四時爲秋，故云。

㉝威寒，大正藏本作“戒寒”，似是，“戒”與上句“振”對應。

㉞御辯，猶言“御六氣之辯”。莊子逍遥遊：“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成玄英疏引支道林曰：“六氣，天地四時也。辯者，變也。”一云“六氣”爲陰、陽、風、雨、晦、明，郭象謂“即是遊變化之途也”。巡方：巡狩方國，此指後主巡幸晉陽。

㉟六龍，即六馬。周禮夏官庾人：“馬八尺以上爲龍。”古代帝王車駕用六馬，故云。

㊱莊子徐無鬼：“黄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成玄英疏：“方明、滑稽等，皆是人名。”又曰：“自黄帝以上至於滑稽，總有七聖也。”此喻指後主及其侍從。

㊲翠旗，翠華之旗。漢書司馬相如傳載上林賦：“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顔師古注：“翠華之旗，以翠羽爲旗上葆也。”

㊳雕玉，飾車之玉，代指車駕。後漢書輿服志上：“天子玉

路，以玉爲飾。”劉昭注引釋名：“天子所乘曰路。”徐輪，謂車徐徐進發。

㊴“問百年”句，“駐”原作“拜”，據大正藏本改。此句謂停車存問百歲老人。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鄭玄注：“就見老人。”孔穎達疏：“此謂到方嶽之下，見諸侯之後，問百年者就見之。若未至方嶽，於道路之上有百年者，則王亦先見之。”

㊵史記封禪書：“黄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索隱引韋昭曰：“黄帝時萬國，其以修神靈得封者七千國。”此“萬靈”指州郡守牧。

㊶熊渠，古之善射者。韓詩外傳卷六：“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没金飲羽；下視，知其爲石。”佽飛，古勇士名。漢書宣帝紀：神爵元年（前六一），“及應募佽飛射士”。注引服虔曰：“周時度江，越人在船下負船，將覆之。佽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命官。”又如淳曰：“吕氏春秋，荆有兹非，得寶劍於干將。度江中流，兩蛟繞舟，兹非拔寶劍赴江刺兩蛟，殺之。荆王聞之，任以執圭。後世以爲勇力之官。兹、佽音相近。”此代指猛將。

㊷中壘，官名，漢武帝時執金吾屬官有中壘丞、中壘令、中壘尉，前漢又有中壘校尉，見漢書百官公卿表上。

㊸虎殿，指虎門，即路寢之門。周禮地官師民：“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鄭玄注：“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因國子弟教於虎門之左，故此代指學子。

金門，即金馬門，漢宫門名，參前贈劉儀同西聘詩注⑧。漢代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等皆嘗待詔金馬門，故以代指才士。

㊹下都，即晉陽。太平御覽卷一五五叙京都上："北齊高洋以鄴爲上都，晉陽爲下都。"

㊺净域，佛國之净土。維摩詰所説經觀衆生品："一切大衆，皆自見坐寶蓮華，……佛告舍利弗：我佛國土常净若此。"此指大慈照寺所在地。

㊻鷲山，又稱靈鷲山、鷲嶺等。法苑珠林君臣篇引智度論："耆闍崛山者，此名鷲頭山。……是山頂似鷲，王舍城人見其似鷲，故共傳言鷲頭山，因而名之爲鷲頭山。又，王舍城南屍陀林中多諸死人，諸鷲常往食之，還在山頭，時人遂名鷲頭山。"山在今中印度。

㊼龍宫，龍王之宫殿，爲龍王神力所化。海龍王經請佛品："海龍王詣靈鷲山，聞佛説法，信心歡喜，欲請佛至大海龍宫供養，佛許之。龍王即入大海化作大殿，無量珠寶，種種莊嚴。"此喻指大慈照寺。

㊽接足，以兩手接尊者之足而禮之。觀無壽經："韋提希見無量壽佛已，接足作禮。"

㊾"課虚"句，陸機文賦："課虚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指創作。

㊿擊轅，敲擊車轅作歌，謂居太平盛世。崔駰上四巡頌表："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於和也。"又曹植與楊德祖書："擊轅之歌，有應風雅。"

51叩角，謂叩牛角而歌。藝文類聚卷九四引琴操曰："甯戚

飯牛車下，叩角而商歌，……齊桓公聞之，舉以爲相。”

㊿雍容，儀容温文貌。此猶言“雍容揄揚”，語出班固兩都賦序。此句“亦”之下，大正藏本有“所”字，似是。

53皋朔，指枚皋、東方朔，漢武帝時辭賦家，漢書有傳。

54男祝，男巫。巫能以舞降神，故此指倡優。句言皋朔辭賦俳諧類優。漢書枚皋傳：“皋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乃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又同書東方朔傳贊謂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應諧似倡”。

55王谷，指王褒、谷永。王褒字子淵，蜀人，辭賦家；谷永字子雲，博學經書，工筆札。兩人漢書皆有傳。蟲篆，指辭賦。揚雄法言吾子稱賦爲“童子雕蟲篆刻”，故云。

56漢書王褒傳：“上（漢宣帝）令褒與張子僑等并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宫館，輒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説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顔師古注：“辟讀曰譬。”

57文選江淹雜體詩殷東陽仲文：“求仁既自我，玄風豈外慕。”李善注：“玄風，謂道也。”東户，即東户季子。淮南子繆稱訓：“昔東户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畝首。”高誘注：“東户季子，古之人君。”

58西陵，指嫘祖。史記五帝本紀：“黄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嫘祖。”張守節正義：“西陵，國名也。”

59福地，生福德之地。文選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芳林園者，福地奥區之湊。”金繩，黄金之繩。佛教傳説離垢國以

金繩爲道路界限。法華經二譬喻品："世界名離垢，清净無瑕穢，以琉璃爲地，金繩界其道。"

⑹繡栭，彩飾之栭。栭即斗栱，爲房上托樑之方木。文選張衡西京賦："雕楹玉碣，繡栭雲楣。"薛綜注："栭，斗也，楣，梁也，皆雲氣畫如繡也。"

⑹栱，柱、梁間之弓形承重結構。文選何晏景福殿賦李善注："栱，欒類而曲也。"

⑹"日馭"句，謂日之御者便於借道，極言寺高。文選左思蜀都賦："羲和假道於峻歧，陽烏回翼乎高標。"李善補注引廣雅曰："日御謂之羲和。"

⑹雲師，雲神，即豐隆。楚辭離騷："吾令豐隆乘雲兮。"王逸注："豐隆，雲師。"句亦極言寺高。文選張衡西京賦："累層構而遂隮，……察雲師之所憑。"

⑹停燧，放置取火之具。"燧"即火鏡，禮記内則有"金燧"，鄭玄注："可取火於日。"又泛指燃燒之物。

⑹鑿冰，取冰。詩經七月："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毛傳："冰盛水複，則命取冰于山林。"

⑹迴題，迴，高貌；題即榱題，房屋之出檐。飛星没，謂星没入房檐間。文選左思吴都賦："饗戎旅乎落星之樓。"按寰宇記江南東道昇州上元縣引南徐州記："臨沂縣前有落星山，吴大帝時，山西江上置三層高樓，以此爲名。"後因以"落星"形容樓高。

⑹旍門，古代帝王巡幸，於行宫帷幕前樹旗幟若門，稱旍門。周禮天官掌舍："爲帷宫，設旍門。"

⑹雲蒸，雲氣升騰。文選賈誼鵩鳥賦："雲蒸雨降兮。"李善

注引韋昭國語注："蒸，升也。"

㊾水若，水神。莊子秋水有"北海若"，陸德明釋文引司馬彪曰："若，海神。"

㊿薄命，大正藏本作"虛薄"，校："三本作薄命（按："三本"及下注所謂"宮本"，皆指日本所藏別本）。""薄命"與下句"微軀"對文，當是。

(71)軀，大正藏本作"驅"，校："三本、宮本作軀。""微驅"無義，作"驅"誤。以上兩句謙言身卑才微而恩重位高。

仰贈特進陽休之詩七章[①]並序

夫士之在俗，所以騰聲邁實[②]、鬱為時宗者[③]，厥途有三焉：才也，位也，年也。才則弘道立言[④]，師範雅俗；位則乘軒服冕[⑤]，燮代天工[⑥]；年則貳膳杖朝[⑦]，致養膠序[⑧]。緬尋古始，永鑒前哲，齒歷身名，鮮能俱泰。特進陽公兼而有之矣。大齊武平之五載，抗表懸車[⑨]，難進之風[⑩]，首振頹俗。余不勝嘉仰，敬贈是詩。

幽求遂古[⑪]，逖聽前聞。鴻荒眇邈[⑫]，篆策絪緼[⑬]。
體國經野[⑭]，爲鳥爲雲[⑮]。果行毓德，或武或文。
於鑠君子[⑯]，含章挺秀[⑰]。龍翰鳳翼[⑱]，玉榮松茂。

逸韻孤峙，奇峰迴構。慕舜匪高[19]，希顏可陋[20]。

藝殫文府[21]，學究書林。盡則窮麗[22]，索隱鈎深[23]。靈珠耀手[24]，明鏡懸心。聲偃華裔，道冠衣簪[25]。

豹變其文[26]，鴻漸於陸[27]。入作卿士，出爲嶽牧[28]。千社萬鍾[29]，玄冕丹轂[30]。神之聽之，介以景福[31]。

漢稱廣德[32]，晉美劇陽[33]。君亦高蹈，二此鴻芳[34]。知足知止[35]，令問令望[36]。功遂身退[37]，休有烈光[38]。

聞風伯夷，懦夫自立[39]。祖道疏傅，行人霣泣[40]。公之戾止[41]，僚友胥集。瞻彼高山[42]，每懷靡及[43]。

余實膚陋，少不及門。挾策問道，捧箒承恩[44]。以兹高義，被於後昆。式歌且舞[45]，敢贈長言。

①録自文館詞林卷一五八。北齊書陽休之傳：休之字子烈，右北平無終（今河北玉田）人。北魏時入仕，入齊後累拜要職。後主武平元年（五七〇），"除中書監，尋以本官兼尚書右僕射。二年，加左光禄大夫，兼中書監。三年，加特進。五年，正中書監，餘并如故。尋以年老致仕，抗表辭位，帝優答不許"。則抗表在武平五年，與詩序合。齊亡，陽休之又仕後周，入隋，"開皇二年（五八二）罷任，終於洛陽，年七十四"。

②"騰聲"句，謂名實俱盛。司馬相如封禪文："蜚英聲，騰茂實。"又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顏謝騰聲。"

③鬱，盛也。　時宗：一代宗師。北齊書卷四二"史臣"曰："陽僕射（休之）位高望重，鬱爲時宗。"

④弘道，論語衛靈公："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何晏集解：

“才大者道隨大。”立言，指創立一家之學。左傳襄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⑤乘軒服冕，指做高官。左傳閔二年“鶴有乘軒者”，杜預注：“軒，大夫車。”孔穎達疏引服虔云：“車有幡曰軒。”冕爲古代禮服。

⑥燮，調和。尚書顧命：“燮和天下。”僞孔傳：“言用和道和天下。”代天工，謂代天治民。尚書皋陶謨：“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⑦貳膳杖朝，指七十歲以上。禮記王制：“七十貳膳。”又曰：“七十杖於國。”孔穎達疏：“七十貳膳者，貳，副也；膳，善食也。恒令善食有儲副，不使有闕也。”又：“七十杖於國，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禮記祭義：“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孔疏：“七十者，許之據杖於朝，若君有問，則布席令坐也。”

⑧膠序，學校名。膠爲周之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殷之鄉學曰序。禮記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

⑨懸車，古代士宦者年七十即辭官家居，廢車不用，故稱“懸車”。後即代指致仕。

⑩難進，淡於進取。禮記表記：“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⑪幽，荒遠不明貌，謂極久遠。遂古，往古。楚辭屈原

天問："遂古之初，誰傳道之？"王逸注："遂，往也。"

⑫鴻荒，指太古混沌初開之世。揚雄法言問道："鴻荒之世，聖人惡之。"

⑬篆策，指古書。篆，書體名，分大篆、小篆。相傳大篆爲周宣王時史籀所作，秦相李斯將其簡化，稱小篆。策，古代書字之竹片稱簡，編連諸簡謂之策。　絪緼，同"氤氳"，連綿字，盛多貌。

⑭"體國"句，謂劃分基層行政區域。周禮天官序："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鄭玄注："體猶分也，經謂爲之里數。鄭司農（衆）云：'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野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之屬是也。"

⑮"爲鳥"句，泛指設置官吏。鳥、雲，相傳爲古代官名。左傳昭十七年："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又曰："昔者黄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杜預注："黄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

⑯於鑠，歎美詞。詩經酌："於鑠王師。"毛傳："鑠，美。"孔穎達疏爲"於乎美哉"。

⑰含章，易坤卦："含章可貞。"孔穎達疏謂"内含章美之道"。

⑱"龍翰"句，喻珍貴如龍鳳毛羽。三國志魏志邴原傳，崔琰稱邴原、張範乃"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

⑲"慕舜"句，謂雖欽慕虞舜盛德，然不身體力行，故斥其"匪高"。意謂陽休之能行古聖人之道。王融净行頌："希轅慕舜

宜自勉。”

⑳希，仰慕，義與“睎”同。揚雄法言學行：“睎顔之人，亦顔之徒也。”顔指顔淵。

㉑殫，原作“彈”，從適園叢書本改。

㉒“盡則”句，言其爲文既雅正又華美。揚雄法言吾子：“詩人之賦麗以則。”

㉓“索隱”句，言其學問深奥。易繫辭上：“探賾索隱，鈎深致遠。”孔穎達疏：“索謂求索，隱謂隱藏，卜筮能求索隱藏之處，故云索隱也。物在深處能鈎取之，物在遠方能招致之，卜筮能然，故云鈎深致遠也。”

㉔“靈珠”句，喻藝文、學問皆妙手獨得。文選曹植與楊德祖書：“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李善注引淮南子（按見覽冥訓）曰“隋侯之珠”，又引高誘注：“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大江中銜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

㉕衣簪，衣冠簪纓，皆貴者所服，因代指官宦人等。

㉖“豹變”句，易革卦：“君子豹變。”孔穎達疏：“潤色鴻業，如豹文之蔚縟，故曰君子豹變。”此喻陽休之富於文采，足使朝廷增光。

㉗易漸卦：“九三，鴻漸于陸。”孔穎達疏：“陸，高之頂也。九三居下體之上，是進而得高之象，故曰鴻漸于陸也。”

㉘嶽牧，傳説堯舜時代有四嶽、十二牧，省稱嶽牧。史記伯夷傳：“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嶽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後泛指地方長官。

㉙千社，史記齊太公世家：“魯昭公避季氏難，奔齊，齊欲

以千社封之。”裴駰集解引賈逵曰：“二十五家爲一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也。”　萬鍾，孟子告子上：“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鍾”乃古量器名，左傳昭三年：“釜十則鍾。”此泛指俸禄厚。

㉚玄冕，大夫助祭時所服，此代指官位崇高。周禮春官司服：“祭羣小祀則玄冕。”鄭玄注：“玄者，衣無衣、裳刺黼而已，是以謂之玄焉。”　丹轂：轂乃車輪中心圓木，以丹塗飾之，稱丹轂。王侯所乘車方有此飾。曹植公宴：“神飈接丹轂。”

㉛“神之”二句，詩經小明：“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鄭玄箋：“介，助也。神明聽之，則將助女以大福。謂遭是明君，道施行也。”

㉜廣德，即薛廣德。漢書薛廣德傳：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爲博士，論石渠，遷諫大夫，代貢禹爲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及爲三公，直言諫争。後“以歲惡民流，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黄金六十斤，罷。廣德爲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爲榮。縣其安車傳子孫。”

㉝劇陽，即魏舒。晉書魏舒傳：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加右光禄大夫、儀同三司，拜司徒。“後以災異遜位，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於是賜安車駟馬，門施行馬。“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也。”

㉞二，據以上詩意，疑當作“三”，謂陽休之辭位，繼薛、魏之後爲第三人。

㉟“知足”句，老子第四十四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可以長久。”

㊱“令問”句，詩經卷阿：“如圭如璋，令聞令望。”鄭玄箋：“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陸德明釋文：“聞音問，本一作問。”

㊲老子第九章：“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㊳詩經載見：“休有烈光。”毛傳：“言有法度也。”

㊴“聞風”二句，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商孤竹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兩人皆不願登位，先後逃到周。周武王伐紂，兄弟嘗叩馬諫阻。武王滅商，“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後餓死於山中。 孟子萬章下：“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名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㊵“祖道”兩句：祖道，古人行前祭祀路神之謂。疏傅，指疏廣及其兄子疏受。漢書疏廣傳：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宣帝地節三年（前六七），立皇太子，廣爲少傅，數月，徙爲太傅。後疏受亦拜爲少傅。在位五歲，父子議退歸故鄉，即日俱移病，後上疏乞骸骨，“上以其篤老，皆許之，加賜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

㊶戾止，到來。詩經泮水：“魯侯戾止。”毛傳：“戾，來；止，至也。”

㊷高山，喻陽休之德高望重，有如大山。詩經車舝：“高山仰止。”

㊸“每懷”句，謂僚友自愧弗如。詩經皇皇者華：“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㊹捧篲，“篲”亦作“帚”。古人迎賓，常擁帚致敬，意謂掃除以待客。漢書揚雄傳載解嘲：“或擁帚彗而先驅。”

㊺詩經車舝：“式歌且舞。”鄭玄箋：“用是歌舞相樂喜之。”

贈李行之[①]

水衡稱逸人[②]，潘楊有世親[③]。形骸預冠蓋，心思出囂塵[④]。

①録自北史序傳。又見北齊書李瑾傳。李行之，李瑾之子。按北齊書李瑾傳（附於李璵傳）：“瑾，字道瑜，名在魏書。才識之美，見稱當代。瑾六子：産之、倩之、壽之、禮之、行之、凝之，并有器望。行之與兄弟深相友愛，又風素夷簡，爲士友所稱。范陽盧思道是其舅子，嘗贈詩云（略），時人以爲實録。”又北史序傳：李行之，字義通，小字師子。仕齊，歷位都水使者、齊郡太守，帶青州長史；仕周，爲冬官府司寺下大夫；隋開皇初，封固始縣男，除官稱疾不行而卒。爲人簡静，善守門業，多識前言往行，而不以文學自名。

②水衡，官名。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前一一五）初置，掌上林苑，有五丞。”注引應劭曰：“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諸池苑，故稱水衡。”又龔遂傳：“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宮館，爲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據北史，

“水衡”當指李行之所任都水使者，詩當作於北齊時。

③“潘楊”句，謂與李氏累世爲親。文選潘岳楊仲武誄：“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盧思道爲李行之舅子。又據魏書李寶傳，范陽盧觀即李瑾之外兄，當時共掌帝儀，有“舅甥之國”之稱。可見盧、李世親之一斑。

④“形骸”二句，謂行之雖身在仕途而寄情高遠。北史序傳稱其“風素坦夷”，蓋即此意。囂塵，北齊書李瑾傳作“風塵”。

美女篇[①]

京洛多妖艷[②]，餘春愛物華[③]。俱臨鄧渠水[④]，共採鄴園花[⑤]。時摇五明扇[⑥]，聊駐七香車[⑦]。情疏看笑淺，嬌深眄欲斜。微津染長黛，新溜濕輕紗[⑧]。莫言人未解，隨君獨問家[⑨]。

①録自文苑英華卷一九三。　美女篇，樂府詩集卷六三編入雜曲歌辭。文選曹植美女篇李善注引歌録曰：“美女篇，齊瑟行也。”詩中言“京洛”，當作於入周之前。

②京洛，指洛陽。曹植名都篇：“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陸機擬東城一何高：“京洛多妖麗，玉顔侔瓊蕤。”又文選陸機日出東南隅行：“高臺多妖麗。”李善注引王逸楚辭注曰：“妖，好也。”

③春，樂府詩集作“香”，似誤。餘春，指春末。

④俱，樂府詩集作“恒”。鄧渠，原作“梁燈”。英華校：“一作墱。”樂府詩集作“鄧渠”。此句英華又校：“一作恒臨鄧渠水。”按：作“鄧渠”是。鄧渠即鄧里渠之省。水經河水注：黄河逕東阿縣故城西而東北出，“河水枝津東出，謂之鄧里渠也。”東阿故城在今山東陽穀縣東北。三國志魏陳思王傳：“（太和）三年，徙封東阿。”曹植最先作美女篇，故此化用其詩意，謂自己所詠之美女，猶曹植在鄧里渠所見之美女。作“梁燈（或墱）”，蓋兩字互倒，又以形訛，今據樂府詩集及英華校改。

⑤鄴園，代指鄴縣。漢末曹操曾封於此，魏置鄴都。此亦以曹植詩而言及之。

⑥崔豹古今注輿服：“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焉。秦漢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西京雜記卷一載趙飛燕女弟遺書飛燕，列所贈物品三十五種，其中有五明扇。

⑦七香車，以多種香料塗飾之車。曹操與楊彪書：“今贈足下四望通幰七香車二乘。”

⑧微津、新溜，皆指汗。長黛，眉也。謝惠連擣衣：“微芳起兩袖，輕汗染雙題。”

⑨問家，問家中有何成員，即試探是否嫁娶，以傳達情意。樂府詩中常有之，如相逢行（玉臺新詠卷一）：“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挾轂問君家。”又長安有狹斜行（樂府詩集卷三五）：“適逢兩少年，夾轂問君家。”

後園宴[1]

嘗聞崑閬有神仙[2]，雲冠羽佩得長年[3]。秋夕風動三珠樹[4]，春朝露濕九芝田[5]。不如鄴城佳麗所[6]，玉樓銀閣與天連。太液回波千丈映[7]，上林花樹百枝燃[8]。流風續洛渚[9]，行雲在南楚[10]。可憐白水神[11]，可念青樓女[12]。便妍不羞澀，妖艶工言語[13]。池苑正芳菲，得戲不知歸。媚眼臨歌扇，嬌香出舞衣。纖腰如欲斷[14]，側髻似能飛[15]。南樓日已暮，長簷鳥應度。竹殿遥聞鳳管聲[16]，虹橋别有羊車路[17]。携手傍花叢，徐步入房櫳。欲眠衣先解，半醉臉逾紅。日日相看轉難厭，千嬌萬態不知窮。欲知妾心無劇已，明月流光滿帳中[18]。

①録自文苑英華卷二一四。　此詩叙鄴城景物，當作於北齊時。

②崑閬，指崑崙山。楚辭離騷王逸注：“閬風，山名，在崑崙之上。”古代傳説崑崙爲神仙之都。山海經西山經：“西南四百里，曰昆侖之丘，實爲帝之下都。”

③雲冠羽佩，指切雲冠、羽衣之類。楚辭屈原九章涉江：“冠切雲之崔嵬。”王逸注：“其高切青雲也。”五臣注：“切雲，冠名。”又，傳説中仙人身生毛羽，或穿羽衣飛升。

④三珠樹，神話中樹名。山海經海外南經：“三珠樹在厭火

北，生赤水上，其爲樹如柏，葉皆爲珠。”按西山經謂赤水出於崑崙，則三珠樹亦當在崑崙。

⑤九芝田，“九”言芝田之多。十洲記稱“鍾山仙家，耕田種芝草”，鍾山即崑崙山之别稱。

⑥北齊文宣時曾在鄴城營三臺，大起宫室及遊豫園。其後代有興造，備極華麗，故此言其勝於崑崙仙界。

⑦太液，池名，漢武帝建於建章宫北，周回十頃。見三輔黄圖卷四池沼。

⑧上林，即上林苑，秦苑名，漢武帝擴建，以供春秋校獵。以上二句，皆代指鄴城池苑，謂其可與漢宫苑媲美。

⑨“流風”句，謂歌兒舞女美如洛神。曹植洛神賦稱洛神宓妃之形，“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

⑩“行雲”句，謂其又美如巫山神女。文選宋玉高唐賦：楚王遊高唐，夢遇巫山神女，神女自稱“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李善注：“朝雲、行雨，神女之美也。”

⑪白水神，左傳僖二十四年：“及河，……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此“白水神”即言水神，指洛神宓妃。文選曹植洛神賦李善注引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宓羲氏之女，溺死洛水，爲神。”

⑫青樓女，指巫山神女。青樓，代指帝王之家（以青樓爲妓院，乃後起義）。曹植美女篇：“青樓臨大路。”南齊書東昏侯紀：“世祖興光樓上施青漆，世謂之青樓。”傳説巫山神女乃赤帝女，故云。文選宋玉高唐賦李善注引襄陽耆舊傳：“赤帝女曰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按：以上兩句仍以洛神、巫山神女喻歌女。

⑬妖，原作"遥"，據詩紀卷一二改。

⑭纖腰，細腰。楚靈王好細腰，見荀子君道、墨子兼愛等。又西京雜記卷一："趙后（飛燕）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

⑮側髻，指墮馬髻之類。後漢書梁冀傳謂冀妻孫壽作墮馬髻，李賢注引風俗通曰："墮馬髻者，側在一邊。"

⑯竹殿，以竹建造之宫殿。漢武帝在甘泉建有竹宫，見漢書禮樂志。此仍指鄴之宫殿。

⑰羊車路，指通向嬪妃住所之路。晉書胡貴嬪傳："（武帝）并寵者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請。宫人乃取竹葉插户、鹽汁灑地以引帝車。"

⑱"明月"句，曹植七哀詩："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城南隅讌[1]

城南氣初新，才王邀故人[2]。輕盈雲映日，流亂鳥啼春。花飛北寺道，弦散南漳濱[3]。舞動淮南袖[4]，歌揚齊后塵[5]。駢鑣歇夜馬，接軫限歸輪[6]。公孫飲彌月[7]，平原讌浹旬[8]。即是消聲地，何須遠避秦[9]。

①録自樂府詩集卷七七雜曲歌辭一七。同書卷六一雜曲歌辭一引宋書樂志曰："雜曲者，歷代有之，或心志之所存，或情思之所感，或宴遊歡樂之所發，或憂愁憤怨之所興，或叙離别悲傷之懷，或言征戰行役之苦，或緣於佛老，或出自夷虜，兼收備

載，故總謂之雜曲。自秦漢以來，數千百歲，文人才士，作者非一。……其名甚多，或因意命題，或學古叙事。”城隅，即城上角樓。詩經静女：“俟我于城隅。”周禮考工匠人鄭玄注：“城隅謂角桴思也。”曹植贈丁翼詩：“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厨。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詩中所謂“南漳”，當指漳水之南，故此詩應作于北齊時。

②才王，指曹植。宋佚名釋常談：“謝靈運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此當喻指設讌之北齊某王。

③“花飛”二句，“北寺道”、“南漳濱”，皆指鄴城之地。元和郡縣志卷一六：濁漳水，在鄴縣北五里。則鄴城在漳水之南。

④淮南袖，初學記卷一五引張衡舞賦：“昔客有觀舞於淮南者，美而賦之。”賦中有句曰：“抗修袖以翳面，展清聲而長歌。”“裾似飛燕，袖如回雪。”

⑤“歌揚”句，齊后，鮑照登九里埭詩有“空録齊后瑟”句，然與此不合。疑“后”乃“右”之形訛。“齊右”即齊國之西，上句“淮南”爲地域，故以“齊右”與之對應。孟子告子下：“綿駒處于高唐，而齊右善歌。”趙岐注：“高唐，齊西邑，綿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此正與詩意吻合。揚塵，極言歌聲嘹亮。文選陸機擬東城一何高：“一唱萬夫歎，再唱梁塵飛。”李善注引七略曰：“漢興，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蓋動梁上塵。”按曹植贈丁翼詩曰：“秦筝發西氣，齊瑟揚東謳。”亦言城隅曲宴時樂歌之歡。

⑥限歸輪，謂拘車以留客。漢書陳遵傳：“遵耆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賓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⑦公孫，疑指公孫弘。漢書公孫弘傳謂其官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故人賓客仰衣食”。其“飲彌月”事，現存文獻未見記載。

⑧平原，指平原君趙勝。史記平原君傳：“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浹旬：一旬（十天）。文選陸厥奉答内兄希叔詩：“平原十日飲。”李善注引史記秦昭王遺平原君書曰：“幸君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

⑨避秦，用陶淵明桃花源記事，謂此讌遊亦可自外人間世也。

河曲遊[1]

鄴下盛風流[2]，河曲有名遊[3]。應徐託後乘[4]，車馬踐芳洲。丰茸鷄樹密[5]，遥裔鶴煙稠[6]。日上疑高蓋[7]，雲起類重樓[8]。金羈自沃若[9]，蘭棹成夷猶[10]。懸匏動清吹[11]，採菱轉艷謳[12]。還珂響金埒，歸袂拂銅溝[13]。惟畏三春晚[14]，勿言千載憂[15]。

①録自樂府詩集卷七七雜曲歌辭一七。是詩寫曹丕當年的“河曲名遊”，其實應是託言，蓋詠詩人陪同某王在鄴下的一次出遊，故當作於北齊時。

②鄴，即曹魏之鄴都。元和郡縣志卷一六：鄴“本春秋時齊

桓公所築也。……魏武帝受封於此，至文帝受禪，呼此爲鄴都”。東魏、北齊皆都鄴。故城在今河北臨漳西。

③“河曲”句，河曲，左傳文十二年：“晉人、秦人戰於河曲。”杜預注：“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按在今山西永濟縣，黄河河道在此曲折向東，流向芮城縣，故稱河曲。名遊，指曹丕當年與文學應瑒、劉楨等河曲之遊。文選卷四二魏文帝曹丕與朝歌令吴質書：“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李善注引典略曰：“大軍西征，太子（即曹丕）在孟津小城，與質書。”孟津在今河南洛陽之北。又據三國志魏武帝紀，曹操西征馬超、韓遂，在建安十六年（二一一）秋七月。是年春正月，曹丕爲五官中郎將。

④應徐，即應瑒、徐幹。三國志魏王衛二劉傳：“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曹）植皆好文學。（王）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并見友善。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瑒、楨各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曹丕與朝歌令吴質書，稱河曲之遊時，“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車”。

⑤丰茸，樹木茂密貌。文選司馬相如長門賦：“羅丰茸之遊樹兮。”　鷄樹，鷄栖之樹。樂府古辭有鷄鳴高樹巔，故云。此泛指樹木。

⑥遥裔，寥廓高遠貌。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魏太子：“照灼爛霄漢，遥裔起長津。”

⑦“日上”句，列子湯問：“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鬭。……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

⑧雲起類樓，見前贈司馬幼之南聘詩注⑦。

⑨沃若，威儀盛貌。詩經裳裳者華："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⑩蘭棹，見櫂歌行注⑥。　夷猶，船留連不進貌。楚辭九歌湘君："君不行兮夷猶。"王逸注："夷猶，猶豫也。"

⑪懸匏，有柄之匏，古代用以製笙。文選潘岳笙賦："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李善注引崔豹古今注："匏，瓠也。有柄曰懸匏，可爲笙，曲沃者尤善。"此泛指樂器。

⑫採菱，樂府曲名，樂府詩集編入清商曲江南弄，參後採蓮曲注①、③。　按曹丕與吳質書謂與徐陳應劉"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并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云云，以上二句，即櫽括其意。

⑬"還珂"二句，金埒、銅溝，指用金屬錢幣編連之界墻，極言奢華。世說新語汰侈："王武子（濟）被責，移第北邙下。于時人多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

⑭三春，初學記卷三引梁元帝纂要，謂芳春、青春、陽春爲三春。此泛指春天。

⑮"勿言"句，文選古詩十九首："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贈李若[1]

初發清漳浦[2]，春草正萋萋[3]。今留素滻曲[4]，夏木

已成蹊。塵起星橋外[⑤]，日落寶壇西[⑥]。庭空野煙合，巢深夕羽迷。短歌雖製素[⑦]，長吟當執珪[⑧]。寄語當窗婦，非關惜馬蹄[⑨]。

①録自文苑英華卷二四八。　李若，北魏大司農李諧之子。北史李崇傳附李若傳：若聰敏，“頗傳家業，風采詞令，有聲鄴下”。“若性滑稽，善諷誦，數奉旨詠詩，并使説外間世事可笑樂者。”北齊時嘗爲舍人、中書侍郎。隋開皇中，卒於秦王府諮議。此詩言由清漳而留素滻，當作於入周之初。按北齊書陽休之傳：周武平齊（五七七），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給事黄門侍郎盧思道等十八人皆同時被徵，令隨駕後赴長安。據詩中“夏木成蹊”語，此詩當作於是年之夏。

②清漳，漳河上游支流名，出上黨，詳水經注卷一〇。此代指漳水。因北齊都城鄴在漳水畔，故又代指鄴。“發清漳”，即指由鄴徵赴長安。

③“春草”句，見贈劉儀同西聘詩注⑮。此謂時值春天。北齊亡於幼主隆化二年（五七七）春正月，赴長安當在稍後，故云。

④素滻，即滻水。文選潘岳西征賦：“南有玄灞素滻。”李善注：“玄、素，水色也；灞、滻，二水名也。”按滻水流經長安，故此即代指長安。

⑤星橋，據華陽國志蜀志，相傳李冰嘗在成都造七橋，上應七星，稱七星橋。後遂以“星橋”爲橋之美稱。此泛指長安之橋。

⑥寶壇，見贈劉儀同西聘詩注⑨。此泛指長安之祭壇神祠。

⑦短歌，古樂府有長歌行、短歌行。文選卷二七樂府三首古辭李善注引魏武帝燕歌行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又引傅玄艷歌行曰："咄來長歌續短歌。"以爲所謂長、短之别，乃"行聲有長短"。此當指寄内之詩，情苦難言，所謂"微吟不能長"也。

製素：作書信。飲馬長城窟行："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⑧執珪，指作官。古代臣下朝見君王時，所持長形玉版稱"珪"。

⑨"非關"句，謂并非因愛惜馬力而不歸家。北齊亡後，作者與李若等被迫再仕於周。細味此詩，蓋多難言之隱，而託寄婦語以發之。

聽鳴蟬篇[①]

聽鳴蟬[②]，此聽悲無極。羣嘶玉樹裏，迴噪金門側[③]。長風送晚聲，清露供朝食[④]。晚風朝露實多宜，秋日高鳴獨見知[⑤]。輕身蔽數葉，哀鳴抱一枝。流亂罷還續，酸傷合更離[⑥]。暫聽别人心即斷，纔聞客子淚先垂。故鄉已迢忽，空庭正蕪没[⑦]。一夕復一朝，坐見涼秋月。河流帶地從來嶮[⑧]，峭路干天不可越。紅塵早弊陸生衣[⑨]，明鏡空悲潘掾髮[⑩]。長安城裏帝王州，鳴鐘列鼎自相求[⑪]。西望漸臺臨太液[⑫]，東瞻甲觀距龍樓[⑬]。説客恒持小冠出[⑭]，越使常懷寶劍遊[⑮]。學仙未成便尚主[⑯]，尋

源不見已封侯⑰。富貴功名本多豫，繁華輕薄盡無憂。詎念漂姚嗟木梗⑱，誰憶闌單倦土牛⑲。歸去來，青山下。秋菊離離日堪把⑳，獨焚枯魚宴林野㉑。終成獨校子雲書㉒，何如還驅少游馬㉓。

①録自藝文類聚卷九七，詩題爲聽鳴蟬詩。按北史盧思道傳："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鳴蟬篇，思道所爲，詞意清切，爲時人所重。新野庾信遍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據知是詩作於後周武帝建德六年（五七七），題爲聽鳴蟬篇。同作者顔之推詩今存，見初學記卷三〇，題和陽納言聽鳴蟬篇，據改"詩"爲"篇"。兹録顔之推和詩於次，以資參讀（據逯欽立先秦漢魏晋南北朝詩，今通行排印本初學記有衍誤）："聽秋蟬，秋蟬非一處。細柳高飛夕，長楊明月曙。歷亂起秋聲，參差攪人慮。單吟如轉簫，羣噪學調笙。乍飄流曼響，多含斷絶聲。垂陰自有樂，飲露獨爲清。短緌何足貴，薄羽不羞輕。螗蜋翳下偏難見，翡翠竿頭絶易驚。容止由來桂林苑，無事淹留南斗城。城中帝皇里，金張及許史。權勢熱如湯，意氣諠城市。劍影奔星落，馬色浮雲起。鼎俎陳龍鳳，金石諧宫徵。關中滿季心，關西饒孔子。詎用虞公立國臣，誰愛韓王游説士。紅顔宿昔同春花，素鬢俄頃變秋草。中腸自有極，那堪教作轉輪車。"（篇末逯氏原注："'紅顔'已下脱誤，俟再考。"）

②此句原無，隋詩據詩紀增，是。顔之推和陽納言聽鳴蟬篇首句爲"聽秋蟬"，則是詩篇首亦當有"聽鳴蟬"句。

③金門，與上句"玉樹"，皆爲樹、門之美稱。門，詩紀校：

“一作堤。”

④“清露”句，傳説蟬飲露而不食，故古人多取喻清高。曹植蟬賦：“内含和而弗食兮，與衆物而無求。棲高枝而仰首兮，嗽朝露之清流。”

⑤“高鳴”下原有“蟬”字，當衍，隋詩已删，今從之。

⑥合更離，“合更”原倒作“更合”，隋詩已乙，今從之。

⑦“空庭”句，謂故居漸荒蕪。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田園將蕪胡不歸?”此暗用其意。

⑧帶地，“帶”用如動詞，與下句“干”對應。謂河水流經大地，蜿蜒有如衣帶。史記高祖功臣表：“使河如帶，泰山若厲。”

⑨陸生，指陸機。陸機爲顧彦先贈婦詩：“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又戰國策秦一：蘇秦“説秦王書十上而説不行，黑貂之裘弊”。注：“弊，壞也。”

⑩潘掾，指潘岳。文選潘岳秋興賦序：“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李善注引左傳杜預注曰：“二毛，頭白有二色也。”又引臧榮緒晉書：“賈充爲太尉，……(潘）岳爲賈充掾。”以上兩句謂久客長安，老大無成。

⑪“鳴鐘”句，謂居長安者極富貴豪奢，食時列鼎奏樂。文選張衡西京賦：“若夫翁伯濁質，張里之家，擊鐘鼎食，連騎相過。”

⑫“西望”句，漢書郊祀志下：武帝作建章宫，“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顔師古注：“漸，浸也。臺在池中，

爲水所浸，故曰漸臺。”

⑬“東瞻”句，漢書成帝紀：成帝“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觀畫堂”。後元帝即位，成帝爲太子，“上急召，太子出龍樓門”。注引如淳曰：“甲觀，觀名。三輔黄圖云太子宫有甲觀。”龍樓，注引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廉之爲名也。” 距，原作“拒”。詩紀作“距”，是，今據改。距，到也。

⑭説客，指杜欽。漢書杜欽傳：欽字子夏，因目偏盲，故謂爲“盲杜子夏”。“欽惡以疾見詆，乃爲小冠，高廣財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後入大將軍王鳳幕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

⑮越使，指陸賈，見前贈司馬幼之南聘詩注⑨。

⑯“學仙”句，指欒大。史記封禪書：欒大謂漢武帝，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於是拜大爲五利將軍，封樂通侯，賜甲第，“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索隱案：“衛子夫之子曰衛太子，女曰衛長公主。”

⑰“尋源”句，指張騫。漢書張騫傳：騫以校尉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封博望侯。騫使西域各國，卒後，“諸後使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於是張騫吏士争上書求使，“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則窮河源者乃張騫之“吏士”，雖亦稱“博望侯”，却并非張騫本人。

⑱漂姚，連綿字，同“飄摇”，流蕩不定貌。詩紀作“嫖姚”，通。 木梗，謂桃梗，即用桃木雕製之木偶。戰國策齊三：蘇秦止孟嘗君入秦，謂之以“鬼事”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

挺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

⑲闌單，連綿字，疲勞乏力貌。束晳餅賦：“駑闌單之疲牛。”兩字詩紀作“田單”，注云：“一作蘭皋”。按：作“田單”、“蘭皋”皆誤。蓋誤以上句“漂姚”爲嫖姚校尉霍去病，故此句以“田單”（此人史記有傳）與之對文。作“蘭皋”，當是形近而訛。土牛，土製之牛。古代於十二月出土牛以送寒氣（見禮記月令），故云。此即指牛。

⑳堪把，謂可採菊盈把。太平御覽卷九九六引續晉陽秋：“陶淵明嘗九月九日無酒，出菊叢中摘盈把，坐其側。久之，望見一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即便就酌。”

㉑“獨焚”句，文選應璩百一詩：“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李善注引蔡邕與袁公書曰：“酌麥醴，燔乾魚，欣然樂在其中矣。”此謂生活極簡樸。

㉒子雲，揚雄字。揚雄澹泊自守，王莽時校書天禄閣，見漢書揚雄傳贊。

㉓少游馬，指劣馬。後漢書馬援傳：援平交阯徵側，封新息侯，食邑三千户。“援乃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史，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李賢注：“款猶緩也，言形款遲緩也。”

上巳禊飲詩[①]

山泉好風景[②]，城市厭囂塵[③]。聊持一樽酒[④]，共尋千里春。餘光下幽桂，夕吹舞青蘋[⑤]。何言出關後[⑥]，重有入林人[⑦]。

①録自藝文類聚卷四。上巳禊飲，即三月曲水宴。藝文類聚卷四引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續魄，拂除不祥。"又引續漢書禮儀志曰："三月上巳，官民皆潔於東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宿垢，爲太潔。"其後則於水濱宴飲流杯，并神其事（參續齊諧記）。此俗古爲上巳，"而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晉書禮志下）。詩言"出關後"，當作於入周之後。

②景，文苑英華卷一五七作"日"。

③左傳昭三年："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杜預注"囂塵"爲"囂聲塵土"。

④持，歲華紀麗卷一引作"把"。

⑤青蘋，水萍。文選宋玉風賦："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李善注引爾雅曰："萍，其大者曰蘋。"又引郭璞曰："水萍也。"

⑥出關，當指作者出函谷關而入長安，事見聽鳴蟬篇注①。蓋又暗用老子出關事，故下句謂"重有"。史記老子列傳正義：

“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關，爲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爲函谷關。”言，初學記卷四、古今歲時雜詠卷一六、文苑英華皆作“時”。作“言”義似長。

⑦入林人，指隱者。文選王康琚反招隱：“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李善注引班固漢書序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又世説新語賞譽：“謝公道豫章：‘若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此乃作者自謂，言郊行暫時遁世。

駕出圜丘詩①

開年簡時日②，上辛稱天吉③。平曉禁門開，隱隱乘輿出。乘輿出九重④，金根御六龍⑤。章移千乘動⑥，旆舉百神從⑦。黄麾引朱節⑧，靈鼓應華鐘⑨。神歌已相續，神光復相燭⑩。風中颺紫煙⑪，壇上埋蒼玉⑫。

①録自初學記卷一三。　圜丘，古代祭天之壇。周禮春官大司樂：凡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孔穎達疏：“土之高者曰丘。……圜者，象天圜。”

②簡，擇也。尚書冏命：“慎簡乃僚。”僞孔傳釋爲“簡選”。

③上辛，上旬之辛日。史記樂書：“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又漢書禮樂志：“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顔師古注：“用上辛，用周禮郊天日也。辛，取齋戒自新之義也。爲圜丘者，取象天形也。”　天吉：祭天之吉日。楚辭九歌東皇太一：“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

④九重，指宫禁，言其深邃。楚辭九辯："君之門以九重。"

⑤金根，皇帝所乘車名。司馬彪後漢書輿服志上："秦并天下，閲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劉昭注引乘輿馬賦注曰："金根，以金爲飾。"　六龍，即六馬，參前從駕經大慈照寺詩序注㉟。按後漢書輿服志上：乘輿、金根、安車、立車，皆"駕六馬"。

⑥章，及下句"旆"，皆指旗幟。國語晋語一："變非聲章，弗能移也。"韋昭注："章，旌旗也。移，動也。"　千乘，謂屬車衆多。後漢書輿服志上：乘輿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

⑦百神，詩經周頌時邁："懷柔百神，及河喬嶽。"鄭箋"百神"爲"羣神"。此指諸侯羣官，猶言"萬靈"，參從駕經大慈照寺詩序注㊵。

⑧引朱節，謂執赤色旄節奉引儀仗。文選張衡東京賦："琿弩重旃，朱旄青屋。奉引既畢，先輅乃發。"薛綜注："朱旄，旄牛尾赤色者也。"又曰："奉引，謂引道者。"按後漢書輿服志上："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

⑨靈鼓，史記司馬相如傳載子虛賦："擊靈鼓，起烽燧。"集解引郭璞曰："靈鼓，六面也。"　華鐘，文選張衡東京賦："發鯨魚，鏗華鐘。"薛綜注："華鐘，謂有篆刻文，故言華也。"

⑩"神歌"二句，神歌，祭天時迎送神、饗神皆有歌，即郊祭歌。　神光，史記封禪書：漢武帝郊拜太一，"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是夜有美光，及晝，黄氣上屬天"。

⑪"風中"句，謂燒柴祭天。文選張衡東京賦："颺槱燎之炎煬，致高煙乎太一。"薛綜注："颺，飛颺也。槱之言聚也。謂

聚薪焚之，揚其光炎，使上達於天也。太一，天之尊神也。”

⑫“壇上”句，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鄭玄注：“璧圜象天。”焚薪、埋璧，皆古代祭天儀式。

樂平長公主挽歌①

粧樓對馳道，吹臺臨景舍②。風入上春朝，月滿涼秋夜。未言歌笑畢，已覺生榮謝。何時洛水湄，芝田解龍駕③。

①録自初學記卷一四。文苑英華卷三一〇、太平御覽卷五五二、詩紀卷一一二、盧武陽集、先秦漢魏晋南北朝詩皆題盧思道作。按初學記，是詩前爲彭城王挽歌詩，盧思道作；此詩前題“又”字，未署作者名。今考後魏、北齊、後周、隋四代，封“樂平長公主”者惟隋文帝楊堅長女、周宣帝皇后楊麗華。周書卷九皇后列傳曰：“宣帝楊皇后名麗華，隋文帝長女。帝在東宮，高祖（指楊堅）爲帝納后爲皇太子妃。宣政元年（五七八）閏六月，立爲皇后。帝後自稱天元皇帝，號后爲天元皇后。”“（隋）開皇六年（五八六），封后爲樂平公主。……大業五年（六〇九），從煬帝幸張掖，殂於河西，年四十九。煬帝遠京，詔有司備禮，祔葬后於定陵（按即周宣帝陵）。”楊麗華爲隋文帝皇后獨孤氏所生，見隋書文獻獨孤皇后傳。又隋書煬帝紀上，大業五年六月丙午，煬帝行次張掖。盧思道卒於隋開皇六年（五八六，詳本書附録年譜），下距楊氏之死尚有二十四年，此挽歌疑非盧作。

蓋初學記脱作者名，後人據前首補“又”字而誤。或者以爲樂平長公主乃武成帝子樂平王高仁邕女，然據詩末“芝田”句，似不類，況仁邕女於史無徵。詩中稱“長公主”而不稱后（周静帝嘗尊楊氏爲皇太后），蓋因已改朝換代而諱之。然詩中有關死者身份綫索太少，若遽定其爲僞作，尚嫌證據不足，録之以俟考。以下注，姑以死者爲楊麗華。

②春秋時師曠吹樂之臺，後稱吹臺，在今河南開封禹王臺公園内。此泛指歌吹之所。景舍，大宅。詩經潛：“以介景福。”鄭箋：“景，大也。”

③“何時”二句，隱言樂平長公主與周宣帝之神靈在洛水相會。洛水湄，用曹植洛神賦所謂洛水神女事，喻指長公主；“芝田”句，文選洛神賦李善注引十洲記：“鍾山（崑崙之别稱）仙家，耕田種芝草。”此蓋暗指已仙去之周宣帝，想象其乘龍駕臨洛水。

夜聞鄰妓詩①

倡樓對三道②，吹臺臨九重③。笙隨山上鶴④，笛奏水中龍⑤。怨歌聲易斷⑥，妙舞態難逢⑦。誰能暫留客⑧，解佩一相從⑨。

①録自初學記卷一五。作年不可考。

②三道，多條道路。班固西都賦：“披三條之廣路。”

③吹臺，見上篇注②。

④“笙隨”句，言笙歌與白鶴共飛。潘岳笙賦：“爾乃引飛龍，鳴鵾鷄；雙鴻翔，白鶴飛。”

⑤“笛奏”句，言吹笛作龍鳴。馬融長笛賦：“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

⑥易，英華卷二一三作“不”。按下句爲“難”，此當作“易”。

⑦逢，英華校：“初學記作雙。”則所見初學記與今本不同。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四〇引，亦作“雙”。按上句爲“斷”，此作“雙”則不對應，當誤。

⑧留客，藝文類聚卷四二引，形訛作“眉各”。

⑨“解佩”句，文選郭璞江賦：“感交甫之喪珮。”李善注引韓詩内傳：“鄭交甫遵彼漢皋臺下，遇二女，與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

賦得珠簾詩[①]

鑒帷明欲斂，照檻色將晨[②]。可憐疏復密，隱映當窗人。浮清帶遠吹，含光動細塵[③]。落花時屢拂，會待玉階春。

①録自初學記卷二五。

②“鑒帷”二句，鑒帷，照映帷幔。此謂簾珠明亮，兼言昏、晨二時。阮籍詠懷：“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

③“浮清”二句，謂遠處凄清的歌吹，光照下飄忽的塵埃，

皆透過珠簾，與“當窗人”耳目相接。

神仙篇[①]

浮生厭危役[②]，名岳共招携[③]。雲軒遊紫府[④]，風駟上丹梯[⑤]。時見遼東鶴[⑥]，屢聽淮南鷄[⑦]。玉英持作寶[⑧]，瓊實採成蹊[⑨]。飛策揚輕電[⑩]，懸旌耀彩蜺[⑪]。瑞銀光似燭[⑫]，靈石髓如泥[⑬]。寥廓鷲山右[⑭]，超遥鳳州西[⑮]。一丸應五色[⑯]，持此救行迷[⑰]。

①録自文苑英華卷一九三。神仙篇，樂府詩集卷六四編入雜曲歌辭，言遊仙之事。

②浮生，指人生，言其虚浮無定。莊子刻意：“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危役，謂事役險惡。役，英華注：“一作促。”

③招携，招唤相偕。文選謝惠連擣衣詩：“端飾相招携。”句謂相偕遊覽名山。後漢書尚長傳：“建武中，男女嫁娶既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④雲軒，即雲車，仙人所乘。博物志卷八謂漢武帝好仙道，西王母“乘紫雲車而至於殿西”。　紫府，傳説在長洲，仙人所遊之地。舊題東方朔十洲記：長洲“有紫府宫，天真仙女遊於此地”。

⑤風駟，古代一車四馬爲駟，言以風爲馬。初學記卷一引仲

長統詩："秋風爲駟。"又傅玄吴楚歌："雲爲車兮風爲馬。"上，原作"立"。英華注："一作上。"是，據改。丹梯，喻仙人升天之路。

⑥遼東鶴，指仙人丁令威。搜神後記卷一："丁令威，本遼東人，學道於靈虚山。後化鶴歸遼，集城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廓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累累？'"

⑦淮，原作"和"。英華注："一作淮。"是，據改。淮南鷄，即淮南王之鷄。神仙傳劉安：淮南王劉安服藥仙去，"餘藥器置在中庭，鷄犬舐啄之，盡得升天，故鷄鳴天上，犬吠雲中也。"

⑧玉英，彩色玉。楚辭九章涉江："登崑崙兮食玉英。"洪興祖補注引援神契："玉英，玉有英華之色。"道家以之爲仙藥。十洲記：長洲"有仙草靈藥，甘液玉英"。

⑨瓊實，瓊樹之果實。瓊樹乃傳説中仙樹。漢書司馬相如傳載大人賦："咀噍芝英兮嘰瓊華。"注引張揖曰："瓊樹生崑崙西流沙濱，大三百圍，高萬仞。"

⑩"飛策"句，策，馬鞭。謂以電作鞭。淮南子原道訓："電以爲鞭策，雷以爲車輪。"

⑪"懸旌"句，謂以彩蜺作旗飾。楚辭離騷："揚雲霓之晻藹兮。"五臣注："雲霓，虹也，畫之於旌旗。"

⑫瑞銀，即銀，道家以爲仙藥之一。抱朴子仙藥謂"仙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黄金，次則白銀"，服銀可成"地仙"。

⑬石髓，仙藥名。神仙傳引神仙經曰："神山五百年輒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與天相畢。"按袁宏竹林名賢傳謂王烈嘗得石髓，"柔滑如飴"，故謂其"如泥"。庾信道士步虚詞：

“石隨香如飯，芝房脆似蓮。”

⑭鸞山右，即鸞岡之西，指鶴嶺。傳説鸞岡、鶴嶺皆仙人憩處之地。文選江淹別賦李善注引雷次宗豫章記：“洪井西鸞岡、鶴嶺。舊説洪崖先生與（王）子晉乘鸞鶴憩於此。”又引張僧鑒豫章記：“洪井有鸞岡，舊説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鸞岡西有鶴嶺，王子晉控鶴所經過處。”

⑮“超遥”句，英華注：遥，“樂府作越”。又曰：此句“一作超遥鳳渚西”。按“一作”句似是。超遥，遥遠貌。王粲初征賦：“超遥集於蠻楚。”　鳳渚，與上句“鸞山”對應，當指伊洛之渚。列仙傳謂“王子晉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

⑯“一丸”句，曹丕折楊柳行（藝文類聚卷七八引作遊仙詩）：“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僮，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

⑰持，原作“特”，據樂府詩集改。　行，樂府詩集作“人”。

昇天行①

尋師得道訣②，輕舉厭人羣③。玉山候王母④，珠庭謁老君⑤。煎爲返魂藥⑥，刻作長生文⑦。飛策乘流電⑧，彫軒曳彩雲⑨。玄洲望不極⑩，赤野眺無垠⑪。金樓旦巃嵸⑫，玉樹曉氛氳⑬。擁琴遥可聽⑭，吹笙遠詎聞⑮。不

學蜉蝣子⑯，干莽何紛紛⑰。

①録自文苑英華卷一九三。樂府詩集卷六三引樂府解題曰："昇天行，曹植云'日月何時留'，鮑照云'家世宅關輔'，曹植又有上仙録與神遊、五遊、龍欲昇天等篇，皆傷人世不永，俗情險艱，當求神仙，翱翔六合之外，與飛龍、仙人、遠遊篇、前緩聲歌同意。"

②"尋師"句，謂從師學道并獲取成仙秘訣。抱朴子内篇卷一三極言，謂"仙人者皆由學以得之"，"按神仙經，皆云黄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况乎不逮彼二君者，安有自得仙度世者乎"！則學道成仙，自古相傳有訣。

③"輕舉"句，謂飛昇仙遊而離開人世。楚辭屈原遠遊："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王逸注："高翔避世，求道真也。"

④玉山，山海經西山經：華山"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郭璞注："此山多玉石，因以名云。穆天子傳謂之羣玉之山。"

⑤珠庭，道家謂仙人居室綴滿珠貝，故有貝闕珠庭之稱。沈約梁甫吟："珠庭不可臨。"老君，即太上老君。雲笈七籤卷一〇二混元皇帝聖紀："太上老君者，混元皇帝也。乃生於無始，起於無因，爲萬道之先，元氣之祖也。……生而白首，故號爲老子。老子者，老君也，此即道之身也，元氣之祖宗、天地之根本也。"又曰："老君者，乃元氣道真造化自然者也。强爲之容，則老子也。"拾遺記卷三謂其居於反景日室之山。

⑥返魂藥，傳説中的仙藥名。十洲記：聚窟洲“山多大樹，與楓木相類，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爲返魂樹。……伐其木根，置於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錫狀，令可丸之，名曰驚魂香。……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聞香氣乃却活，不復亡也。以香薰死人，更加神驗。”返魂藥蓋即此類。

⑦長生文，指傳授長生術之道家經文。抱朴子内篇卷一二辨問：“靈寶經有正機、平衡、飛龜受袟凡三篇，皆仙術也。吴王伐石以治宫室，而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長生文蓋即此類。

⑧“飛策”句，謂以電爲鞭，極言飛升之速。參神仙篇注⑩。

⑨“雕軒”句，謂以彩雲作車。淮南子原道訓：“乘雲車，入雲蜺，遊微霧。”　彩，樂府詩集作“白”。英華注：“一作紫，一作白。”

⑩玄洲，傳説中地名。十洲記：“玄洲，在北海之中，戌亥之地，方七千二百里，去南岸三十六萬里，上有太玄都，仙伯真公所治。”

⑪赤野，亦傳説中地名，古謂其地産珠玉。管子國蓄：“珠起於赤野。”注：“赤野，蓋在崑崙虚之西。”

⑫金樓，十洲記謂崑崙山有墉城，金臺玉樓，“西王母之所治也”。巙嵯，玉篇：“山屈曲。”此形容樓臺參差貌。

⑬玉樹，傳説中仙樹名。淮南子地形訓：崑崙虚以下地，“上有木禾，其修五尋，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在其西”。

⑭“擁琴”句，指稷邱君。列仙傳：“稷邱君者，太山下道

士也。（漢）武帝時以道術受賞賜，髮白再黑，齒落更生。後罷去。上東巡太山，稷邱君乃冠章甫，衣黄衣，擁琴來迎。”

⑮“吹笙”句，指王子晉，見神仙篇注⑮引列仙傳。

⑯學，英華注：“一作覺。”　蜉蝣子，喻指世俗之人，謂其壽短如蜉蝣。文選郭璞遊仙詩之三：“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李善注引大戴禮夏小正曰：“蜉蝣朝生而暮死。”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下：“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隨雨而出，朝生而夕死。”

⑰干葬，“葬”原作“侶”。英華注：“一作迢，一作葬。”樂府詩集作“□葬”；詩紀卷一二二作“生死”。按“侶”字當訛，“干葬”、“生死”義皆可通，不詳孰是，今改爲“葬”。干葬，求葬也。

日出東南隅行[1]

初月正如鈎，懸光入綺樓[2]。樓中可憐妾，如恨亦如羞。深情出艷語，密意滿横眸。楚腰寧且細[3]，孫眉本未愁[4]。青玉勿當取[5]，雙銀詎肯留[6]。會待東方騎，遥居最上頭[7]。

①録自文苑英華卷一九三。日出東南隅行，樂府詩集卷二八編入相和歌辭，首録陸機之作。文選卷二八録陸機該篇，注

曰："或曰羅敷艷歌。"玉臺新詠卷三所録即作艷歌行。按樂府詩集卷二八録傅玄艷歌行曰："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字爲羅敷。"羅敷事出漢樂府陌上桑，後世擬作，題各不同也。

②綺，原作"鏡"，英華注："一作綺。"按作"綺"是，據改。綺樓，言樓華美。

③"楚腰"句，謂綺樓少婦腰細如楚靈王宫女。韓非子二柄："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

④"孫眉"句，謂其愁眉是實，不同於孫壽故作媚態。後漢書梁冀傳：梁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齲齒笑以爲媚惑"。李賢注引風俗通："愁眉者，細而曲折。"

⑤青玉，即青玉案，爲盛食器。此化用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句，而反用其意。

⑥雙銀，繁欽定情詩："何以致殷勤？約指一雙銀。""銀"指銀戒指。又太平御覽卷八一二引幽明録："徐琦每見一女子，姿色甚美，便解臂上銀鈴贈之。"

⑦"會待"二句，言其不收他人情贈，而等待丈夫歸來。漢樂府古辭陌上桑："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

從軍行[①]

朔方烽火照甘泉[②]，長安飛將出祁連[③]。犀渠玉劍良家子[④]，白馬金羈俠少年[⑤]。平明偃月屯右地[⑥]，薄暮魚

麗逐左賢[7]。谷中石虎經啣箭[8]，山上金人曾祭天[9]。天涯一去無窮已，薊門迢遞三千里[10]。朝見馬嶺黄沙合[11]，夕望龍城陣雲起[12]。庭中奇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13]。白雪初下天山外，浮雲直上五原闗[14]。闗山萬里不可越，誰能坐對芳菲月？流水本自斷人腸[15]，堅冰舊來傷馬骨[16]。邊庭節物與華異，冬霰秋霜春不歇。長風蕭蕭渡水來，歸雁連連映天没。從軍行，從軍萬里出龍庭[17]。單于渭橋今已拜[18]，將軍何處覓功名！

①録自文苑英華卷一九九。從軍行，樂府詩集卷三二編入相和歌辭，引樂府解題曰："從軍行，皆軍旅苦辛之詞。"據説此曲源於左延年苦哉詩。同上引樂府廣題："左延年辭云：'苦哉邊地人，一歲三從軍。三子到燉煌，二子詣隴西。五子遠鬭去，五婦皆懷身。'陳伏知道又有從軍五更轉。"

②朔方，漢郡名。漢書地理志下："朔方郡，武帝元朔二年（前一二七）開。"此泛指北方。史記匈奴列傳：戎狄侵暴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出輿彭彭'，'城彼朔方'（按見詩經小雅出車）。"集解引毛詩傳曰："朔方，北方。"　烽火：古代邊防報警信號。墨子號令："晝則舉烽，夜則舉火。"史記魏公子傳"北境傳舉烽"，集解引文穎曰："作高木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　照甘泉，謂匈奴南侵。史記匈奴列傳：漢文帝十四年（前一六六），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南下，"候騎至雍甘泉。"正義引括地志云："雲陽也。秦之林光宫，漢之甘泉，在雍州雲

陽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宫，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按其地在今陝西淳化縣西北。又同上傳曰：漢文帝後元間，“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于甘泉長安”。又梁簡文帝從軍行其二：“雲中亭障羽檄驚，甘泉烽火通夜明。”

③飛將，指漢將李廣。史記李將軍列傳：“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武帝時拜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此泛指漢將。　祁連，山名。史記匈奴列傳：漢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索隱引西河舊事云：“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又曰：“祁連一名天山，亦曰白山也。”按山在今甘肅西部、青海東北部邊境。

④犀渠，犀皮所製之盾。國語吴：“建肥胡，奉文犀之渠。”韋昭注：“文犀之渠，謂楯也。文犀，犀之有文理者。”犀，樂府詩集作“犀”，形誤。　玉劍，玉飾之劍。説苑善説篇：“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　良家子：清白人家子弟。史記李將軍列傳：“孝文帝十四年（前一六六），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索隱引如淳云：“非醫、巫、商賈、百工也。”

⑤“白馬”句，文選曹植白馬篇：“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李善注引説文曰：“羈，絡頭也。”又引班固漢書贊曰：“布衣遊俠，劇孟之徒也。”羈，英華校：“一作鞍。”

⑥偃月，古代軍陣名，即偃月營。三國志魏楊阜傳：“（阜）使從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　右地，西部之地，就“左地”而言。漢書匈奴傳上：“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

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右地。”梁簡文帝從軍行其一：“前年出右地，今年討輪臺。”

⑦魚麗，亦軍陣名。左傳桓五年：“秋，（周）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杜預注引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缺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陣法。”左賢，即左賢王。史記匈奴列傳：“置左右賢王”。又曰：“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武帝時，“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後驃騎將軍霍去病出代擊左賢王，“左賢王將皆遁走”，霍去病封狼居胥山而還。左，太平御覽卷三三五引作“右”。按“右”字與上文重出，當誤。

⑧“谷中”句，史記李將軍列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没鏃，視之石也。”此泛言漢將驍勇非凡。

⑨“山上”句，謂漢軍奪得匈奴祭天金人。史記匈奴列傳：武帝時，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徙之于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人也。”索隱引韋昭云：“作金人以爲祭天主。”

⑩薊門，即薊丘，在今北京德勝門西北土城一帶。水經㶟水注：“昔周武王封堯後於薊。今城内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明蔣一葵長安客話：“今德勝門外有土城關，相傳古薊門遺址，亦曰薊丘。”

⑪馬嶺，疑指山西太谷縣東南七十里之馬嶺山。其地控扼險要，山上有關塞。

⑫龍城，地名，匈奴於此祭天地。史記匈奴列傳："五月，大會蘢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索隱："漢書作'龍城'，亦作'蘢'字。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爲龍城'。"地在今蒙古國鄂爾渾河境。　陣雲，戰地煙雲。起，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二二引作"鮮"。

⑬"庭中"二句，文選古詩十九首："庭中有奇樹，緑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李善注引蔡質漢官典職云："宫中種嘉木奇樹。"唐鄭處誨明皇雜録曰："唐玄宗自蜀回，夜登勤政樓，憑欄南望，煙雲滿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夫久未還。'蓋盧思道之詞也。"則兩句中"奇"、"人"、"殊"三字，雜録分别作"琪"、"夫"、"久"。

⑭五原，郡名。漢書地理志下："五原郡，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前一二七）更名。"地即今内蒙古自治區五原縣。古又有五原塞。史記匈奴列傳："漢使光禄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正義："即五原郡榆林塞也。"　關，英華校："一作間。"

⑮"流水"句，謂征夫望鄉生悲。秦川記："隴西郡隴山，其上懸巖吐溜，於中嶺泉停，因名萬石泉。泉溢，漫散而下，溝澮皆注，故北人昇此而歌：'……隴頭流水，鳴聲嗚咽。遥望秦川，心肝斷絶。'"

⑯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又文選樂府古辭飲馬長城窟行李善注引酈善長水經曰："余至長城，其下往往有泉窟，可飲馬。古詩飲馬長城窟行，信不虚也。"

⑰龍庭，即龍城，見前注。按史記匈奴列傳索隱曰："匈奴所都處爲'庭'。樂産云：'單于無城廓，不知何以國之。穹廬前

地若庭，故云庭。'"

⑱單于，漢時匈奴對其君長之尊稱。史記匈奴列傳："匈奴單于曰頭曼。"集解引漢書音義："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渭橋：渭水上所架之橋。秦漢時在渭水上建有横橋、渭橋渡、便橋等多座。此代指長安。句謂匈奴已求和，無須再從軍出征。

蜀國吟[①]

西蜀稱天府，由來擅沃饒[②]。雲浮玉壘夕[③]，日映錦城朝[④]。南尋九折路[⑤]，東上七星橋[⑥]。琴心若易解，令客豈難要[⑦]。

①録自文苑英華卷二〇一。蜀國吟，即蜀國弦。樂府詩集卷三〇相和歌辭五四弦曲引古今樂録曰："張永元嘉技録有四弦一曲，蜀國四弦是也，居相和之末，三調之首。古有四曲，其張女四弦、李延年四弦、嚴卯四弦闕；蜀國四弦，節家舊有六解，宋歌有五解，今亦闕。"

②"西蜀"二句，戰國策秦一：蘇秦説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姚宏本注："府，聚也。"鮑彪本注："言蓄聚之富，非人力也。"

③玉壘，山名。文選左思蜀都賦："包玉壘而爲宇。"劉淵林

注："玉壘，山名也，湔水出焉，在成都西北岷山界。"山在今四川都江堰市西北郊。

④錦城，即成都，舊設錦官，故稱錦官城。華陽國志蜀志："（夷里橋）道西城，故錦官也。錦工織錦，濯其江中則鮮明，濯他江則不好，故命曰錦里也。"

⑤九折路，指九折阪。漢書王尊傳："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注引應劭曰："在蜀郡嚴道縣。"又元和郡縣志卷三二劍南道雅州滎經縣："九折坂，在縣西八十里。"

⑥七星橋，即古代成都七橋，傳説上應七星，故稱。華陽國志蜀志："（郡治）少城西南兩江有七橋：直西門郫江中曰冲治橋，西南牛石門曰市橋，……城南曰江橋，南渡流曰萬里橋，西上曰夷里橋，亦曰笮橋，從冲治橋西出折曰長昇橋，郫江上西有永平橋。長老傳言，李冰造七橋，上應七星。"

⑦"琴心"二句，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由梁歸成都，家貧。後强往臨邛赴富人卓王孫宴，"酒酣，臨邛令（王吉）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娱。'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於是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集解引郭璞曰："以琴中音挑動之。"　令，美。要，通"邀"。

有所思[①]

長門與長信[②]，憂思並難任[③]。洞房明月下[④]，空庭

緑草深[5]。怨歌裁紈素[6]，能賦受黄金[7]。復聞隔湘水，猶言限桂林[8]。悽悽日已暮，誰見此時心[9]。

①録自文苑英華卷二〇二。有所思，樂府詩集卷一六鼓吹曲辭一有所思："樂府解題曰：古辭言'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也。按古今樂録漢太樂食舉第七曲亦用之，不知與此同否。若齊王融'如何有所思'，梁劉繪'别離安可再'，但言離思而已。"

②長門、長信，皆漢皇后宫名。竇太主獻長門園，武帝改爲長門宫。文選司馬相如長門賦："期城南之離宫。"李善注："離宫，即長門宫也，在城南。"三輔黄圖卷三："長信宫，漢太后常居之。……后宫在西，秋之象也；秋主信，故宫殿皆以長信、長秋爲名。"

③"憂思"句，指漢武帝陳皇后、成帝班倢伃（同"婕妤"），嘗失寵而分别被貶入長門、長信二宫。漢書外戚傳："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初，武帝得立爲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爲妃。及帝即位，立爲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愈怒。后又挾婦人媚道，頗覺。"元光五年（前一三〇），武帝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宫。"又同傳："孝成班倢伃，帝初即位選入後宫。始爲少使，蛾（通"俄"）而大幸，爲倢伃，居增成舍。"自鴻嘉後，成帝先寵李平，後又寵趙飛燕姊妹，"班倢伃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前一八），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祝詛後宫，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趙氏姊弟驕妒，倢伃恐久見危，求

共養太后長信宫，上許焉。”

④“洞房”句，文選司馬相如長門賦：“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按楚辭招魂：“姱容修態，絚洞房些。”王逸注：“洞，深也。”後宫深邃，故稱。

⑤“空庭”句，漢書外戚傳：“（班）倢仔退處東宫（按即長信宫），作賦自傷悼。”其賦有句曰：“華殿塵兮玉階苔，中庭萋兮緑草生。”

⑥怨歌，即怨歌行，班倢妤作。文選班婕妤怨歌行李善注引歌録曰：“怨歌行，古辭。然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擬之。”裁紈素，“紈”原作“潔”，英華校：“一作紈。”作“紈”是，據改。按班婕妤怨歌行以紈素所裁之合歡扇自喻，怨其被中途捐棄，曰：“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李善注引荀悦曰：“齊國獻紈素絹，天子爲之官服也。”又漢書元帝紀顔師古注：“紈素，今之絹也。”

⑦“能賦”句，謂陳皇后廢後以黄金請司馬相如作長門賦，欲以感悟武帝。按文選司馬相如長門賦序曰：“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别在長門宫，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黄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按史無陳皇后復得幸之記載。

⑧“復聞”二句，文選張衡四愁詩：“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沾襟。”李善注：“漢書曰：鬱林郡，故秦桂林郡。海南經曰：桂林八樹，在番禺東。又曰：湘水，出零陵。舜死蒼梧，葬九疑，故思明君。”張衡原詩似無干宫怨，

此蓋僅取其思不可得之情，謂陳皇后、班婕妤終不復被寵，惟有憂思悲傷而已。

⑨"悽悽"二句，謂日暮不見君，心尤悲切。文選長門賦："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李善注："我，武帝也。言帝昔許朝往暮來，幸臨于己；今以飲食恣樂，而忘於爲人。人，后自謂也。"兩句乃總陳皇后、班婕妤而言之。

櫂歌行[①]

秋江見底清，越女復傾城[②]。方舟共採摘[③]，最得可憐名。落花流寶珥，微吹動香纓[④]。帶垂連理濕[⑤]，棹舉木蘭輕[⑥]。避人傳細語[⑦]，因波送遠情[⑧]。誰能結錦纜，薄暮隱長汀[⑨]。

①録自文苑英華卷二〇三。櫂歌行，樂府詩集卷四〇相和歌辭一五引古今樂録曰："王僧虔技録云：櫂歌行歌明帝'王者布大化'一篇，或云左延年作，今不歌。梁簡文帝在東宫更製歌，少異此也。"又引樂府解題曰："晉樂奏魏明帝辭云'王者布大化'，備言平吴之勛。若晉陸機'遲遲春欲暮'，梁簡文帝'妾住在湘川'，但言乘舟鼓櫂而已。"

②傾城，謂極美麗。漢書孝武李夫人傳："（李）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顏師古注："非不吝惜

城與國也，但以佳人難得，愛悦之深，不覺傾覆。”此言越女亦有傾國之色，故曰“復”。

③方舟，文選曹植雜詩六首之一：“方舟安可極。”李善注引郭璞曰：“並兩船也。”

④香纓，即縭，婦女飾物，以五彩絲爲之。爾雅釋器：“婦人之禕，謂之縭。縭，緌也。”郭璞注：“即今之香纓也。”古禮婦見舅姑，持香纓以拜。隋大業五年（六〇九），宰相牛弘請改以拜帛代香纓。見馬鑒續事始拜帛（説郛卷一〇）。

⑤連理，即連理帶，指兩根衣帶相繫。辛延年羽林郎：“長裾連理帶。”

⑥“棹舉”句，謂木蘭舟輕便。舊題任昉述異記下：“木蘭洲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昔吴王闔閭植木蘭於此，用構宫殿也。七里洲中，有魯般刻木蘭爲舟，舟至今在洲。詩家云木蘭舟，出於此。”詩家皆用爲舟之美稱，非真用木蘭作舟也。

⑦避人，英華校：“一作順風。”樂府詩集作“順風”，校：“一作避人。”按下句爲“因波”，此似以作“順風”爲長。

⑧送，樂府詩集作“寄”。

⑨長汀，水邊平地。楚辭九歌湘夫人：“搴汀洲兮杜若。”王逸注：“汀，平也。”洪興祖補注：“汀，水際平地。”謝靈運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隱汀絶望舟。”“誰能”二句，謂願有人達情通好，以與越女相親。

春夕經行留侯墓[①]

少小期黄石[②]，晚年遊赤松[③]。應成羽人去[④]，何忽

掩高封[5]？疏蕪枕絶野，邐迤帶斜峰。墳荒隧草没[6]，碑碎石苔濃。狙秦懷猛氣[7]，師漢挺柔容[8]。盛烈芳千祀，深泉閉九重[9]。夕風吟宰樹[10]，遲光落下舂[11]。遂令懷古客，揮淚獨無蹤[12]。

①録自文苑英華卷三〇六。　史記留侯世家：張良，字子房，家五世相韓。秦滅韓，良結納刺客，椎擊秦始皇於博浪沙，未遂，逃匿下邳。後爲劉邦謀士，佐漢滅秦、楚。漢高祖六年（前二〇一），封爲留侯。正義引括地志："漢張良墓在徐州沛縣（今屬江蘇）東六十五里，與留城相近也。"

②"少小"句，黄石，即黄石公。史記留侯世家："良嘗閒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其後張良夜未半往待，父來，"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

③史記留侯世家：留侯晚年學辟穀，道引輕身，乃稱曰："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索隱引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能入火自燒，崑崙山上隨風雨上下也。"

④羽人，即仙人。楚辭遠遊："仍羽人於丹丘兮。"王逸注：

"或曰人得道，身生毛羽也。"

⑤高封，高冢，即留侯墓。禮記檀弓上："吾見封之若堂者矣。"鄭玄注："封，築土爲壟。堂，形四方而高。"

⑥隧，原作"隨"，詩紀卷一二二、盧武陽集作"隧"，是，據改。"隧草"與下句"石苔"對文。隧指墓道，隧草即墓草也。

⑦狙，原作"徂"，詩紀、盧武陽集作"狙"，是，據改。史記留侯世家："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集解引服虔曰："狙，伺候也。"又索隱："謂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故今云'狙候'是也。"

⑧師漢，言其爲漢帝之師，見上注③。史記留侯世家：漢高祖劉邦嘗曰："運籌策帷帳中，决勝千里外，子房（張良字）功也。" 柔容，謂其體弱多病，"狀貌如婦人好女"（史記留侯世家）。

⑨深泉，謂黄泉，指墳墓。左傳隱元年："不及黄泉，無相見也。"杜預注："地中之泉，故曰黄泉。"又文選繆襲挽歌詩："暮宿黄泉下。"李善注引服虔左氏傳注："天地玄黄，泉在地中，故言黄泉也。"

⑩宰樹，墓上之樹。春秋公羊傳僖三十三年："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何休注："宰，冢也。"

⑪下舂，將落之日。英華注："見淮南子。"按淮南子天文訓："（日）至於連石，是謂下舂。"高誘注："連石，西北山。言將欲冥，下象息舂，故曰下舂。"

⑫無蹤，盧武陽集作"無從"，似是。無從，謂無所從，言

張良死已久，世無人可追隨也。

遊梁城[1]

揚鑣歷汴浦[2]，迴靶入梁墟[3]。漢藩文雅地[4]，清塵暖有餘。賓遊多任俠，臺苑盛簪裾⑤。歎息徐公劍⑥，悲凉鄒子書⑦。亭皋落照盡⑧，原野沍寒初。鳥散空城夕⑨，煙銷古樹疏。東越嚴子陵⑩，西蜀馬相如⑪。修名竊所慕⑫，長謡獨課虚⑬。

①録自文苑英華卷三〇九。梁城，指漢梁孝王劉武故城。漢書地理志下："梁國，故秦碭郡，高帝五年（前二〇二）爲梁國。"元和郡縣志卷七：宋州，睢陽。"梁，即今州地。秦并天下，改爲碭郡。後改爲梁國，漢文帝封其子武爲梁王，自漢至晉爲梁國，屬豫州。"故城在今河南商丘南。

②汴浦，汴水之濱。元和郡縣志卷七宋州州城："漢梁孝王廣睢陽城七十里，開汴河，後汴水經州城南。"

③靶，原作"扈"，英華校："一作靶。"作"靶"是，據改。漢書王褒傳載聖主得賢臣頌："王良執靶。"注引晉灼曰："靶音霸，謂轡也。"此代指馬，與上句"鑣"（馬銜）對應。梁墟，即梁故城。文選潘岳西征賦："窺秦墟於渭城。"李善注引聲類曰："墟，故所居也。"

④漢藩，漢之藩國，指梁孝王劉武。武乃文帝子，漢書

文三王傳："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前一七八）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武爲代王。四年（前一七六）徙爲淮陽王，十二年（前一六八）徙梁。" 文雅地，謂梁王重士崇文。同上傳："（梁王）招延四方豪桀，自山東遊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又漢書鄒陽傳："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吴不可説，皆去之梁，從孝王遊。"又枚乘傳："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

⑤臺苑，指梁王所築宫苑。漢書文三王傳："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宫室，爲復道，自宫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

簪裾，簪爲插髮長針，裾爲長衣襟，皆古時貴者所服用，此代指顯達之士。

⑥徐公劍，史記吴太伯世家："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

⑦鄒子書，指鄒陽獄中上梁王書。漢書鄒陽傳："陽爲人有智略，忼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遊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所上書，載漢書本傳。

⑧亭皋，水邊平地。史記司馬相如傳："亭皋千里。"集解引郭璞曰："爲亭候於皋隰，皆築地令平。"

⑨散，英華校："一作息。"

⑩嚴子陵，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後漢書有傳。按本詩與嚴光無涉，疑當作"嚴夫子"，"子陵"蓋後人妄

改。據漢書司馬相如傳，梁孝王遊説之士中有“吴嚴忌夫子”，顏師古注：“嚴忌本姓莊，當時尊尚，號曰夫子。史家避漢明帝諱，故遂爲嚴耳。”嚴忌善辭賦，漢書藝文志著録“莊夫子賦二十四篇”，原注：“名忌，吴人。”今存其所作哀時命，見楚辭，王逸注曰：忌，會稽吴人，“一云名忌，字夫子。”吴乃古越地，會稽正在其東。

⑪馬相如，即司馬相如，亦嘗從梁孝王遊。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以貲爲郎，事孝景帝，“因病免，客遊梁，得與諸侯遊士居，數歲，乃著子虚之賦。”

⑫修名，美名。楚辭離騷：“恐修名之不立。”洪興祖補注：“修名，修潔之名也。”

⑬課虚，向無中求有，謂創作此詩。語出陸機文賦，見前從駕經大慈照寺詩並序注㊾引。

採蓮曲[1]

曲浦戲妖姬，輕盈不自持。擎荷愛圓水[2]，折藕弄長絲。珮動裙風入，妝銷粉汗滋。菱歌惜不唱[3]，須待暝歸時。

①録自樂府詩集卷五〇。採蓮曲，樂府詩集卷五〇清商曲辭江南弄引古今樂録曰：“梁天監十一年（五一二）冬，武帝改西曲，製江南上雲樂十四曲，江南弄七曲，一曰江南弄，二曰龍笛

曲，三曰採蓮曲，四曰鳳笛曲，五曰採菱曲，六曰遊女曲，七曰朝雲曲。”其下録梁武帝採蓮曲，引古今樂録曰：‘採蓮曲，和云：‘採蓮渚，窈窕舞佳人。’”

②圓水，指荷葉上跳動之露珠。陸雲芙蓉詩：“盈盈荷上露，灼灼如明珠。”按“圓”及下句“長絲”，諧音指團圓與長相思，南北朝民歌常用之。

③菱歌，即採菱曲，見本篇注①。樂府詩集卷五〇録梁武帝採菱曲，引古今樂録曰：“採菱曲，和云：‘菱歌女，解佩戲江陽。’”按菱歌乃楚地古代歌曲，源遠流長。楚辭招魂：“涉江採菱，發揚荷些。”王逸注：“皆楚歌名。”爾雅翼釋草：“吴楚之風俗，當菱熟時，士女子相與採之，故有採菱之歌以相和，爲繁華流蕩之極。”

雜　文

盧紀室誄[1]

齊天統二年秋七月[2]，司徒記室、參軍事、永安鄉男范陽盧詢祖卒[3]。先民有言：惟德可久[4]。抑又聞之：惟名為壽[5]。爾之無祿[6]，没而不朽。乃援弱翰，告哀哀友[7]。遂作誄曰：

皇虛眇邈，師緒蟬聯[8]。大儒漢世[9]，名公魏年[10]。司徒藹藹，撫翼冲天[11]。尚書亹亹，亦稱象賢[12]。若人擢秀[13]，絶後光前。發榮隨浦[14]，韞耀春田[15]。

爰在弱齡，孤根回立[16]。内無怙恃，外寡朋執。行有餘力，藝無不習[17]。善價斯待[18]，香名久集。下學上達[19]，鑽幽洞微[20]。九流百氏[21]，異軫同歸。文成鍾律[22]，韻響珠璣。麗詞泉湧[23]，壯思雲飛。

雄州擢第[24]，言割其楚[25]。我實褎然[26]，觀國而舉[27]。自兹不調，多歷年所[28]。游泳儒玄[29]，從容嘿語。

納於大麓[30]，崇建府朝[31]。八紘所掩[32]，車乘翹翹[33]。我有明德[34]，乃應嘉招。超自幕下，來儀鳳條[35]。應徐并轍[36]，潘顧齊鑣[37]。聲華簪帶，譽動朋僚。

逖矣江陰[38]，承風請朔[39]。莊生喻指[40]，季子觀樂[41]。

立朝所寄，俊才優學。懸河自口[42]，靈珠在握[43]。

乃參軍事，仍贊中鉉[44]。大冲所縻[45]，德施攸踐。同推麗則[46]，俱謝蟲篆[47]。何才之高，何位之鮮。

天下士也，宜享多福。豹變其文，鴻漸於陸[48]。神之聽之[49]，于何不淑[50]？營魄遂往[51]，音儀在目。嗚呼哀哉！

昔余與子，分重契深。譬諸投漆[52]，如彼斷金[53]。余慕大隱[54]，子惟陸沉[55]。等趨宮閣，并綴衣簪。春臺共踐[56]，秋水偕臨。還馬齊轡，出蓋連陰。良書濁酒，永嘯長吟。美言俱贊，闕行同箴。娱樂未幾，嶮阻相尋。忻既無極，憂亦難任。云胡不吊[57]，亡我知音。百年已矣，萬事傷心。嗚呼哀哉！

亭伯君山[58]，並嗟湮滅。荀粲王壽[59]，同悲夭折。蘭菊無墜，鐘鼓不絶。之子云亡[60]，何愧前烈。靈衣襲几[61]，奠酒盈杯。故庭飛㩧，虚帳凝埃[62]。僕流離而涕泗，驂顧慕以遲迴。出南陽之舊道[63]，掩北邙之夜臺[64]。趙卿之銘已勒[65]，滕公之隴未開[66]。臨像設而不面[67]，詎幽魂之可來。嗚呼哀哉！

①録自文苑英華卷八四二。 誄，古代文體之一種，即悼辭。周禮春官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鄭玄注："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爲其辭也。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曰……。'"其特點，陸機文賦概括道：

"誄纏綿而悽愴。"

②天統，原作"正統"，按北齊無"正統"年號，"正"當是"天"之誤。全隋文已改爲"天"，是，今從之。天統乃北齊後主高緯年號，天統二年爲公元五六六年。

③北齊書盧文偉傳：文偉子恭道，恭道子詢祖。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章華靡，爲後生之俊"。"歷太子舍人、司徒記室，卒官。"參軍事、封永安鄉男事，史失載。

④"惟德"句，見仰贈特進陽休之詩注④引左傳襄二十四年文。於"太上有立德"，孔穎達疏曰："謂創制垂法，博施濟衆，聖德立於上代，惠澤被於無窮。"

⑤"惟名"句，曹丕典論論文："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

⑥無禄，死之婉稱。左傳昭七年："今無禄早世，不獲久享君德。"

⑦哀友，全隋文作"良友"，似是。

⑧"皇虚"二句，"皇虚"謂先人故地。皇，皇考，謂父。屈原離騷："皇覽揆余初度兮。"此泛指祖宗。"虚"同"墟"。左傳 昭十七年："宋，大辰之虚也。"孔穎達疏："虚者，舊居之處也。"　蟬聯，文選左思吴都賦："蟬聯丘陵。"劉淵林注："蟬聯，不絶貌。"　兩句謂盧氏先世由來極遠，幾漫不可考，然而學術却家傳不絶。

⑨"大儒"句，指盧植。後漢書盧植傳：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少師事馬融，通古今學。建寧中徵爲博士，作尚書章

句、三禮解詁；又與諫議大夫馬日磾等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紀。曾拜九江太守、北中郎將等職。曹操謂其"名著海内，學爲儒宗"。

⑩"名公"句，指盧毓。三國志魏盧毓傳："盧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也。父植，有名於世。"以學行見稱。文帝時拜梁、譙、安平、廣平等郡太守，入爲侍中，又拜吏部尚書。甘露二年（二五七）薨，謚曰成侯。毓爲官，所在有惠化，敢於駁争，善選舉人才。

⑪"司徒"二句，指詢祖之祖盧文偉，謂其功業極盛。北齊書盧文偉傳：文偉字休族，少孤，有志向，頗涉經史，篤於交遊。年三十八，始舉秀才。北魏中興初，除安東將軍，行幽州事。天平末，齊高祖以文偉行東雍州事，轉行青州事。"（東魏）興和三年（五四一）卒於州，年六十。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殷三州軍事、司徒、尚書左僕射、定州刺史，謚曰孝威。"

⑫"尚書"二句，指詢祖之父盧恭道。北齊書盧文偉傳：文偉子恭道，性温良，頗有文學。"天平初，特除龍驤將軍、范陽太守。在郡有德惠。先文偉卒。贈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軍事、幽州刺史、度支尚書，謚曰定。"　象賢：嗣子孫象先賢。此謂父子功業相承。尚書微子之命："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

⑬擢，英華校："一作挺。"

⑭"發榮"句，喻盧詢祖光耀如隨侯珠。淮南子覽冥訓高誘注："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

⑮"韞耀"句，又喻其輝澤如玉。韞，藏也。論語子罕：

“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又陸機文賦：“石韞玉而山輝。”春田，指玉田。傳説玉可種。搜神記卷一一：楊伯雍於無終山作義漿，行者皆飲之。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之，云“玉當生石中”。後至所種玉田中，果得白璧五雙。乃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玉田”。

⑯孤根，殆盧詢祖爲獨子，不可考。回立，疑是“人固介立”之省、訛，當作“介立”。文選顔延年陶徵士誄：“物尚孤生，人固介立。”李善注引漢書音義臣瓚曰：“介，特也。”

⑰“行有”二句，論語學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何晏集解引馬融曰：“文者，古之遺文。”此謂“藝”，按周代以禮、樂、射、馭、書、術爲“六藝”，見周禮地官保氏，漢以後“六藝”指六經。

⑱“善價”句，論語子罕：“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賈，同“價”。

⑲“下學”句，論語憲問：“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集解引孔安國曰：“下學人事，上知天命。”

⑳“鑽幽”句，謂推究、洞悉深奥事理。何允薦虞喜疏：“博聞强識，鑽堅研微。”又潘岳楊仲武誄：“鈎深探賾，味道研機。”

㉑九流，戰國時九個學術流派，即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横家、雜家、農家。詳漢書藝文志。“百氏”即百家，泛指先秦諸子。

㉒“文成”句，謂其文章音韻鏘然。漢書律曆志上：“聲者，

宮、商、角、徵、羽也。……五聲之本，生於黄鐘之律。”

㉓“麗詞”句，曹植王仲宣誄：“文若春華，思若湧泉。”又陸機文賦：“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齒。”

㉔雄州，大州，指其故鄉幽州。北齊書盧詢祖傳：詢祖“舉秀才入京”（京指鄴）。

㉕“言割”句，謂在高選。詩經漢廣：“翹翹錯薪，言刈其楚。”鄭玄箋：“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刈，割取。

㉖褎然，猶言褎然舉首。漢書董仲舒傳載漢武帝策賢良制：“今子大夫褎然爲舉首，朕甚嘉之。”注引張晏曰：“褎，進也，爲舉賢良之首也。”

㉗觀國，即觀國之光，謂覩國家之盛德光輝。易觀卦：“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

㉘“自茲”二句，謂其久不遷官。北齊書盧詢祖傳：詢祖初襲爵封大夏男。天保末，以職出爲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内懷鬱快。謗毁日至，素論皆薄其爲人。後頗折節。尚書君奭：“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㉙“游泳”句，謂其浸淫於學問，猶如游之於水。玄，指道家。儒玄，泛指各家，猶上所謂“九流百氏”也。

㉚“納於”句，謂委以要職。尚書舜典：“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僞孔傳：“麓，録也。納舜使大録萬機之政。”

㉛府朝，南北朝時，侯國郡守皆可如公府徵聘僚屬，其治所亦稱朝，而曰“府朝”。盧諶贈劉琨書：“遂去左右，收跡府朝。”

㉜八紘：八維、八極。掩，取爲己有。文選曹植與楊德祖書：“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按：指搜羅到王

粲等作家），今悉集兹國矣。”李善注：“吾王，謂（曹）操也。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内之雄。’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是有八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紘。’”

㉝“車乘”句，左傳莊二十二年：“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杜預注：“逸詩也。翹翹，遠貌。古者聘士以弓。”以上兩句謂詢祖被朝廷徵辟任用。

㉞明德，完美的德性。尚書君陳：“明德惟馨。”

㉟鳳條，鳳棲之木，喻清要官。尚書益稷：“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僞孔傳：“儀，有儀容。”莊子秋水：鴛鶵（鳳類）“非梧桐不止”。

㊱應徐，指應瑒、徐幹，皆曾爲魏太子、五官中郎將曹丕文學，參河曲遊詩注④。此喻指詢祖爲太子舍人。

㊲潘顧，指潘岳、顧愷之。兩人皆才名冠世，潘岳曾爲太傅主簿，顧愷之被桓温引爲大司馬參軍，并見晉書本傳。此喻指詢祖爲司徒記室、參軍事。

㊳江陰，長江之南。水之南曰陰。此指南朝。

㊴請朔，請告朔。周制，天子爲諸侯頒次年曆書，稱告朔，見周禮春官大史。

㊵“莊生”句，莊子齊物論：“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言萬物無是無非，故宜等其是非。句謂詢祖深於玄理。

㊶“季子”句，季子即吴公子季札，曾於魯觀周樂，因論列國興廢，見左傳襄二十九年。　以上二句，蓋指盧詢祖嘗説南朝使者。

㊷"懸河"句，謂極善談。世說新語賞譽："郭子玄（象）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按北齊書盧詢祖傳："有口辯，好臧否人物。"

㊸曹植與楊德祖書："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靈蛇之珠，即隋侯珠，見本篇注⑭。

㊹中鉉，此指司徒。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皇朝軫動，儲鉉傷情。"吕延濟注："鉉，鼎耳也，謂三公也。"又文選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中鉉繼踵乎周南。"李善注："中鉉，司徒也。"漢代司徒爲三公之一。盧詢祖嘗爲司徒記室，故云"贊中鉉"。

㊺大冲，猶言"大盈若冲"（語出老子），謂最充實者反似空虚。

㊻麗則，華麗而不失法則。用揚雄語，見仰贈特進陽休之詩注㉒。

㊼揚雄法言吾子："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

㊽"豹變"二句，謂其文采既富，又漸至高位。見仰贈特進陽休之詩並序注㉖、㉗。

㊾"神之"句，謂其正當有福。詩經小明："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鄭玄箋："神明聽之，則將助女以大福。"

㊿"于何"句，言詢祖死。于，猶"如"也，見經傳釋詞卷一。不淑，不善，婉言死。禮記雜記上："如何不淑？"

51老子第十章："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河上公注："營魄，魂魄也。"

52投漆，猶言以膠投漆，喻友誼牢不可破。古詩十九首：

"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㊿³斷金，喻指同心協力。易繫辭上："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孔穎達疏："金是堅剛之物，能斷而截之，盛言利之甚也。"

⑭大隱，指身在朝而心尚隱。王康琚反招隱詩："小隱隱林藪，大隱隱朝市。"

⑮陸沉，亦喻指隱逸。莊子則陽："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陸德明釋文引司馬彪云："當顯而反隱，如無水而沈也。"

⑯春臺，老子第二十章："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此泛指登臨之地。

⑰詩經節南山："不弔昊天。"毛傳："弔，至。"鄭玄箋："至，猶善也。""不吊"即不善，與"不淑"意同，婉言死。

⑱亭伯，即崔駰；君山，即桓譚。後漢書崔駰傳：崔駰字亭伯，琢郡安平人。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車騎將軍竇憲辟爲掾；及憲出擊匈奴，駰爲主簿。竇憲擅權驕恣，駰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出駰爲長岑長。駰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九二）卒於家。又後漢書桓譚傳：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好音律，博學多通，能文章。王莽時爲掌樂大夫。光武時拜議郎給事中，極言讖之非經，觸怒光武，出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著有新論。兩人皆偉才，故以况詢祖。

⑲荀粲，曹操謀士荀彧之子，字奉倩，與同時俊傑交，死時年二十九。詳見三國志魏荀彧荀攸傳裴松之注引晉陽秋。王壽，未詳。　此以荀、王二人夭折喻詢祖之死。按詢祖之享年，史失載，然言時人將其與盧思道相較，思道作此誄時年三十二，

詢祖蓋亦在三十上下，故有“夭折”之語。

⑹之子，指詢祖。詩經瞻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⑹靈衣，文選謝莊宋孝武宣貴妃誄：“靈衣虚襲。”吕向注：“靈衣，靈筵之衣。”

⑹“故庭”二句，謂人亡後景象悽凉。飛擇，“擇”原作“籜”，當是形訛。詩經擇兮：“擇兮擇兮，風其吹女。”毛傳：“擇，槁也。”鄭玄箋：“槁謂木葉也。”因改。

⑹南陽，郡名，治今河南南陽市。據此盧詢祖似死於外地。

⑹北邙，即邙山，在洛陽東北，漢魏以來王侯公卿多葬是山。　夜臺，墳墓。文選陸機挽歌詩：“送子長夜臺。”李周翰注：“墳墓一閉，無復見明。”

⑹趙卿，指趙岐。後漢書趙岐傳：“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年三十餘，有重疾，卧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爲遺令敕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遁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吕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

⑹“滕公”句，法書要録：滕公冢内得石銘，人無識者，惟叔孫通云：“此古文科斗書也。”此言“未開”，謂石銘將千古永存。

⑹“臨像設”句，謂至其靈堂而再不能晤面。像設，靈堂設置如其舊居。文選宋玉招魂：“像設君室，静閒安些。”王逸注：“像，法也。”又曰：“言爲君造設第室，法像舊廬所在之處。”像，原作“象”，據此改。

遼陽山寺願文[①]

齊興二十有三載，區宇乂安[②]，列聖重光[③]，百神受職。天成地平[④]，禮諧樂暢，劍戟亡鑄，江海無波。皇帝體膺上哲，運鍾下武[⑤]，以至德字黔首[⑥]，大明臨赤縣[⑦]。深仁俯漏，惠化潛通；榮鏡六幽[⑧]，昭蘇八表[⑨]。唐旌已立，芻輿不遠而至[⑩]；殷網既開[⑪]，肖翹咸遂其所[⑫]。壇凝休氣，渚幕榮光[⑬]，玄扈告符[⑭]，翠嬀啟籙[⑮]。阿閣朝諠[⑯]，棘林夜静[⑰]；西琯協律[⑱]，南鬯迎神[⑲]。衣魚操黿之俗[⑳]，懷音請吏[㉑]；反踵修股之渠[㉒]，膜拜空首[㉓]，四海懾然，中外禔福，慰候無警[㉔]，書軌大同[㉕]。

猶以爲負扆垂旒[㉖]，人世微業；功成治定，域中小道。投心覺海[㉗]，束意玄門[㉘]，手執明珠[㉙]，頂受甘露[㉚]。調御天人，不徇巖廊之重[㉛]；明行具足[㉜]，寧屑衮冕之尊。十力四心[㉝]，東漸西被[㉞]；日月出矣，風雨潤之[㉟]。屠門鮑肆，化成嚴净之所[㊱]；蜉蝣蟪蛄[㊲]，網于仁壽之域。

參墟奥壤[㊳]，王跡所基，密都是宅，别館攸在[㊴]。襟帶遐長，原陸爽秀，高巖鬱起，作鎮東偏。峰羅羣玉，鷲頭之狀非美[㊵]；岫列三珠[㊶]，鷄足之形可陋[㊷]。洞穴倏風[㊸]，生和雅之曲；圓珠積水[㊹]，流清妙之音。于時玉燭

調年㊺，金商在律㊻，職方具禮㊼，效駕西巡。六龍齊轡㊽，七萃案部㊾，雷動雲移㊿，凝鑾伫蹕。乃建仁祠[51]，于彼勝地，成之不日，既麗且康。昔周夜初明[52]，漢池云鑿[53]，事隔荒裔，道若存亡。哲王御曆，弘濟區有，前聖後聖，旦暮爲期。以此勝因[54]，仰爲武成皇帝及清廟聖靈[55]：願西遇彌陀[56]，上征兜率[57]，雄視三界[58]，高臨四衢[59]。百年之神，俯輕羣后；一音所導，遠同佛日[60]。皇太后福逾姜水[61]，祉邁塗山[62]，壽比太陰[63]，業均厚載[64]。聖主齊明兩曜[65]，合德二儀[66]，受録錯於靈河[67]，開金簡於仙嶽[68]。龍官鳥紀[69]，未可匹其光大；象天任地，焉能喻其長久。皇太子德茂元良[70]，道高上嗣[71]，牢籠啟誦[72]，孕育莊丕[73]。六宫眷屬，諸王昆弟，皆智慧莊嚴，玉華松茂，永侍披香[74]，長固磐石[75]。以兹博利，被於萬品，當使法界虚空[76]，生靈動植，俱沐定水[77]，同陰法雲[78]。斯誓或差，無取正覺[79]。

①録自四部叢刊本廣弘明集卷二八上。遼陽山，在今山西遼縣東南二里。後魏以山名縣。願文：佛寺做法事時，叙述施主願望之表白文。本文首句言“齊興二十有三載”，知爲北齊後主高緯武平三年（五七二）。

②“區宇”句，乂安：太平無事。文選張衡東京賦：“區宇乂寧，思和求中。”

③重光，日光重明，喻帝王功業代代相繼。尚書顧命：“昔

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④"天成"句，原作"天平地成"，"平"、"成"二字當互倒。尚書大禹謨："地平天成。"僞孔傳："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又左傳文十八年亦作"地平天成"。據乙。

⑤下武，繼承者。詩經下武："下武維周，世有哲王。"毛傳："武，繼也。"鄭玄箋："下猶後也。"

⑥字，愛。　黔首，即百姓。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二十六年（前二二一），"更名民曰'黔首'"。

⑦大明，日或月，此指日。禮記禮器："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鄭玄注："大明，日也。"　赤縣，"赤縣神州"之省，中國别稱。史記孟子傳附騶衍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者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

⑧六幽，文選班固典引："神靈日照，光被六幽。"蔡邕注："六幽，謂上下四方也。"

⑨"昭蘇"句，禮記樂記："蟄蟲昭蘇。"鄭玄注："昭，曉也。蟄蟲以發出爲曉，更息曰蘇。"此用如動詞，謂使復蘇。　八表，八方之外，泛指極遠之地。

⑩"唐旌"二句，"唐"指堯。史記五帝本紀："帝堯者，放勳。"正義引徐廣云："號陶唐。"又引帝王紀："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此代指北齊主。　芻輿，載草之車，代指百姓。

⑪"殷網"句，史記殷本紀："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

⑫“肖翹”句，莊子胠篋：“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成玄英疏：“飛空之類曰肖翹。”此泛指一切生物。

⑬“壇凝”二句，謂出現吉兆。壇，指祭壇；渚，河邊。幕，用如動詞。初學記卷六河引尚書中候：“榮光出河，休氣四塞。休，美也；榮光五彩。”

⑭“玄扈”句，初學記卷三〇引春秋合誠圖曰：“黄帝坐玄扈洛水上，與大司馬容光等臨觀，鳳皇銜圖置帝前，帝再拜受圖。”又引宋均注：“玄扈，石室名。”按：玄扈，山名，在今陝西洛南縣西；符，指帝圖。告，大正藏本作“造”，校：“三本、宫本作‘告’。”

⑮“翠”字下，底本爲一墨丁，全隋文作“琰”，不知何所據，蓋爲嚴氏臆補，誤。此字大正藏本作“嫣”，校：“三本、宫本闕。”按：上句“玄扈”爲地名，此與之對應，亦當爲地名，且與“啟籙”（籙即符命之書）相關，大正藏本作“嫣”，極是，今從之。藝文類聚卷一一黄帝軒轅氏引河圖挺佐輔曰：“黄帝修德立義，天下大治，乃召天老而問焉：‘余夢見兩龍，挺白圖，以授余於河之都。’天老曰：‘河出龍圖，雒出龜書，紀帝録，列聖人之姓號，興謀治太平，然後鳳凰處之。今鳳凰以下三百六十日矣，天其受帝圖乎？’黄帝乃祓齋七日，至於翠嫣之川，大鱸魚折溜而至，乃與天老迎之。五色畢具，魚汎白圖，蘭葉朱文，以授黄帝，名曰録圖。”翠嫣，水名，又稱翠嫣泉，蓋在河洛一帶，見初學記卷六河引河圖。

⑯阿閣，指明堂。文選古詩十九首之五：“阿閣三重階。”李

善注："尚書中候曰：昔黄帝軒轅，鳳皇巢阿閣。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然則閣有四阿，謂之阿閣。鄭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者也。" 諠，同"喧"，聲大而雜，謂鳳皇來巢者衆。

⑰棘林，即棘木之林，代指大司寇，泛指司法之署及監獄。禮記王制："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鄭玄注：王之外朝，"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静謂獄空。

⑱"西琯"句，風俗通聲音引尚書大傳："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管。"又吕氏春秋古樂、風俗通聲音謂黄帝令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而吹之，聽鳳皇之鳴以别十二律。因作管之竹取自大夏之西，故稱"西琯"。

⑲"南鬯"句，鬯，即秬鬯，以鬱金草合黍釀造之酒，祭神時灌地用。説文：鬱，"一曰鬱鬯，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鬱林郡即今廣西玉林縣，在南方，故稱"南鬯"。

⑳"衣魚"句，"魚"原作"氣"，大正藏本作"魚"，是，據改。山海經海外東經：玄股之國，"其爲人衣魚食鷗"。郭璞注："以魚皮爲衣也。"同書又曰：雨師妾（國名）"爲人黑身人面，各操一龜"。

㉑懷音，詩經泮水："懷我好音。"鄭箋："以善音喻人，感於恩則化也。" 請吏：請官置吏，謂臣服。

㉒"反踵"句，山海經海内南經："梟陽國在北朐之西，其爲人，人面長臂，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郭璞注："長丈許，脚跟反向，健走，被髮，好笑。"文選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離身反踵之君。"李善注引高誘淮南子注曰："反踵，國

名，其人南行，跡北向也。"修股，即指臂長。

㉓膜拜，合掌加額并伏地跪拜。　空首，古代九拜禮之一。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拜，其三曰空首。鄭玄注："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

㉔尉，通"尉"。大正藏本即作"尉"。尉候，泛指軍將。

㉕"書軌"句，謂國家統一。管子君法上："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又禮記中庸："車同軌，書同文。"同文（或"同名"），文字相同；同軌，車轍寬窄相同也。

㉖負扆，扆即户牖間所置斧紋屏風。朝諸侯時，天子背扆南面而立，故稱"負"。淮南子齊俗訓："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　旒，乃帝王冠冕所繫下垂之玉。白虎通紼冕："垂旒者，示不視邪。"

㉗覺海，指佛教。佛以覺悟爲宗，言海者，喻其教義極深廣。

㉘玄門，玄妙法門，亦指佛法。資持記上一之三："佛法深妙，有信得入，故曰玄門。"

㉙明珠，喻實相妙理，譬佛性如衣中之寶珠。參法華經五百授記品。

㉚甘露，指佛法。佛教謂阿彌陀化身説法，澍甘露之雨，以稱其德。故阿彌陀佛又號甘露王，有甘露咒。"投心"至此四句，謂後主不滿足於治功，而深喜佛法。

㉛巖廊，漢書董仲舒傳："蓋聞虞舜時，遊於巖郎（"廊"之古字）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注引晉灼："堂邊廡。巖郎，謂嚴峻之郎也。"

㉜"明行"句，"明"即三明（宿命明、天眼明、漏盡明）。

劫初諸説上謂衆生有十名，其四爲明行足，梵曰鞞多庶羅那三般那。三明之行具足，故名明行足。

㉝十力，指如來之十種智力：知覺處非處智力、知三世業報智力、知諸禪解脱三昧智力、知衆生上下根智力、知種種解智力、知一切至處道智力、知天眼無礙智力、知宿命無漏智力、知永斷習氣智力等。見智度論二五。　四心，即四無量心：慈無量心、悲無量心、喜無量心、捨無量心。此四心普緣無量衆生，引無量之福，故名無量心。見俱捨論二九。

㉞"東漸"句，尚書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僞孔傳："漸，入也；被，及也。"

㉟"風雨"句，無量壽經下：佛"猶如大雨，雨甘露法潤衆生故"。

㊱"屠門"二句，謂變肉鋪魚市爲莊嚴清净之地。法華經序品："示諸佛土衆寶嚴净。"

㊲蜉蝣、蟪蛄，皆昆蟲名。蜉蝣見昇天行注⑯。蟪蛄乃蟬之一種，莊子逍遥遊稱其"不知春秋"。

㊳參墟，指晉陽及附近地域，包括遼陽。見從駕經大慈照寺詩序注㉗。　奥壤，險要神秘之地。張衡西京賦："實惟地之奥區神皋。"

㊴"王跡"三句，謂晉陽在北齊之特殊地位。自高歡鎮晉陽，後之諸帝常居于此，因以鄴爲上都，晉陽爲下都，故稱爲"密都"。其地多宫殿。又，遼陽亦北齊帝王常至之所。北齊書文宣紀：天保十年（五六〇）春正月，"帝如遼陽甘露寺"；二月，"帝於甘露寺禪居深觀，惟軍國大政奏聞"，可見一斑。

㊵"峰羅"二句，羣玉，仙山名，傳説在崑崙山，即西王母

所居之玉山。穆天子傳二："癸巳，至於羣玉之山。" 鷲頭，古印度王舍城側山名，見從駕經大慈照寺詩並序注㊻。

㊶岫，原作"樹"。大正藏本作"岫"，是，與上句"峰"對應，據改。 三珠，即三珠樹。山海經海外南經："三株樹在厭火北，生赤水上，其爲樹如柏，葉皆爲珠。" 株，郝懿行注："初學記二十七卷引此經作'珠'，淮南地形訓及博物志同。"

㊷鷄足，山名，在印度，亦名尊足山。梵名吒播陀山，亦名窶盧播陀山。傳説尊者大迦葉波居中寂滅。見大唐西域記卷九。

㊸洞穴，指風穴。楚辭九章悲回風："依風穴以自息兮。"淮南子覽冥訓："暮宿風穴。" 高誘注："北方寒風從地出也。" 又博物志卷九："風山之首，方高三百里，風穴如電突，深三十里，春風自此而出也。" 條風，八風之一，即春季之東北風。淮南子天文訓："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 高誘注："艮卦之風，一名融。" 又初學記卷三春引易通卦驗："立春條風至。" 又引宋均注曰："條風者，條達萬物之風。"

㊹圓珠，指河流。文選顏延年贈王太常詩："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 李善注引尸子曰："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也。"

㊺玉燭調年，謂四季風調雨順。爾雅釋天："四時和謂之玉燭。" 邢昺疏引李巡云："人君德美如玉而明若燭。"

㊻金商，指秋天。五行之金，五音之商，古人皆以配秋。詳參從駕經大慈照寺詩並序注㉜。

㊼職方，官名，掌王之巡狩。周禮夏官職方氏，謂"王將巡守，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行戒令"。"具禮"指此。

⑱六龍，即馬，見從駕經大慈照寺詩并序注㉟。

⑲七萃，穆天子傳一："賜七萃之士戰。"郭璞注："萃，集也，聚也；亦猶傳有七輿大夫，皆聚集有智力者，爲王之爪牙也。"

⑳雲移，原作"雷移"。全隋文作"星移"，大正藏本作"雲移"。按："雷"字當誤，應不重出，今據大正藏本改。

㉑仁祠，即佛寺。釋門正統三："精舍所踞，號曰仁祠。"

㉒周夜初明，指釋迦佛降生。魏書釋老志："初，釋迦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脅而生。""釋迦生時，當周莊王九年（前六八八）。春秋魯莊公七年（今按：周莊王九年，當魯莊公六年，此誤）夏四月，恒星不見，夜明，是也。"

㉓漢池云鑿，指穿昆明池得劫灰。高僧傳卷一竺法蘭二："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以問東方朔。朔云'不委，可問西域人'。後法蘭既至，衆人追以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又見三輔黄圖卷四引關輔古語。

㉔勝因，殊勝之善因，指建寺。佛説無常經："勝因生善道，惡業墜泥犁。"

㉕清廟，宗廟。　聖靈，指帝室列祖列宗在天之靈。

㉖彌陀，阿彌陀佛之省稱。阿彌陀佛，又譯作無量清静佛、無量壽佛等，佛家净土宗以之爲西方極樂世界教主，見佛説阿彌陀經。

㉗兜率，佛教所稱天名。法華經勸發品："若有人受持讀誦，解其義趣，是人命終，……即往兜率天上，彌勒菩薩所。"

㉘三界，佛教指凡夫生死往來之世界，即欲界、色界、無色界。

⑲四衢，喻苦、集、滅、道四諦之理。法華經譬喻品："諸子等安穩得出，皆於四衢道中露地而坐，無復障礙。"又法華文句卷五曰："衢道正譬四諦，四諦觀異名爲四衢。"

⑳"一音"兩句，一音，指佛説法。維摩經佛國品："佛以一音演説法，衆生隨類各得解。" 佛日，喻佛，謂其光明如日。觀無量壽經："惟願佛日教我觀清净業處。"同天台疏："佛能破壞衆生癡闇，如日除昏，故言佛日。"

㉑皇太后，指武成皇后胡氏，武成帝崩后，後主上尊號爲皇太后。 姜水，即岐水。此指帝嚳元妃有邰氏女姜源，生后稷，見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帝王紀。

㉒塗山，指塗山氏之女，禹之妃。史記夏本紀集解引孔安國曰："塗山，國名。"

㉓太陰，即月。説文："月，闕也，太陰之精。"帝、后以日月對舉，故云。

㉔厚載，指地，謂地厚而載萬物。易坤卦："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帝、后以天、地對舉，故云。

㉕聖主，指當代皇帝後主。 兩曜，初學記卷一天引梁元帝纂要："日月謂之兩曜。"

㉖二儀，初學記卷一引纂要："天地曰二儀。"

㉗録錯，指圖録玉版。尚書禹貢："錫貢磬錯。"僞孔傳："治玉石曰錯。"此代指玉版。 靈河即黄河。初學記卷六引河圖曰："舜以大尉即位，與三公臨河，觀黄龍五彩負圖出，置舜前，以黄玉爲牌，白玉爲檢，黄金爲繩，紫芝爲泥，章曰天黄帝符璽。"

㉘"開金簡"句，"仙嶽"指泰山。太平御覽卷五三六引

風俗通："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年壽修短。武帝探策得十八，因倒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耆長。" 以上二句，謂後主既得帝位，又將享高壽。

⑲龍官，左傳昭十七年："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又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序："宓羲龍師名官。"注引應劭曰："師者，長也。以龍紀其官長，故爲龍師。春官爲青龍，夏官爲赤龍，秋官爲白龍，冬官爲黑龍，中官爲黄龍。" 鳥紀，謂以鳥名官，見前仰贈特進陽休之詩注⑮。

⑳皇太子，指高恒。北齊書幼主紀："幼主名恒，帝（指後主）之長子也。母曰穆皇后，武平元年（五七〇）六月生於鄴，其年十月，立爲皇太子。" 元良：大善人。原指爲世子時之文王，此喻太子。禮記文王世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㉑上嗣，古代君主之嫡長子。禮記文王世子："宗人受事，以爵以官，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

㉒啟，禹子，建立夏朝；誦，周武王太子姬誦，是爲成王。

㉓莊，指漢光武帝太子劉莊，即漢明帝；丕，指曹操太子曹丕，爲魏文帝。

㉔披香，漢代長安宫殿名。文選班固西都賦："茝若椒風，披香發越。"李善注引漢宫閣名："長安有合歡殿、披香殿。"

㉕磐石，史記孝文帝紀："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索隱："言其固如磐石，此語見太公六韜。"

㉖法界，梵名達磨馱都，佛教指整個宇宙現象界。止觀卷三："出法界外，何處更别有法。" 虚空，即無爲虚空，謂無限無際，真空寂滅，離一切障礙。此亦指宇宙。

⑺定水，定心湛然，有如止水。修禪行而遠離亂意爲定心。

⑻法雲，喻佛法如雲，涵蓋一切。華嚴經："不壞法雲，遍覆一切。"

⑼正覺，梵語爲三菩提，即一切諸法之真正覺智，故成佛曰成正覺。法華玄贊卷二："三云正，菩提云覺。"

在齊爲百官賀甘露表[1]

竊以河榮洛變[2]，授祉於勛華[3]；玄玉素鱗，降靈於湯武[4]。其間微禽弱草，改狀移形[5]；夜宿朝雲，呈光動色[6]：皆以照臨下土[7]，發揮帝載[8]，千祀一致[9]，隔代同符。

伏惟陛下上總天維[10]，傍握河紀[11]，持欽翼之小心[12]，纂昇平之大業[13]。萬靈翹首[14]，應三台以西巡[15]；兩儀貞觀[16]，乘六氣而東指[17]。卿雲既出，還聞百辟之歌[18]；河清可俟[19]，實得萬人之歎。而上玄乃顧[20]，神物薦委；飛甘灑潤[21]，玉散珠連。昔魏明仙掌[22]，竟無靈液；漢武金盤[23]，空望雲表[24]。豈若神漿可挹[25]，流珠九户之前[26]；天酒自零[27]，凝照三階之下[28]？斯實曠代祥符，前王罕遇，休矣美矣，皇哉唐哉[29]！臣等并邀昌運[30]，俱沐玄造[31]，驟聞祕祉，亟覩冥貺。振鱗撫翼[32]，空馳魚鳥之心；瘞玉編金[33]，方待云亭之後[34]。

①録自初學記卷二。　齊，指北齊（五五〇——五七七）。在齊何時不詳。

②河榮，謂黄河出榮光，見前遼陽山寺願文注⑬。　洛變，初學記卷六引易乾鑿度："帝盛德之應，洛水先温，九日乃寒，五日變爲五色玄黄。"

③授祉，説文："祉，福也。"　勛華，即堯舜。史記五帝本紀："帝堯者，放勛。"索隱："堯，謚也。放勛，名。"又"虞舜者，名曰重華。"按初學紀卷六引尚書中候："堯率羣臣，東沉璧於洛，退候至於下稷，赤光起，玄龜負書出，赤文成字。"又引河圖，謂舜臨河，得黄龍所負圖，見上篇注㊼。此皆傳説中堯舜有天下之瑞，即所謂"受祉"。

④"玄玉"二句，玄玉即黑玉，素鱗指龍。初學記卷六引帝王世紀："湯時，有神牽白狼啣鉤入殷朝者，乃東觀沈璧於洛，獲黄魚黑玉之瑞，於是始受命稱王。"又引尚書中侯："武王觀於河，沉璧禮畢，且退，至於日昧，榮光並塞河沉璧，青雲浮洛，赤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而去。"

⑤"其間"二句，謂有王者興，奇獸異禽、嘉穀靈草皆呈祥瑞。白虎通封禪："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爲王者承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并臻，皆應德而至。""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現，白鳥下"。

⑥"夜宿"兩句：宿指星座，朝雲指景雲。　呈，原作"星"，明王志慶古儷府卷一、俞安期唐類函（見淵鑒類函卷一〇

轉録）引皆作“呈”。按“呈”與下“動”字對文，是，“星”蓋形訛。全隋文已改爲“呈”，今據改。呈光動色，謂星斗明亮，景雲成彩。白虎通封禪篇謂王者“德及天，即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及山陵，即景雲出，芝實茂”。藝文類聚卷九八引孫氏瑞應圖，謂景雲“五色氛氲”。

⑦“皆以”句，詩經日月：“日居月諸，照臨下土。”

⑧帝載，帝王事業。尚書舜典：“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僞孔傳：“載，事也。”

⑨一致，原作“一至”。宋潘自牧記纂淵海卷二引作“一致”。作“一致”是，與下句“同符”對文，因改。

⑩天維，文選張衡西京賦：“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薛綜注：“維，綱也。”

⑪握河紀，文選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方握河沉璧，封山紀石。”李善注引皇甫謐帝王世紀：“堯與羣臣沉璧於河，乃爲握河記，今尚書中候是也。”

⑫“持欽翼”句，尚書仲虺：“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又詩經大明：“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鄭箋：“小心翼翼，恭慎貌。”

⑬“纂昇平”句，左傳襄十四年：“纂乃祖考。”杜預注：“纂，繼也。”漢書梅福傳：“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昇平可致。”注引張晏曰：“民有三年之儲曰昇平。”

⑭萬靈，指百姓。尚書泰誓上：“惟人萬物之靈。”

⑮“應三台”句，三台，指北斗魁下六星。史記天官書：“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集解引蘇林曰：“能音台。”又天官書：“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索隱引宋

均曰："言是大帝乘車巡狩，故無所不紀也。"

⑯"兩儀"句，易繫辭下："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孔穎達疏："謂天覆地載之道，以貞正得一，故其功可爲物之所觀也。"

⑰六氣，莊子逍遥遊："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釋文引司馬彪云："陰陽風雨晦明之氣也。"又引支道林云："天地四時之氣。"

⑱"卿雲"二句，史記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喜氣也。"百辟，詩經假樂："百辟卿士。"鄭箋："百辟，畿内諸侯也。"按藝文類聚卷一引尚書大傳："於時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相傳卿雲歌爲虞舜所作，首句曰"卿雲爛兮"。

⑲"河清"句，初學記卷六引易乾鑿度："天降嘉應，河水先清三日。"又引王子年（嘉）拾遺記："丹邱千年一燒，黄河千年一清，皆至聖之君，以爲大瑞。又黄河清而聖人生。"

⑳上玄，文選揚雄甘泉賦："惟漢十世，將郊上玄。"李善注："上玄，天也。"按易坤卦："天玄而地黄。"故云。

㉑"飛甘"句，謂甘露降。宋吴淑事類賦卷三注引禮斗威儀："君政治則軒轅之精散爲甘露。"又引列星圖："天乳一星，在氐北，主甘露，明潤則甘露降。"據今人研究，古代所謂甘露，實爲昆蟲分泌物。

㉒"昔魏明"句，曹植承露盤銘序："氣之清者莫如露，盛之安者莫如盤。皇帝（指魏明帝曹睿）乃詔有司鑄銅建承露盤，在芳林園中。莖長十二丈，大十圍，上盤逕四尺九寸，下盤逕五尺。銅龍繞其根，龍身長一丈，背負兩子。自立於芳林園，甘露乃降。"按魏明帝景初元年（二三七），曾徙漢長安銅人、仙人承

露盤等，盤折，銅人重不可致（見三國志魏明帝紀裴松之注引魏略），蓋後嘗仿造之。

㉓“漢武”句，史記武帝紀：“其後（按在元鼎二年，前一一五）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集解引蘇林曰：“仙人以手掌擎盤承甘露也。”

㉔“空望”句，張衡西京賦：“立修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此言未得甘露。

㉕挹，酌取。詩經大東：“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此反用其意。

㉖九户，文選張衡西京賦：“九户開闢。”李善注引大戴禮：“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又引鄭玄禮記注：“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然則既有九室，室有一户也。”此泛指北齊宮殿。

㉗天酒，初學記卷二：“甘露一名天酒。”零，詩經定之方中：“靈雨既零。”毛傳：“零，落也。”

㉘三階，三重臺階。管子君臣上：“立三階之上，南面又受要。”房玄齡注：“君之路寢前有三階。”

㉙“皇哉”句，後漢書班固傳載典引：“唐哉皇哉！皇哉唐哉！”李賢注：“唐哉，謂堯也；皇哉，謂漢也。言惟唐與漢，惟漢與唐。”後以贊歎偉大。

㉚昌運，昌隆之世運。文選顏延年拜陵廟作：“復與昌運并。”李善注：“春秋演孔圖曰：‘帝當會昌，成封岱宗。’宋均曰：‘應會之期耳。’”

㉛玄造，天意。庾信代人乞致仕表：“玄造竟微於滴助。”

㉜文選宋玉高唐賦：“振鱗奮翼，蜲蜲蜿蜿。”李善注：“謂張其鱗甲。翼，魚腮邊兩鬣也。”按下句謂“魚鳥”，則此“翼”

當指鳥翅。

㉝瘞玉，埋玉。禮記祭法："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古代祭山必埋玉。漢書武帝紀："祠常山，瘞玄玉。"又封禪亦用埋玉禮。編金，指封禪時上帝册、配帝册纏以金繩。白虎通封禪："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以印璽。"

㉞云亭，即云云、亭亭，兩山名。相傳古帝王封泰山，嘗禪於此兩山。史記封禪書："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集解引李奇曰："云云山在梁父東。"又正義引括地志："云云山在兖州博城縣西南三十里也。"封禪書又曰："黄帝封泰山，禪亭亭。"集解引徐廣曰："在鉅平。"又引括地志："亭亭山在兖州博城縣西南三十里也。"句謂更待封禪泰山，以告成功。

孤鴻賦[1] 並序

余志學之歲[2]，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羣公之眷。年登弱冠[3]，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虚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以下[4]，皆分庭致禮[5]，倒屣相接[6]，翦拂吹嘘[7]，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拙，性實疏懶，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8]，有少氣疾；分符坐嘯[9]，作守東原[10]。洪河之湄[11]，沃野彌望，嚣務既屏，魚鳥為鄰。有離羣之鴻，為羅者所

獲⑫，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玩，既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⑬；揚子曰"鴻飛冥冥"，騫翥高也⑭；淮南云"東歸碣石"⑮，違溽暑也；平子賦曰"南寓衡陽"⑯，避祁寒也⑰。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鵷鸞以降⑱，罕見其儔。而鎩翮墻陰⑲，偶影獨立，唼喋粃粺⑳，鷄鶩為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為之賦，聊以自慰云。其詞曰：

惟此孤鴻，擅奇羽蟲。實稟清高之氣，遠生遼碣之東㉑。氄毛將落㉒，和鳴順風；壯冰云厚㉓，矯翅排空。出島嶼之綿邈㉔，犯霜霧之溟濛；驚絓魚之密網㉕，畏落雁之虛弓㉖。若其斗柄東指㉗，女夷司月㉘，乃遥集於寒門，遂輕舉於玄闕㉙。至如天高氣肅，摇落在時㉚，既嘯儔於淮浦，亦弄吭於江湄㉛。摩赤霄以凌厲㉜，乘丹氣之威夷㉝；遡商飈之嫋嫋㉞，玩陽景之遲遲㉟。彭蠡方春，洞庭初緑㊱，理翮整翰，羣浮侶浴。振雪羽而臨風，掩霜毛而候旭；饜江湖之菁藻㊲，飫原野之菽粟㊳。行離離而高逝，響嗈嗈而相續㊴；潔齊國之冰紈㊵，皓密山之華玉㊶。若乃晨沐清露，安趾徐步；夕息芳洲，延頸乘流。違寒競逐，浮沅水宿㊷。避暑言歸，絶漢雲飛。望玄鵠而爲侶，比朱鷺而相依㊸。倦天衢之冥漠㊹，降河渚之芳

非。

忽值羅人設網，虞者懸機㊺，永辭寥廓，蹈跡重圍。始則窘束籠樊，憂憚刀俎，靡軀絶命，恨失其所。終乃馴狎園庭，栖託池籞㊻，稻粱爲惠㊼，恣其容與。於是翕羽宛頸，屏氣銷聲，滅煙霞之高想，閟江海之幽情。何時驤首奮翼，上凌太清㊽；翥翥鼓舞，遠薄層城㊾？惡禽視而不貴，小鳥顧而相輕；安控地而無恥㊿，豈冲天之復榮[51]！若夫圖南之羽[52]，偉而去羡；栖睫之蟲[53]，微而不賤。各遂性於天壤，弗企懷以交戰。不聽咸池之樂[54]，不饗太牢之薦[55]。匹晨鷄而共飲，偶野鳧以同膳[56]。匪揚聲以顯聞，寧校體而求見？聊寓形乎沼沚，且夷心於溏淀[57]。齊榮辱以晏如[58]，承君子之餘眄。

①録自隋書盧思道傳。　按隋書本傳曰："高祖（隋文帝）爲丞相，遷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爲孤鴻賦以寄其情。"周書静帝紀：大象二年（五八〇）九月壬子，"丞相去左右之號，隨公楊堅爲大丞相。"作者爲武陽太守，時間蓋不長，開皇初以母老解職，是年底又在高熲軍中（參附録年譜），因知此賦當作於周静帝大象二年冬至次年（隋文帝開皇元年，五八一）春夏。

②志學之歲，指十五歲左右。論語爲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四十而無惑。'"

③弱冠，二十歲。禮記曲禮上："二十曰弱，冠。"

④楊令君，指楊愔（字遵彦）。楊薦思道於朝，方解褐入仕，見隋書本傳。　邢特進，即邢邵。邵在北齊時授特進，見北齊書

本傳。盧思道曾師事邢邵，見隋書本傳。

⑤“分庭”句，謂以平等之禮相見。猶言“分庭伉（亦作‘抗’）禮”。莊子漁父：“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成玄英疏：“伉，對也。分處庭中，相對設禮，位望相似，無階降也。”禮，北史本傳作“敬”。

⑥倒屣，倒穿鞋子，言急於出迎之狀。三國志魏王粲傳：“（蔡邕）聞粲在門，倒屣迎之。”

⑦翦拂，文選劉峻廣絶交論李善注，謂與“湔拔”音義同。湔拔，薦拔也，謂引進、薦舉。吹噓，後漢書鄭太（泰）傳：“清談高論，嘘枯吹生。”李賢注：“枯者嘘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談論有所抑揚也。”

⑧攝生，養生。老子第五十章：“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兕虎。”

⑨分符，剖符，各持符節之半以爲信物。此指拜官。坐嘯，謂作守無事。後漢書黨錮列傳：“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晉，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爲謡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晉但坐嘯。”

⑩東原，古地名。尚書禹貢：“大野既猪，東原底平。”孔穎達疏：“東原，即今之東平郡也。”漢晉稱東平國，北魏改爲郡。清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曰：“東原，今山東兖州府東平州及濟南府泰安州之西南境也。”按隋書本傳謂作者遷武陽太守，武陽當是南武陽縣，漢時屬泰山郡（見漢書地理志上），故此以東原代之。武陽故城在今山東費縣。

⑪洪河，指黄河。潘岳河陽縣作詩：“登城望洪河。”又江文通集卷三效阮公詩十五首之八：“昔余登大梁，西南望洪河。”明

胡之驥注引(明）一統志曰：“黄河一名洪河。”

⑫詩經兔爰：“雉離于羅。”毛傳：“鳥網爲羅。”羅者，捕鳥人也。

⑬“大易”二句，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孔穎達疏：“‘鴻漸于陸’者，上九與三皆處卦上，故並稱陸。上九最居上極，是進處高潔，故曰‘鴻漸于陸’也。‘其羽可用爲儀，吉’者，然居無位之地，是不累于位者也。處高而能不以位自累，則其羽可用爲物之儀表，可貴可法也，故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也。”

⑭“揚子”二句，“鴻飛冥冥”，見揚雄法言明問。騫翥，展翅飛貌。文選張衡西京賦：“鳳騫翥於甍標。”李善注引説文：“騫，飛貌也。”

⑮淮南子覽冥訓：“過歸雁於碣石。”碣石，古山名，後沉於海，在今河北昌黎縣西北。“淮南”，北史盧思道傳引作“淮南子”。

⑯平子，張衡字。寓，北史本傳引作“翔”。按文選張衡西京賦：“鳥則鷫鷞鴰鴇，駕鵝鴻鶤。上春候來，季秋就温。南翔衡陽，北棲雁門。”李善注：“尚書曰‘荆及衡陽惟荆州’，孔安國曰：‘衡山之陽。’”

⑰祁寒，嚴寒。尚書君牙：“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僞孔傳釋“祁寒”爲“大寒”。

⑱鵷鸞，莊子秋水：“南方有鳥，其名爲鵷鶵。”釋文引李頤曰：“鵷鶵乃鸞鳳之屬也。”又説文：“鸞亦神靈之精也，赤色，五彩，鷄形，鳴中五音。”

⑲鎩翮，文選左思蜀都賦：“鳥鎩翮，獸廢足。”李善注引許

慎曰：“鎩，殘也。”

⑳唼喋，史記司馬相如傳載上林賦：“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正義：“鳥食之聲也。”此用如動詞。 粃粺，泛指粗劣之食。孔子家語卷一相魯：“若其不具，是用粃粺。”王肅注：“粃，草之似穀者。”即稗子。按劉向新序刺奢：“鄭穆公有令，食鳧雁必以粃，無得以粟。”

㉑遼碣，即遼東之碣石山，見本篇注⑮。

㉒氄毛，絨毛。尚書堯典：“鳥獸氄毛。”僞孔傳：“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温焉。”據下文文意，“氄毛將落”，指秋季換毛，代指秋季。

㉓壯冰，堅冰。禮記月令仲冬之月：“冰益壯，地始坼。”又左傳昭四年：“夫冰以風壯。”杜預注：“冰因風寒而堅。”句指嚴冬。

㉔島嶼，指碣石山。句謂秋季以後，鴻雁由碣石南徙，以避寒冷。

㉕“驚絓魚”句，絓，絆住。韓非子說林下：“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絓也。” 句謂見漁網亦十分驚疑。

㉖“畏落雁”句，戰國策楚策：“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虚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以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虚弓發而下之。”虚弓即空弓，不以箭而以弦音落雁。

㉗斗柄，即北斗之柄。古代以北斗星斗柄在一年中所移動之位置分爲十二辰，以斗柄所指之辰計算月份，即斗建。藝文類聚卷三引尸子曰：“東方爲春。”又尚書緯：“東方春。”故“斗柄東指”即指春季。

㉘女夷，神名。淮南子天文訓："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高誘注："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也。"此偏指春。

㉙"乃遥集"二句，謂鴻雁在春夏北歸。寒門，傳説爲北方極寒之地。楚辭屈原遠遊："舒並節以馳騖兮，逴絶垠乎寒門。"王逸注："寒門，北極之門也。"又淮南子地形訓："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高誘注："積寒所在，故曰寒門。" 玄闕，猶言玄塞，當指雁塞。藝文類聚卷九一雁引盛弘之荆州記曰："雁塞北接梁州汶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際，雲飛風翥，望崖回翼，惟一處爲下。朔雁達塞，矯翮裁度，故名雁塞，同于雁門也。"初學記卷三〇引成公綏鴻雁賦："起寒門之北垠兮，集玄塞以安處。"

㉚摇落，指秋季。楚辭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摇落而變衰。"王逸注："華葉隕零，肥潤去也。"

㉛弄吭，文選左思蜀都賦："其中則有鴻儔鵠侶，……弄吭清渠。"李善補注引爾雅曰："吭，鳥嚨。"

㉜"摩赤霄"句，成公綏鴻雁賦："上揮翮於丹霄兮。"又羊祜雁賦："進凌厲於泰清。"凌厲，勇往直前貌。

㉝丹氣，丹霄之氣，即大氣。 威夷，連綿字，險峻貌。潘岳西征賦："登崤坂之威夷。"又文選袁宏三國名臣序贊："王略威夷，吴魏同寶。"吕延濟注："威夷，險阻也。"

㉞商飈，秋風。見從駕經大慈照寺詩序注㉜。 嫋嫋，楚辭九歌湘夫人："嫋嫋兮秋風。"王逸注："嫋嫋，秋風摇木貌。"

㉟陽景，陽光。説文："景，光也。" 詩經七月："春日遲遲。"毛傳："遲遲，舒緩也。"

㊱"彭蠡"二句，彭蠡，湖名。尚書禹貢："彭蠡既猪，陽鳥攸居。"又史記夏本紀："彭蠡既都。"正義引括地志："彭蠡湖在今江州潯陽縣東南五十二里。"此湖隋以後又稱鄱陽湖，在今江西九江東南。　洞庭，此當指太湖。文選左思吴都賦："指包山而爲期，集洞庭而淹流。"劉淵林注引王逸曰："太湖在秣陵東，湖中有包山，山中有如石室，俗謂洞庭。"故洞庭爲太湖之别名。

㊲菁藻，史記司馬相如傳載上林賦："唼喋菁藻。"集解引郭璞曰："菁，水草。吕氏春秋曰'太湖之菁'也。"

㊳飫，飽食。説苑："齊景公嘗菽粟鳧雁。"

㊴噰噰，亦作"雝雝"。詩經匏有苦葉："雝雝鳴雁，旭日始旦。"毛傳："雝雝，雁聲和也。"

㊵"潔齊國"句，喻雁色潔白如紈。紈，絹；冰紈，素絹，謂其皎潔如冰雪。古代以齊國所産白絹最有名，見前有所思注⑥。

㊶"皓密山"句，亦喻雁白，謂如玉色。山海經中山經：平逢之山，"西七十二里，曰密山，其陽多玉"。

㊷沅，即沅水，源於貴州，經湖南注入洞庭湖。

㊸"望玄鵠"二句，玄、朱，言其色。文選左思蜀都賦："其中則有鴻儔鵠侣，鷙鷺鶤鶥，晨鳧旦至，候雁銜蘆。"劉淵林注："皆水鳥名。鴻、鵠多羣飛，故言侣、儔也。鷙鷺、鶤鶥，二鳥名也。"

㊹冥漠，高遠貌。揚雄法言問明："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㊺虞者，古代掌山澤苑囿及田獵之官。周禮地官山虞："山

虞掌山林之政令。……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鄭玄注引鄭司農（衆）曰：“珥者，取禽左耳以效功也。”　懸機，謂懸掛捕鳥機械。

㊻池籞：有欄之池苑。後漢書章帝紀李賢注引前書音義曰：“折竹以繩懸連之，使人不得往來，謂之籞。”

㊼稻粱，楚辭宋玉九辯：“鳧雁皆唼夫粱藻兮。”五臣注：“粱，米。”

㊽太清，天空。楚辭劉向九歎遠遊：“載赤霄而凌太清。”道家以爲人天之外別有三清，太清乃其一，爲神仙所居仙界。靈寶太乙經：“四人天外曰三清境：玉清、太清、上清，亦名三天。”

㊾薄，迫近。層城，傳説在崑崙山。“層”亦作“增”。淮南子地形訓：“掘崑崙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高誘注：“增，重也。”

㊿控地，莊子逍遥遊：“蜩與學鳩笑之（指鵬）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控，陸德明釋文引司馬彪云：“投也。”按：蜩與學鳩以投地之能而笑大鵬，故言“無耻”。此反用其意，謂鴻雁被馴，已不以投地爲耻。

51“豈冲天”句，史記滑稽列傳：“齊威王之時喜隱，……淳于髡説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句言已再换一飛之望。

52“若夫”句，莊子逍遥遊：“（鵬）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此“圖南”即代指鵬。

53栖睫之蟲，晏子春秋八不合經術者：“（齊景）公曰：‘天

下有極細者乎？'晏子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蟁睫，再乳而飛，而蟁不爲驚。'"蟁，同"蚊"。

㊹咸池，相傳爲黄帝之樂，堯增修沿用。禮記樂記："咸池，備矣。"孔穎達疏："黄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

㊺莊子達生："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説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按：韶，相傳爲舜樂；太牢，吕氏春秋仲春紀："以太牢祀於高禖。"高誘注："三牲具曰太牢。""三牲"指牛、羊、豕。後專指牛。大戴禮曾子天圓："諸侯之祭，牛曰太牢。"

㊻"匹晨鷄"二句，謂與鷄鳧爲伍。何遜窮鳥賦："聽翔羣于月曉，……同鷄塒而共宿。"

㊼溏淀，滿是爛泥的池沼。溏，泥漿。一切經音義卷一一引通俗文："和溏曰淖，淖，和之也。"淖即爛泥。

㊽齊榮辱，謂不以榮爲榮，不以辱爲辱，而兩齊之。莊子逍遥遊："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成玄英疏："忘勸沮於非譽，混窮通於榮辱。"　晏如，心安貌。

勞生論[①]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②]。"誠哉斯言也！

余年五十[③]，羸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④]。乃著兹論，因言時云爾[⑤]。

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6]，少選之頃，盱衡而言曰[7]："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8]，所以作配兩儀[9]，稱貴羣品。姸蚩愚智之辯，天懸壤隔[10]；行己立身之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於右地[11]，九葉卿族[12]；天授俊才，萬夫所仰。學綜流略[13]，慕孔門之游夏[14]；辭窮麗則[15]，擬漢日之卿雲[16]。行藏有節[17]，進退以禮[18]，不諂不驕[19]，無愠無懌。偃仰貴賤之間，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羡焉[20]。"

余莞爾而笑曰[21]："未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爲左右陳之[22]。夫人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年[23]，伏膺教義[24]，規行矩步[25]，從善而登。巾冠之後[26]，彯纓受署[27]，韁鎖仁義[28]，籠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29]，喪江湖之遠情[30]。淪此風波，溺於倒置[31]，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既致嫌於管庫[32]；才識美茂，亦受嫉於愚庸。篤學强記，聾瞽於焉側目；清言河瀉[33]，木訥所以疢心[34]。豈徒蟲惜春漿[35]，鴟吝腐鼠[36]，相江都而永歎[37]，傅長沙而不歸[38]；固亦魯值臧倉[39]，楚逢靳尚[40]，趙壹爲之哀歌[41]，張昇於是慟哭[42]。

"有齊之季，不遇休明，申脰就鞅[43]，屏跡無地[44]。段珪、張讓，金貝是視[45]；賈謐、郭槐，腥臊可饜[46]。淫刑以逞[47]，禍近池魚[48]；耳聽惡來之讒[49]，足踐龍逄之

血[50]。周氏末葉，仍值僻王[51]，斂笏昇階，汗流浹背[52]。莒客之踵躋焦原[53]，匹兹非險[54]；齊人之手執馬尾[55]，方此未危。若乃羊腸、句注之道[56]，據鞍振策[57]；虎落、鷄田之外[58]，櫛風沐雨[59]。三旬九食[60]，不敢稱弊：此之爲役，蓋其小小者耳。

"今泰運肇開[61]，四門以穆[62]，冕旒司契於上[63]，夔龍佐命於下[64]。支伯、善卷，恥徇幽憂[65]；卞隨、務光，悔從水石[66]。余年在秋方[67]，已迫知命[68]，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林之攢植[69]；雙鳧退飛，不虧渤澥之游泳[70]。耕田鑿井，晚息晨興[71]；候南山之朝雲，攀北堂之明月[72]。汜勝九穀之書[73]，觀其節制；崔寔四民之令[74]，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黄冠之伍[75]；夕談穀稼[76]，霑體塗足之倫[77]。濁酒盈樽，高歌滿席。恍兮惚兮[78]，天地一指[79]。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80]？"

客曰："吾子之事，既聞之矣。他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概。"

余答曰："雲飛泥沉，卑高異等[81]；圓行方止，動息殊致[82]。是以摩霄運海，輕蔚羅於藪澤[83]；五衢四照，忽斤斧於山林[84]。余晚值昌辰[85]，遂其弱尚[86]，觀人事之隕穫[87]，覩時路之邅危[88]。玄冬修夜，静言長想[89]，可以累歎悼心[90]，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

電[91]，不可爲辭。顧慕周章[92]，數紀之内[93]，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識者多。褊隘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出門則諂諛讒佞，無愧無耻。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炯戒[94]；陳力就列，棄周任之格言[95]。悠悠遠古[96]，斯患已積[97]，迄於近代，此蠹尤深。范卿撝讓之風[98]，搢紳不嗣；夏書昏墊之罪[99]，執政所安。朝露未晞[100]，小車盈董石之巷[101]；夕陽且落[102]，皁蓋填閻竇之里[103]。皆如脂如韋[104]，俯僂匍匐，噉惡求媚[105]，舐痔自親[106]。美言諂笑，助其愉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107]。近通旨酒，遠貢文蛇[108]，艷姬美女，委如脱屣[109]；金銑玉華[110]，棄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賄無餘[111]；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112]。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趨，刺促望塵之舊游[113]，伊優上堂之夜客[114]，始則亡魂褫魄[115]，若牛兄之遇虎[116]；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117]。俄而抵掌揚眉[118]，高視闊步，結侶棄廉公之第[119]，携手哭聖卿之門[120]。華轂生塵，來如激矢；雀羅暫設，去等絶弦[121]。飴蜜非甘，山川未阻；千變萬化，鬼出神入。爲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122]，不耻不仁，不畏不義[123]；靡愧友朋[124]，莫慚妻子。外呈厚貌，内藴百心，繇是則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劫人[125]，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撞鐘；耳倦絲桐，口飫珍旨。雖素論以爲非，而時宰之不責。末俗蚩蚩[126]，如此之敝。

“余則違時薄宦，屏息窮居；甚耻驅馳，深畏乾没[127]。心若死灰[128]，不營勢利；家無儋石[129]，不費囊錢[130]。偶影聯官[131]，將數十載，駑拙致笑，輕生所以告勞也[132]。真人御宇[133]，斲雕爲樸[134]，人知榮辱[135]，時反邕熙[136]。風力上宰[137]，内敷文教；方邵重臣[138]，外揚武節。被之大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稟斯首鼠[139]，不預衣簪；阿黨比周[140]，掃地俱盡；輕薄之儔，滅影竄跡。礫石變成瑜瑾[141]，莨莠化爲芝蘭。曩之扇俗攪時，駭耳穢目，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142]，’斯之謂乎！”

①録自隋書盧思道傳。按北史本傳：隋文帝爲丞相，盧思道遷武陽太守。“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既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世。歲餘，奉詔郊勞陳使。”據知此文作於開皇初解武陽太守之後不久，與篇中“罷郡屏居”、“真人御宇”之語合。

②莊子大宗師：“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按齊物論“夫大塊噫氣”成玄英疏：“大塊者，造物之名，亦自然之稱也。”所謂勞生，言以人生爲勞苦。

③文苑英華卷七五八於“年”下有“近”字，校曰：“一無近字。”又於文末出校語曰：“‘一作’皆隋書本文。”據知英華所載非録自隋書（以下出校英華異文，“一作”既爲隋書本文，而本書即用隋書本文爲底本，除少數“一作”與今本隋書不同予以保留外，餘皆略之）。

④勤，勤苦，憂愁。莊子天下："其生也勤。"

⑤言時，英華作"時事"。文氣不通，當誤。

⑥客，乃作者所設。錢鍾書管錐編謂本文"設論之體略如答客難、解嘲"（第四册第二七二則）。

⑦盱衡，漢書王莽傳："盱衡厲色，振揚武怒。"注引孟康曰："眉上曰衡。盱衡，舉眉揚目也。"

⑧"生者"二句，易繫辭下："天地之大德曰生。"韓康伯注："施生而不爲，故能常生，故曰大德也。"英華"大"作"至"。　尚書泰誓上："惟人萬物之靈。"

⑨兩儀，指天地。句謂人配天地。按易説卦以天、地、人爲"三才"，故云。

⑩"天懸"，謂相去遼遠。陸厥與沈約書："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

⑪右地，指士族之家。古以右爲尊。

⑫九世，言許多代，不必是確數。左傳襄二十五年："九世之卿族。"

⑬流略，即九流、七略。九流指儒家、法家、道家、名家、墨家、農家、縱横家、雜家、陰陽家，見漢書藝文志。漢書卷一〇〇下叙傳："劉向司籍，九流以别。"七略，劉歆所撰分類圖書目録，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六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原書久佚，亦詳漢書藝文志。　此"流略"泛指前代典籍。　流略，英華作"九流"。按作"九流"與下"辭窮"句之"麗則"不對應，作"流略"是。

⑭游夏，指孔子弟子言子游、卜子夏。論語先進："文學，子游、子夏。"

⑮麗則，見仰贈特進陽休之詩注㉒。英華作"歲月"。作"歲月"誤。

⑯卿雲，指漢代大作家司馬相如（字長卿）、揚雄（字子雲）。

⑰"行藏"句，論語述而："子謂顔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吾與爾有是夫！'"

⑱"進退"句，孟子萬章上："孔子進以禮，退以義。"

⑲"不諂"句，論語學而："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

⑳下走，漢書蕭望之傳："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注引應劭曰："下走，僕也。"又顔師古曰："下走者，自謙言趨走之役也。"

㉑莞爾，微笑貌。論語陽貨："夫子莞爾而笑。"集解："莞爾，小笑貌。"

㉒"罷郡屏居"至此，中華書局版高步瀛南北朝文舉要注此文（以下引高氏語，皆出此書）概括段意道："以上借客之言以發端。"

㉓紈綺之年，指少年。漢書卷一〇〇上叙傳："數年，金華之業絶，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顔師古注："紈，素也；綺，今細綾也。并貴戚子弟之服。"

㉔伏，英華作"服"。作"服"通。

㉕"規行"句，文選陸機長安有狹邪行："規行無曠跡，矩步豈逮人。"李善注："揚雄覆靈賦曰：'二子規遊矩步。'蘇子曰：'行務應規，步慮投矩。'"此言謹守禮法。

㉖巾、冠，皆頭上所戴，古以區别士庶。此指行冠禮，即二

十歲。劉熙釋名釋首飾："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

㉗影纓，"影"原作"濯"。英華作"影"。按古多以"濯纓"(洗滌冠纓)喻退隱，與此意乖，英華當是，據改。"影纓受署"，指入朝爲官。梁書張充傳："影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意亦與"影組"近。劉孝標廣絶交論："影組雲臺者摩肩。"影，與"飄"通；纓，冠帶也。

㉘韁鎖，繫馬之具。此謂被仁義等儒家禮教所拘牽。漢書卷一〇〇上叙傳："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鎖，英華作"鏁"，誤。

㉙翹陸，莊子馬蹄："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釋文引司馬彪云："陸，跳也。"成玄英疏："翹，舉也。……逸豫適性，即舉足而跳躑。"

㉚"喪江湖"句，以魚失水陸處爲喻。莊子大宗師："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海。"

㉛倒置，"置"原作"躓"，據英華改。莊子繕性："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釋文引向秀云："以外易内，可謂倒置。"成玄英疏："軒冕窮約，事歸塵俗，若習俗之常，失於本性，違真背道，實此之由，其所安置，足爲顛倒也。"則作"置"是。

㉜"地胄"二句，言其門第高貴，却爲管庫之流所嫌惡。南北朝時稱皇族爲天潢，豪門世家爲地胄。盧氏爲累世氏族大家，故云。　管庫，掌庫藏之卑微小吏。禮記檀弓下："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鄭玄注："管庫之士，府吏以下官長所置也。"

㉝"清言"句，世説新語賞譽："郭子玄語議如懸河瀉水，

注而不竭。”

㉞木訥，指不善言辭。論語子路：“剛毅木訥，近仁。”何晏集解引王肅曰：“木，質樸；訥，遲鈍。”疢，英華作“疾”。

㉟蟲惜春蟟，未詳其事。蟟，英華作“蛩”。蛩乃蟬之一種。莊子逍遥遊：“蟪蛄不知春秋。”釋文引司馬彪云：“惠蛄，寒蟬也，一名蝭蟧，春生夏死，夏生秋死。”若作“蟲惜春蛩”，蓋言惜乎其壽短，似與文意不合。待考。

㊱“鴟吝”句，莊子秋水：“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爲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㊲相江都，指董仲舒。仲舒少治春秋，三年不窺園，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以賢良對策，“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因嫉之，又奏以相膠東王，懼久獲罪，病免。此以董氏自況，言其富才識而遭人嫉恨，故云“永歎”。

㊳傅長沙，指賈誼。史記賈誼傳：賈誼以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後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説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周勃）、灌（灌嬰）、東陽侯（張相如）、馮敬之屬盡害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

㊴臧倉，戰國時魯平公嬖人。孟子梁惠王下：平公將見孟子，臧倉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逾前喪，君無見焉。"平公於是不見孟子。

㊵靳尚，楚懷王時用事之臣。史記屈原列傳：秦惠王使張儀詐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賄楚與齊絶交，而楚使如秦受地，張儀曰祇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遂擊秦。"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

㊶哀歌，蓋指趙壹所作刺世疾邪賦。後漢書趙壹傳：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爲鄉黨所擯，又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遂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賦略曰："于兹迄今，情僞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舐痔結駟，正色徒行。嫗媽名勢，撫拍豪强。……邪夫顯進，直士幽藏。"

㊷後漢書文苑傳：張昇字彦真，陳留尉氏人，張湯六代孫，因黨禍被誅。著賦、誄、頌、碑、書，凡六十篇。其"慟哭"事，蓋見於所作文章中，今皆佚，不可詳，惟文選魏都賦、廣絶交論引其友論曰："嘘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夫人之生也"至此，高步瀛歸納段意道："以上述己入仕之始，即屢遭坎壈。"

㊸"申脰"句，"申"通"伸"；脰，頸項。鞅，套於馬頸之皮帶。周書蕭大圜傳："豈若蹩足入絆，伸脰就羈。"句喻政治環境險惡，如馬就套，不得自由。申，英華作"俛"。

㊹屏跡，英華作"跼蹐"。按：既言"無地"，似以"屏跡"

爲當。屏跡，避匿也。

㊺“段珪”二句，段珪、張讓，漢靈帝時爲中常侍，與趙忠等十二常侍貪殘暴虐，賣官受賕，肆無忌憚，詳後漢書張讓傳。按：段張及下句賈郭，蓋喻指北齊後主時“三貴”穆提婆、韓鳳、高阿那肱，參北齊興亡論注㉓⑥至㉔②。

㊻“賈謐”二句，郭槐，原作郭淮，英華作“郭槐”，校：“一作淮，非。”今據改。按：作“淮”固誤，作“槐”似亦非，疑當作“彰”。郭槐爲賈充之婦，史衹言其“性妬忌”，與此文意似不侔。郭彰，郭槐從弟，與賈謐同專朝政，世稱“賈郭”，參北齊興亡論注㉔②。

㊼“淫刑”句，謂刑濫。左傳僖二十三年：“淫刑以逞，誰則無罪。”按此蓋指韓鳳等嫉恨漢族士人，輒妄加殺戮。北齊書韓鳳傳：“鳳於權要之中，尤嫉人士，崔季舒等冤酷，皆鳳所爲。每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輒詈云：‘狗漢大不可耐，惟須殺却。’”崔季舒被冤殺事，參北齊興亡論注㉔⑤。

㊽“禍近”句，藝文類聚卷九六引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仲魚。舊説池仲魚，人姓李（按太平御覽卷九三五引，“李”作“字”），居近城，城門失火，延及其家。”又引另一説曰：“宋城門失火，因汲池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喻無故被牽連而遭災禍。近，英華作“延”。按：作“延”於義似較切。

㊾惡來，商紂王臣。史記殷本紀：“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毁讒，諸侯以此益疏。”索隱：“秦之祖蜚廉子。”

㊿龍逄，即關龍逄，傳説爲夏之賢臣，因極諫夏桀被殺，見莊子人間世、韓詩外傳四。此喻指被後主所枉殺者。

㊶僻王，偏邪乖戾之君。左傳成八年："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杜預注"辟王"爲"邪辟之君"。據下文及後周興亡論，所謂"僻王"當指周宣帝。

㊷"斂笏"二句，指周宣帝虐待臣下，詳參後周興亡論注㊽、㊿。

㊸"莒客"句，文選張衡思玄賦舊注引尸子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稱於世。"莒，英華作"蜀"。作"蜀"誤。

㊹四，英華作"比"。

㊺"齊人"句，晏子春秋諫下：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遊，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按古冶子，春秋時齊國勇士，曾事齊景公。

㊻"若乃"句，羊腸，阪名。楚辭大招："西薄羊腸，東窮海只。"洪興祖補注引戰國策注云："羊腸，趙險塞名。山形屈辟，狀如羊腸。"句注，山名。淮南子地形訓"句注"高誘注："句注在雁門。"又史記趙世家："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正義曰："羊腸，太行山坂道名，南屬懷州，北屬澤州，句注山在代州西北。"又引括地志曰："句注山一名西陘山，在代州雁門縣西北四十里。"

㊼據鞍，後漢書馬援傳："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振策，謂揮鞭。賈誼過秦論："振長策而御宇内。"説文："策，馬箠也。"策，英華作"筴"，同。

㊿虎落，“虎”原作“武”，乃唐人諱改，今回改。漢書晁錯傳：“爲中周虎落。”注引鄭玄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顔師古注：“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按即竹籬落，代指邊域，猶今國界。鷄田，地名。舊唐書地理志：鷄田州在迴樂縣界，突厥九姓所處。迴樂縣故城，在今甘肅靈武西南。此泛指邊遠州縣。

59“櫛風”句，莊子天下：“沐甚雨，櫛疾風。”成玄英疏：“賴驟雨而灑髮，假疾風而梳頭。”言生活極艱苦。

60“三旬”句，謂一月吃九頓飯。極言饑餓少食。説苑立節：“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三旬而九食。”陶淵明擬古九首之五：“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有齊之季”至“蓋其小小者爾”一段，高步瀛曰：“以上齊、周末世屢蹈險危。”

61“今泰運”句，指隋受禪開國。泰運，英華作“運祚”。

62“四門”句，尚書舜典：“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僞孔傳：“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

63冕旒，古代禮冠中最尊貴者，此代指皇帝。司契，謂政權鞏固，統治卓有成效。老子第七十九章：“是以聖人執左契，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河上公注：“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又俞樾老子平議：“言有德之君但執左契、合符信而已。”

64夔龍，傳説爲舜之二臣名，夔爲樂官，龍爲諫官。尚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又：“帝曰：‘龍，朕堲讒説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此代指隋朝廷羣臣。

⑥⑤“支伯”二句，支伯，原作“岐伯”。岐伯，古名醫，與此不侔。按莊子讓王：“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成玄英疏謂支伯爲“懷道之人，隱者也”。正與文意合，則“岐”當是“支”之誤，因改。幽憂之病，釋文引王叔之云：“謂其病深固也。”又讓王：“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成玄英疏：“姓善，名卷，隱者也。”此反用其意，謂時逢盛世，皆競爲朝廷所用，而以隱居爲耻。

⑥⑥“卞隨”二句，水石，原作“木石”，義礙，“木”當是“水”之訛。莊子讓王：湯將伐桀，分别就卞隨、務光而謀，兩人皆曰：“非吾事也。”湯問“孰可”？曰“吾不知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不忍聞，乃自投椆水而死；又讓務光，務光不忍久見，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成玄英疏：“姓卞，名隨；姓務，名光。并懷道之人，隱者也。”義與“支伯”兩句同。水石，即負石沉水之省，因改。

⑥⑦秋方，猶言西方（古以秋配西）。此以日暮喻己將老。

⑥⑧知命，指五十歲。論語爲政：“五十而知天命。”

⑥⑨“一葉”二句，謂其退隱祇似鄧林飄去一葉，於朝廷無損。鄧林，神話中樹林名。山海經海外北經：“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攢植，樹葉叢生。

⑦⓪“雙鳧”二句，與前兩句同義。文選揚雄解嘲：“譬若江

湖之涯，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李善注引方言曰：“飛鳥曰雙，四雁曰乘。”渤澥之島，指碣石山，見孤鴻賦注⑮。

⑦1“耕田”二句，謂祥和美滿。藝文類聚卷一一引帝王世紀：帝堯之時，“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十老人擊壤於道，觀者歎曰：‘大哉！帝之德也。’老人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⑦2“擥北堂”句，陸機擬明月何皎皎：“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擥，同“攬”。英華作“覽北户”，誤。

⑦3氾勝，即氾勝之，西漢人。漢書藝文志農家著録氾勝之十八篇，原注：“成帝時爲議郎。”顔師古注引劉向別録曰：“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徙爲御史。”後世稱爲氾勝之書。原書久佚，有輯本。該書以稻、米、黍、麻、秫、小麥、大麥、小豆、大豆爲九穀。

⑦4“崔寔”句，民，原作“人”，唐人諱改，今回改。崔寔，崔瑗子，好典籍，後漢書卷五二附崔駰傳。四民之令，即崔寔所著四民月令，已佚，有輯本。四民，指士、農、工、商。

⑦5“白屋”句，謂與平民百姓相處。漢書蕭望之傳：“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顔師古注：“白屋，謂白蓋之屋以茅覆之，賤人所居。”禮記郊特牲：“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

⑦6穀稼，英華作“稼穡”，校：“一作穡穀。”

⑦7霑體塗足，謂體霑濕，足塗泥，指農夫。國語齊語：“今夫農，……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

野。”

⑱恍兮惚兮，混沌莫辯狀。謂隨遇而安，不究其理。老子第二十一章：“道之爲物，惟恍惟忽。忽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忽兮，其中有物。”　恍，英華校：“一作怳。”同。

⑲“天地”句，莊子齊物論：“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成玄英疏：“天下雖大，一指可以蔽之。”

⑳“今泰運肇開”至此，高步瀛曰：“以上至隋代得告養。”

㉑“雲飛”二句，言輕重高卑各異。後漢書矯慎傳：“乘雲行泥，棲宿不同。”又周弘讓答王褒書：“甚矣悲哉，此之爲別也。雲飛泥沈，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瑶華莫因。”

㉒“圓行”二句，言方圓物性不同。易繫辭上韓康伯注：“圓者，運而不窮；方者，止而有分。”張充與王儉書：“故以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

㉓“是以”二句，“摩霄”謂高入天際。淮南子人間訓：“夫鴻鵠奮翼揮䎘，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　運海，莊子逍遥遊：“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釋文引向秀云：“非海不行，故曰海運。”　尉羅，捕鳥網。禮記王制：“鳩化爲鷹，然後設尉羅。”　兩句謂鴻鵠、大鵬蔑視網羅。

㉔“五衢”二句，謂巨樹無視斤斧。五衢四照，言樹枝向五方伸展如衢，樹色光彩照耀。山海經中山經：“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其名曰帝休，葉狀如楊，其枝五衢。”郭璞注：“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又南山經：“招摇之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理，其花四照，名曰迷穀，佩之不迷。”郭注：“言有光燄也。若木花赤，其光照地，亦此類也。”梁簡文帝相宫寺

碑："四照芬吐，五衢異色。"　斤斧，英華作"斧斤"。

㊿値，英華作"植"，誤。

㊻"遂其"句，左傳文十二年杜預注："弱，年少也。"句謂早年之習尚得以實現。尚，英華作"質"。

㊼覩，英華作"顧"。　隕穫，禮記儒行："儒有不隕穫於貧賤。"鄭玄注："隕穫，困迫失志之貌也。"英華作"殞落"。按下句爲"邅危"，似當作"殞落"，以與之對文。

㊽覩，英華作"眡"（即古"視"字），校："一作觀。"　邅危，英華作"遭危"，按：作"邅危"是。邅，易屯卦釋文引馬融曰："難行不進之貌。"邅危猶言邅厄，謂時路艱難。

㊾詩經柏舟："静言思之。"毛傳："静，安也。"孔穎達疏："我於夜中安静而思念之。"

㊿悼心，傷心。左傳昭七年："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又司馬炎伐吴詔："死亡流離，傷害和氣，朕每惻然悼心。"

㉛"奔駒"句，喻時光流逝極速。莊子知北游："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又史記魏豹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索隱："莊子云'無異騏驥之馳過隙'，則謂馬也。小顔云'白駒謂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速疾，若日影過壁隙也。"　陶淵明飲酒詩之三："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

㉜顧慕周章，恐懼驚疑貌。嵇康琴賦："或徘徊顧慕。"又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俯仰顧眄，東西周章。""周章"乃連綿字，形又作"輈張"。文選劉琨答盧諶詩序："自頃輈張，困於逆亂。"李善注："輈張，驚懼之貌也。"

㉝數紀，數十年。尚書畢命："既歷三紀。"僞孔傳："十二

年曰紀。"

㉞"退身"兩句，伯陽，即老子。史記老子傳正義引朱韜玉札及神仙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退身、知足，出老子，見仰贈特進陽休之詩注㉟、㊲。炯戒，明戒。

㉟"陳力"二句，論語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何晏集解引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

㊱遠，英華作"遂"。

㊲患，英華作"數"。

㊳范卿，卿，英華作"子"。作"子"似是，范子指范宣子。撝讓：謙讓。左傳襄十三年："晉侯蒐於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晉國之民以是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汏，弗敢違也。"

㊴"夏書"句，尚書益稷："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僞孔傳："言天下民昏瞀墊溺，皆因水災。"此泛指天災人禍。

㊵"朝露"句，詩經蒹葭："白露未晞。"毛傳："晞，乾也。"

㊶小車，馬拉之車。論語爲政"小車無軏"句注引包咸曰："小車，駟馬車。"古以馬拉之車爲小車，牛拉之車爲大車。董石，指董賢、石顯。董賢字聖卿，漢哀帝悅其儀貌，父子並進爲

公卿，其貴重人臣無二。哀帝崩後自殺。　石顯，字君房，宦官，漢元帝時爲中書令。顯爲人巧慧習事，持詭辯以中傷人。元帝被疾，石顯遂專朝政，害死前將軍蕭望之等。元帝崩，顯被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死。二人事詳漢書佞倖傳。句謂趨炎附勢者衆。

⑩且，英華作"早"。

⑩皁蓋：黑色車蓋。後漢書輿服志上："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皁蓋，朱兩轓。"　閻竇，閻指閻顯，漢安帝閻皇后之弟。顯與弟景、晏於安帝崩後迎立北鄉侯懿，兄弟權要，威福自由。順帝立，顯兄弟及黨與皆伏誅。詳後漢書皇后紀。竇指竇憲，妹爲漢章帝后。和帝時，太后臨朝，憲兄弟皆在清要之地，極顯赫驕縱。後敗，憲兄弟皆迫令自殺。詳後漢書竇憲傳。句與"小車"句義同。　以上四句，謂賄賂公行。劉峻廣絶交論"鶏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即其義。北齊書和士開傳稱"富商大賈，朝夕填門"，即此類也。

⑩"皆如"句，楚辭卜居："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王逸注："柔弱曲也。"五臣注："能滑柔也。"洪興祖補注："韋，柔皮也。"後以脂韋喻圓滑阿諛。劉峻廣絶交論："脂韋便辟導其誠。"

⑩噉惡，吃惡穢之物。按本文所述醜惡世態，觀北齊書恩倖傳等，知皆爲實事。如北齊書恩倖傳和士開傳："有一人士，曾參士開，值疾。醫人云：'王傷寒極重。進藥無效，應服黄龍湯（按即陳糞水）。'士開有難色。是人云：'此物甚易與，王不須疑惑，請爲王先嘗之。'一舉便盡。"

⑩舐痔，莊子列禦寇："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

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喻諛媚無耻至極。

⑩⑦“詐泣”二句，詐泣言哭不由情，可詳參管錐編第四册第二七二則所考。該則又曰：“論（指北齊興亡論）曰：‘士開葬母，傾朝追送，諂諛尤甚者，至悲不自勝’，即勞生論所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

⑩⑧文蛇，有文彩之蛇皮，用以作衣。文選左思蜀都賦：“帶文蛇，跨彫虎。”李善注：“越人衣文蛇。”按此指蛇形之黄金。後漢書种暠傳：“出爲益州刺史。……時永昌太守冶鑄黄金爲文蛇，以獻梁冀，暠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貢，英華作“送”。

⑩⑨脱屣，漢書郊祭志上：“誠得如黄帝，吾視去妻子如脱屣耳。”喻視之極輕，爲之甚易。

⑪⓪“金銑”句，銑，金之最光澤者。爾雅釋器：“絶澤謂之銑。”玉華，玉之精華。藝文類聚卷八三引郭璞瑾瑜玉贊：“鍾山之寶，爰有玉華，光彩流映，氣如虹霞。”句泛指珍寶。管錐編謂“啾惡求媚”至此一段，即北齊興亡論“或送婢妾，或進子女，筐篚苞苴，煙聚波屬。……折枝舐痔，輕者進賄賂，甚者結婚姻”，仍言和士開時事。

⑪①“及鄧通”二句，漢書鄧通傳：鄧通，蜀郡安南人，無他伎能，惟謹身媚事文帝，官至上大夫，富甲天下。“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盗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没入之，通家尚負責（債）數鉅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没入之，一簪不得著身。”

⑪②“梁冀”二句，梁冀，梁商子，以外戚貴顯，順帝拜爲大將軍。後毒殺質帝，立桓帝，益驕横。延熹二年（一五九），桓帝與宦官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謀而誅之。五人以

定議誅冀之功，“悺、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户；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户，賜錢各千五百萬；悺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户，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詳參後漢書梁冀傳、單超傳。

⑪刺促，英華作“投刺”，似誤。刺促，連綿字，忙碌貌。晉書潘岳傳：“和嶠刺促不得休。”望塵舊游，指如賈謐“二十四友”之類。晉書潘岳傳：“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謐二十四友，岳爲其首。”“二十四友”之名，見晉書賈謐傳。

⑭“伊優”句，後漢書趙壹傳載刺世疾邪賦：“伊優北堂上，抗髒倚門邊。”李賢注：“伊優，屈曲佞媚之貌。……佞媚者見親，故昇堂。”按“伊優”乃“伊優亞”之省，象小兒學語之聲。漢書東方朔傳：“伊優亞者，辭未定也。”比喻諂媚逢迎者語無定見。英華作“偃仰”，似誤。

⑮褫魄，猶言喪魄，謂極恐懼。文選張衡東京賦：“罔然若酲，朝罷夕倦，奪氣褫魄之爲者。”薛綜注：“惘然如神奪其精氣，又若魂魄亡離其身。”

⑯“若牛兄”句，牛兄，牛哀之兄。文選張衡思玄賦：“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舊注：“牛哀，魯人牛哀也。……淮南子（按見俶真）曰：牛哀病七日而化爲虎，其兄啟户而入，哀搏而殺之，不自知爲虎也。”虎，原作“獸”，當是唐人以諱改，今回改。

⑰“似葉公”句，劉向新序五雜事：“葉公子高好龍，鈎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

以上以牛兄、葉公喻一旦樹倒猢孫散，諂諛小人喪魂失魄、惶惶不可終日之狀。

⑱抵掌揚眉，極欣喜之貌。文選劉峻廣絶交論："遇一才則揚眉抵掌。"李善注引大戴禮："孔子愀然揚眉。"又引戰國策："蘇秦説趙王，抵掌而言。"

⑲"結侶"句，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勢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⑳"携手"句，聖卿，董賢字，見本篇注⑳。又漢書董賢傳：賢死，"長安中小民讙譁，鄉其弟哭，幾獲盗之。"顔師古注："陽往哭之，實欲竊盗也。鄉讀曰嚮，幾讀曰冀。"按：弟，"第"之本字，房宅。

㉑"雀羅"二句，謂背叛極速，與上"華轂"兩句形成鮮明對照。史記汲鄭列傳太史公曰："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

㉒"或有"句，英華作"或少乏藝服"。

㉓"不耻"二句，易繫辭下："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

㉔靡，英華作"罔"，校："一作扉。""扉"蓋"靡"之訛。

㉕冠幘，冠與幘。幘在冠之下，即包頭巾。此代指官僚，謂其爲衣冠盗賊。冠幘，英華作"冠情"，校："一作寇慎。"皆誤。

㉖"末俗"句，文選劉峻廣絶交論："逮叔世民訛，狙詐飈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與本文命意同。蚩蚩，李善注引廣雅曰："蚩，亂也。"英華作"嗤鄙"，校：

“一作未蚩。”似皆誤。

⑫⑦乾没，漢書張湯傳：“（湯）始爲小吏，乾没，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注引服虔曰：“乾没，射成敗也。”又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没。”此偏指徼幸取利，以致敗身。

⑫⑧心若死灰，喻無勢利之念。莊子齊物論：“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郭象注：“死灰、槁木，取其寂寞無情耳。”

⑫⑨儋石，史記淮陰侯列傳“守儋石之禄者”，集解引晉灼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間名甖爲儋。石，斗石也。”索隱：“石，斗也。”句謂極貧。漢書揚雄傳：“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

⑬⓪“不費”句，英華作“不齎一錢”，校：“一作費囊。”按：“不齎一錢”於義較長，“費”蓋形訛。齎，携帶，擁有。

⑬①偶影，與影爲偶，言孤獨無侶。陸機演連珠之三十一：“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聯官，指與人同僚。周禮天官大宰鄭玄注：“聯謂連事通職相佐助也。”

⑬②“輕生”句，謂身無重任，而以勞苦爲言。此與篇首引莊子語呼應，實自嘲耳。“客曰”至此一大段，高步瀛曰：“以上極論當時風俗之敝。”

⑬③真人御宇，指隋文帝君臨天下。淮南子精神訓：“所謂真人者，性合於道也。”

⑬④斵雕爲樸，謂去浮華而崇質樸。史記酷吏傳序：“漢興，破觚而爲圜，斵雕而爲樸。”索隱引晉灼曰：“斵理凋弊之俗，使反質樸。”又漢書酷吏傳“斵琱而爲樸”，顔師古注：“抑巧僞而務敦厚也。琱謂刻鏤也，字與彫同。”

⑬⑤"人知"句，管子牧民篇："倉廪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⑬⑥邕熙，盛世祥和貌。同"雍熙"。文選張衡東京賦："百姓同於饒衍，上下共其雍熙。"薛綜注："能雍和而廣也。"

⑬⑦"風力"句，史記五帝本紀：黄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集解引鄭玄曰："風后，黄帝三公也。"又引班固曰："力牧，黄帝相也。""上宰"即宰相。

⑬⑧"方邵"句，方指方叔，邵（亦作召）指邵虎，輔周宣王中興之大臣。漢書趙充國傳揚雄頌曰："昔周之宣，有方有虎。"顔師古注："方叔、邵虎也。"此泛指隋朝重臣。

⑬⑨首鼠，遲疑不定。史記武安侯傳："何爲首鼠兩端？"集解引漢書音義："首鼠，一前一却也。"陸佃埤雅釋蟲："舊説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故持兩端謂之首鼠。"

⑭⓪阿黨，循私曲法。禮記月令孟冬之月："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鄭玄注："阿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撓相爲也。"比周：勾結。左傳文十八年："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阿，英華作"附"，校："一作何。"似皆誤。

⑭①瑜瑾，英華作"珪瑜"。句喻改過自新。下句義同。

⑭②"聖人"句，見易乾卦文言。孔穎達疏謂聖人、萬物兩者相感應。"真人御宇"至此一段，高步瀛曰："此言當代政治清明，已變往時奔競之風，語正意反。"高氏又輯録前人對此文評語，今轉録於次。

李申耆曰："亦絶交之流，而氣涉俗。"

彭甘亭曰："盧子行以官塗淪滯，乃著此論，指切當時。與入周作聽蟬詩，還武陽作孤鴻賦同一憂愁所寄，而文之工，首推

此篇。其詆斥物情，縱談世變，孝標絶交以外，能媲此者鮮矣。”

譚復生曰：“文有真氣有生氣者，可以不朽，正不諱其怨懟駁雜。”

爲隋檄陳文[1]

告三江之表僞署君臣、將帥、州郡、邑落、士民等[2]：

蓋聞上玄垂象，列宿拱辰極之尊[3]；厚載成形，百谷指滄溟之大[4]。是以三五以降[5]，哲王叡后，遠覃聲教[6]，大燀威靈[7]。日月之所照臨，俱荷亭育[8]；舟車之所通洎，咸附象鞮[9]。我大隋積德累功[10]，開物成務[11]，光宅寰海，覆燾蒸民[12]。虞夏受終[13]，顧有慚德；湯武革命，未云盡善[14]。滄波已東，九譯請吏[15]；玉門之右[16]，萬里無塵。諸華冠帶之俗，肆勤南畝；皮服引弓之渠，頓顙北闕[17]。内外禔福[18]，區宇懾然，皇上垂拱巖廊[19]，司契而已[20]。

惟夫太伯之後，實號勾吴[21]，少康之裔，是爲於越[22]。江界湫湄，如掌之陋；塗泥所集，瘴癘是興。自昔皇王，列壤班瑞[23]，春秋之義，爵不過子[24]。在晉永嘉，運北數極[25]，司馬叡衆無一旅，播越江濱[26]。劉蕭以還[27]，多歷世祀。魏氏奄一神州[28]，置之度外。且西吞巴蜀，北據淮淝，善人君子，可以爲國。陳霸先下愚小醜，

品極輿隸，屬揚部淪胥之日，幸梁人殲敗之秋，騁其姦回，妄自尊大[29]，類蠻觸之戰爭[30]，似鰌鮒之跳躍[31]。曇瑱昏頑賊忍，不義不慈，剿厥猶子，竊其僞位[32]。蜂蠆非毒[33]，谿壑易滿。事甚楚圍之纓[34]，理切吳光之劍[35]。國小地狹，虐用其民，坑戮侔於屠伯[36]，芟夷過於薙氏[37]。加以沉迷麴蘖[38]，酣酗終朝，澆灌取盡，夜以繼晝。貨賄公行，政刑不立；疏棄良士，狎近小人。守宰竈漁，子弟荒暴；頭會箕斂[39]，杼軸其空[40]。災異相仍，稻蟹不熟[41]；江左黎獻[42]，戴目而視[43]。齊之季世，實多涼德[44]，江淮之間，暫爲瑱有[45]。便謂三脊易求[46]，百年可致，違卜愎諫[47]，黷武窮兵。吳明徹、程文季之徒[48]，並早經行陣，粗有風力，彼朝上下，繫以存立。呂梁之役，貫盈惡稔，曾未交綏，雲卷霧徹。組練塞垣，艅艎噎水，顧眄之間，隻輪不歸[49]。及周宣御曆，將一淮海[50]，荆舒之民[51]，奢侈爲怨。聊命偏裨，拯其荼毒，長江已北，若火焚毛。是則揚越之地，爲陳孤立，卒弊壤蹙，邦羸政塞。乘奔無轡，譬玆非險[52]；坐薪待然，方此爲泰[53]。司馬消難切荷特私[54]，任居連率[55]，猜狂使酒，竊地外奔[56]。曇瑱背恩棄德，是信是使；引盜納姦，無媿無畏[57]。天奪其魄[58]，憑犯不悛；緣邊諸城，犬羊荐食[59]。

聖主以軒開萬國[60]，屬盡九州[61]，一隅不庭，宜置天

討。爰詔六軍[62]，分閫受鉞[63]。西徵秦隴之鋭，北引燕代之英。五校雄兒[64]，超乘俱起[65]；三河猛士[66]，拔距争奮[67]。虎夫萬隊，豹騎千羣，並骨勇肉飛[68]，風驤霧合。憬彼江黄之衆[69]，遏矣彭濮之民[70]，巨艦高艫，順流東指；江都壽春之域[71]，扼喉撫背之兵，飛龍赤馬，絶水南越。漢后昆明，未足方其訓旅[72]；魏王玄武，不能比其肄師[73]。以江湖之泥，短衣祝髮，輕舠利舸，便習者多。陳人上迷天意，下憑地險，所以舉尾支山，怒臂當輮[74]。今荆門鋭卒[75]，致命前驅；淮南義師[76]，賈勇競入[77]。揚舲振艄[78]，兔起鳬飛。然則彼之所長，我亦兼有；我利涉大川[79]，匪旦伊夕。江郢運漕，吴會商旅，東西遏絶，通致無由。僞朝軍旅，或陳誠款，密使相尋。蕞爾危邦[80]，表裏携貳[81]，兼弱攻昧[82]，今也其時。扛鼎蒙輪之卒[83]，事均驅兕；三禮四義之將[84]，俛視韓白[85]。正正之旗[86]，百道俱進，並雲移雷動，大會金陵[87]。牙旍暗山原[88]，金鼓沸天地。呼吸則江漢迴流，叱咤則衡疑可拔[89]。運岱山而壓春卵[90]，引渤海而濯秋螢，當不足等其銷滅，譬其虀粉。

猥以不武[91]，謬總戎律。上禀廟堂之謀，下資素飽之氣[92]，使張悌之魂，先遊北斗[93]；吕嘉之級，遠至新鄉[94]。漂櫓溺驂[95]，孱然已至；亂麻積莽[96]，可爲寒心。僞主若天誘其誠[97]，去危轉禍，審青蓋之欲歸[98]，知蔣山

之應渡[99]，銜璧輿櫬[100]，拜手轅門[101]，則上比吴蜀之君[102]，不失公侯之寵。陳之百辟卿士，編户黔庶，有能深識逆順，因事立功，亦當服冕乘軒[103]，紆青佩紫[104]，疏爵酬庸[105]，待以不次[106]。王者之師，全救爲本[107]，萬姓毫釐，靡所侵軼。勉求多福，無待噬臍[108]。檄之所到，咸共申省。

①録自文苑英華卷六四五。隋，原作“北齊”。按英華於文末有校記曰：“此檄述吴明徹及司馬消難事，以史考之，明徹吕梁之敗在周宣政元年（五七八），先一年，周已滅齊；後二年，消難方奔陳；又明年，周禪隋。開皇元年（五八一）伐陳。英華既題作‘北齊’，又文有‘我大齊’之語，未詳其誤。今兩‘齊’字疑皆爲‘隋’。當考。”所疑是，兩“齊”字皆當作“隋”。作者於開皇元年隨高熲軍伐陳，除作此檄外，今存者尚有爲高僕射與司馬消難書、祭灤湖文（見後）。作者居北，以南朝爲僞，定不致題“北齊”，其出於後人之手無疑。蓋以文内言及司馬消難外奔，誤以爲指消難由北齊奔周（詳後與司馬消難書注⑦），遂題作“北齊”，文内亦隨改之。今徑改。

②三江，尚書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陸德明釋文：“韋昭云，謂吴松江、錢唐江、浦陽江也。吴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此外尚有他説。句中“三江之表”，泛指江南陳朝之地。

③“蓋聞”兩句，上玄，指天，見前在齊爲百官賀甘露表注

⑳。垂象，易繫辭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韓康伯注："象，謂日月星辰也。"論語爲政："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後以喻四方歸附。

④"厚載"二句，謂地上百川歸大海。"厚載"指地。易坤卦："坤厚載物，德合無疆。"滄溟，指海。

⑤三五，指三皇五帝。文選班固東都賦："事勤乎三五。"李善注："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春秋元命苞曰：'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史記五帝本紀曰：'黄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

⑥"遠覃"句，覃，延及。聲教，聲威教化。參從駕經大慈照寺詩並序注⑥。

⑦"大燀"句，漢書叙傳："柔遠能邇，燀燿威靈。"顔師古注："燀，熾也。"

⑧亭育，養育。又作"亭毒"。老子第五十一章："長之育之，亭之毒之。"王弼注："亭謂品其行，毒謂成其質。"釋文："亭，别也。毒，今作育。"

⑨"舟車"二句，謂遠民歸附。禮記中庸："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象鞮，通譯之官。禮記王制："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孔穎達疏："通傳南方語官謂之曰象者，言放象外内之言。其通傳西方語官謂之狄鞮者，鞮，知也，謂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

⑩大隋，原作"大齊"，徑改，説詳注①。

⑪易繫辭上："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

也。”韓康伯注：“言易通萬物之志，成天下之務，其道可以覆冒天下也。”

⑫覆燾，覆蓋。史記吴世家：“如天之無不燾也。”“燾”字，經傳通作“幬”。左傳襄二十九年：“如天之無不幬也。”杜預注：“幬，覆也。”　蒸民：“蒸”同“烝”。詩經思文：“立我烝民，莫匪爾極。”鄭玄箋：“烝，衆也。”

⑬“虞夏”二句，受終，指受禪。尚書舜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餘詳下注。

⑭“湯武”二句，湯武：殷湯、周武。湯放夏桀，武誅殷紂。易革卦：“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尚書仲虺之誥：“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慚德。”又文選班固典引：“武稱未善，護有慚德。”蔡邕注：“武，周樂也；護，殷樂也。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舜禪而周伐，故未盡善也。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耻於始伐也。”

⑮九譯，多次翻譯。文選張衡東京賦：“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薛綜注：“九譯，九度譯言，始至中國者也。”請吏，請求置吏。此句連上下文，謂東海諸國皆請爲附庸。

⑯玉門，古關名，爲通西域之門户，在今甘肅敦煌縣西北。詳元和郡縣志卷四〇。

⑰“皮服”二句，謂四夷臣服。皮服，毛皮衣服。尚書禹貢：“島夷皮服。”孔穎達疏：“居島之夷，常衣鳥獸之皮。”引弓，指騎射，北方各族所長。　頓顙，屈膝下拜。北闕，與上句“南畝”對文，泛指宫闕，代指隋朝廷。

⑱“内外”句，漢書司馬相如傳：“遐邇一體，中外禔福。”

顔師古注："禔，安也。"

⑲"皇上"句，垂拱，垂衣拱手，謂無爲而治。尚書武成："垂拱而天下治。"巖廊，漢書董仲舒傳："蓋聞虞舜時，遊於巖郎（廊之古字）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注引晉灼曰："巖郎，謂巖峻之郎也。"後指朝廷。

⑳司契，執契，合符信，見勞生論注63。

㉑"惟夫"二句，史記吴太伯世家："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吴。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吴太伯。"集解引韋昭曰："後武王追封爲吴伯，故曰吴太伯。"正義："吴，國號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縣東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吴。"

㉒"少康"二句，史記越王句踐世家："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正義引賀循會稽記云："少康，其少子號曰於越，越國之稱始此。"又引春秋杜預注："於，語發聲也。"按：句中"於越"，原作"干越"，"干"當是"于"之形訛。于，僅作介詞時與"於"通。又按古雖不乏"干越"連文者，然其"干"即古邗國，爲吴所併，故後稱"干越"猶言"吴越"；此若作"干越"，則與前句"句吴"文意重復，故全隋文已校改爲"於越"，是，今據改。

㉓列壤，即列土，指分封土地。班瑞，頒賜瑞玉。尚書舜典："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於羣后。"史記五帝本紀引用此文，集解引馬融曰："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

以爲瑞信也。”五等爵所執圭長度不同，詳周禮典瑞。

㉔“春秋”二句，史記越王句踐世家正義引輿地志云：“越侯傳國三十餘葉，歷殷至周敬王時，有越侯夫譚，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春秋貶爲子，號爲於越。”按春秋稱越爲“子”，爲“於越”，見定公四、五年。

㉕“在晉”二句，永嘉，西晉懷帝司馬熾年號。　運北，謂時運不濟。“北”通“背”。按晉書懷帝紀，永嘉年間，北漢南侵，晉軍屢敗。永嘉五年（三一一），懷帝被俘於平陽，七年（三一三）春正月被殺。西晉再歷愍帝而亡。

㉖“司馬叡”二句，指晉室南渡。播越，流亡。按：晉元帝司馬叡字景文，宣帝（司馬懿）曾孫，琅邪恭王覲子。永嘉初始鎮建鄴。晉愍帝於建興四年（三一六）十一月降劉聰；次年三月，叡在建康承制改元，稱晉王；十二月，愍帝爲劉聰所害。太興元年（三一八）三月，司馬叡即皇帝位，史稱東晉。詳晉書元帝紀。

㉗劉蕭，指南朝之宋、齊、梁。劉氏建宋，齊、梁皇帝皆爲蕭氏。

㉘“魏氏”句，謂北魏拓跋氏統一北方。北魏統一北方，在太武帝拓跋燾時期。

㉙“陳霸先”數句，陳書高祖紀：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字興國，吴興長城下若里人。梁大同初，新喻侯蕭映舉爲中直兵參軍，隨赴廣州，令其招集士馬，從此治軍。後與王僧辯同平侯景之亂。梁建安公天成元年（五五五），廢由北齊返國主梁社稷之建安公蕭淵明，擁立梁敬帝蕭方智。敬帝太平二年（五五七），受梁禪即皇帝位，建立陳朝。所謂“揚部淪胥”，指侯景攻破建

康（南朝時揚州治所在建康），陳霸先因而立功；“梁人殲敗”，則指梁元帝蕭繹於江陵爲西魏所殺，故有蕭淵明返國以及隨後之廢立、禪讓事。

㉚蠻觸之戰，喻所争細微。莊子則陽：“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争地而戰，伏尸數萬。”

㉛鰌鮒，泛指魚類。鰌，亦作“鰍”，即泥鰍。鮒，玉篇：“似蛤，有文如瓦屋。”

㉜“曇項”數句，指陳在位皇帝陳項。陳書宣帝紀：高宗孝宣皇帝諱項，字紹世，始興昭烈王（陳霸先兄陳道談）第二子。（按：陳霸先弟陳休先子名曇朗，見陳書南康愍王傳；此稱“曇項”，蓋陳項一名曇項。）陳霸先死，傳位於陳道談長子陳蒨，是爲陳文帝；文帝死，其太子陳伯宗嗣位，是爲陳廢帝。史稱廢帝仁弱無人君之器。光大二年（五六八）十一月，慈訓太后（陳武帝皇后）廢之，命陳項嗣位，是爲宣帝。陳伯宗乃陳項侄子，故云“剿其猶子”。

㉝“蜂蠆”句，左傳僖公二十二年：“蠭（‘蜂’之本字）蠆有毒，而況國乎。”蠆，即蝎。此謂陳項毒逾蜂、蝎。

㉞“事甚”句，謂陳項代侄爲帝之事，甚於楚公子圍代郟敖。史記楚世家：楚康王卒，子員立，是爲郟敖。郟敖三年（前五四二），康王弟公子圍入問王疾，絞而弒之，遂殺其子莫及平夏而自立，是爲靈王。集解引荀卿曰：“以冠纓絞之。”

㉟“理切”句，謂其似吴公子光代王僚事。春秋時，公子光設謀請吴王僚飲，使其客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因刺殺王僚。公子光代立爲王，是爲吴王闔廬。見史記吴太伯世家。

㊱屠伯，漢書嚴延年傳：遷河南太守，“河南號曰屠伯”。注引鄧展曰：“言延年殺人如屠兒之殺六畜。伯，長也。”

㊲“芟夷”句，周禮秋官有薙氏，掌除草。張衡東京賦：“其遇民也，若薙氏之芟草，既蘊崇之，又行火焉。”

㊳麴蘖，酒母，代指酒。

㊴頭會箕斂，史記張耳陳餘傳：“（秦）頭會箕斂，以供軍費。”又淮南子氾論訓：“頭會箕賦，輸於少府。”高誘注：“頭會，隨民口數，人責其税；箕賦，似箕然，斂民財多取意也。”

㊵“杼軸”句，杼爲織布機之梭，司緯綫；軸即卷織物之滚筒。詩經大東：“小東大東，杼柚（通“軸”）其空。”句謂織物被掠一空。

㊶稻蟹，國語越語下：“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韋昭注:“蟹食稻。”此指稻。

㊷黎獻，指人民。尚書益稷：“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僞孔傳：“獻，賢也。”

㊸“戴目”句，漢書賈山傳：“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顔師古注:“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

㊹齊，指北齊。凉德：薄德。左傳莊三十二年：“虢多凉德。”

㊺“暫爲”句，陳書宣帝紀，太建五年（北齊後主武平四年，五七三）三月，陳衆軍北伐；至七年（五七五）閏九月吴明徹大破齊軍於吕梁，陳盡克江右淮北之地。

㊻三脊，即三脊茅，古代祭祀、封禪時用以濾酒。因其産於江淮之間，故以得三脊茅象徵平服江淮之地。參宋劉敞三脊茅記（公是集卷三六）。

㊼違卜，違背卜筮所示，指違背天意。愎諫，不聽規勸。左傳僖十五年："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杜預注："愎，戾也。"

㊽吴明徹，陳大將，宣帝北伐時官至侍中、都督征討諸軍事，陳書有傳。　程文季，陳將。"季"原作"秀"，形訛，據本傳（附傳於陳書程靈洗傳）改。

㊾"吕梁"數句，謂陳大敗於周軍。陳書吴明徹傳："周氏滅齊，高宗將事徐、兖，九年（五七七），詔明徹進軍北伐。……明徹軍至吕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彦率衆拒戰，明徹頻破之，因退兵守城，不敢復出。明徹仍迮清水以灌其城，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周遣上大將軍王軌將兵救之。軌輕行自清水入淮口，横流豎木，以鐵鎖貫車輪，遏斷船路。諸將聞之，甚惶恐，議欲破堰拔軍，以舫載馬。……適會明徹苦背疾甚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前還。明徹仍自决其堰，乘水勢以退軍，冀其獲濟。及至清口，水勢漸微，舟艦並不得渡，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尋以憂憤遘疾，卒於長安，時年六十七。"程文季亦在此役中被俘，死於長安獄中。

㊿"及周宣"至"若火焚毛"數句，指周宣帝伐陳之役。周書宣帝紀：宣政元年（五七八）十一月，"以上柱國、河陽總管滕王(宇文）逌爲行軍元帥，率衆伐陳"。次年二月，"停南討諸軍"。

51荆舒，詩經閟宫："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孔穎達疏爲"荆楚羣舒"。按荆即楚之古稱；舒，春秋時國名，故地在今安徽舒城縣。荆舒泛指江淮一帶。

52"乘奔"二句，極言陳國勢危殆。尚書五子之歌："予臨

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僞孔傳：“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此言“無轡”，危懼則又甚焉。

㊼“坐薪”二句，漢書賈誼傳：“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然，“燃”之本字。

㊽司馬消難，原爲北齊駙馬都尉，文宣帝時投北周，北周末年奔陳。切荷特私，指與隋文帝關係密切。周書司馬消難傳：“初，楊忠之迎消難（指迎其入周），結爲兄弟，情好甚篤。隋文每以叔禮事之。”　英華於“切”下有陰文“疑”字，蓋疑“切”字訛誤，然别無善本可校。文意尚通。

㊾連率，古代十國諸侯之長名連帥（同“率”）。禮記王制：“十國以爲連，連有帥。”據周書本傳，司馬消難入北周後爲郧州總管，所管有九州八鎮，故云。

㊿消難奔陳事，詳見爲高僕射與司馬消難書注③。

(51)“曇項”數句，指責陳引誘、信用叛逃者。尚書牧誓：“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僞孔傳：“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據周書本傳：消難奔陳後，“陳宣帝以爲都督安、隨九州八鎮、車騎將軍、司空、隨公”，故云。

(52)“天奪”句，左傳宣十五年：“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杜預注：“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53)“緣邊”二句，謂陳邊境諸城百姓極貧，所食如同犬羊。荐，牲畜所食之草。

(54)聖主，指隋文帝楊堅。　軒，高昂貌。　萬國，猶言萬邦，指全國各地。

㉑九州，即冀、豫、雍、揚、兖、徐、梁、青、荆，見尚書禹貢。此泛指全國。

㉒六軍，周禮夏官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泛指軍隊。因自稱王師，故云"六軍"。

㉓分閫，謂命將。閫，門檻，代指國門。史記馮唐傳："閫以内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

㉔五校，戰國策中山策："乃以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姚宏注："五校，軍營也。"

㉕超乘，跳躍上車，以示勇武。左傳僖三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

㉖三河，指洛陽及黄河南北一帶。參前彭城王挽歌注⑦。

㉗拔距，漢書甘延壽傳："投石拔距，絶於等倫。"顔師古注："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爲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掣之力。"

㉘骨勇肉飛，"勇"，似當作"踴"，謂雄健踴躍之狀。傅玄良馬賦："忽然增逝，肉飛骨踴。"

㉙"憬彼"句，詩經泮水："憬彼淮夷。"毛傳："憬，遠行貌。" 江黄，皆周代國名，嬴姓，爲楚所滅。穀梁傳僖十二年："江黄遠齊而近楚。"按江在今河南正陽縣，黄在今河南潢川縣西。

㉚逷，同"逖"，遠。彭濮，古國名。尚書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僞孔傳："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間。" 按：以上二句，言隋會師伐陳，得

到各方軍民響應，聲勢浩大。

⑪江都，縣名，漢置，故城在今江蘇江都縣西南。壽春，戰國時楚邑名，秦置縣，即今安徽壽縣地。兩地泛指淮南一帶，時皆屬隋。

⑫“漢后”二句，漢后，指漢武帝。武帝欲通身毒，爲越嶲昆明所阻，元狩三年（前一二〇）乃象昆明滇池，於長安近郊穿地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池周圍四十里，廣三百三十二頃。參三輔黄圖池沼。句謂隋之水軍訓練有素，超過漢武。

⑬“魏王”兩句，魏王，指曹操。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十三年（二〇八）春正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裴松之注引三蒼曰：“肄，習也。”

⑭“所以”二句，“舉尾支山”事未詳。“怒臂當轅”，莊子人間世：“汝不知乎螳蜋乎？怒其臂以當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轅，英華注：“一作轍。”據莊子原文當作“轍”。

⑮荆門鋭卒，指元景山所統之軍。隋書高祖紀上：開皇元年（五八一）九月壬申，“以上柱國、薛國公長孫覽，上柱國、宋安公元景山，并爲行軍元帥，以伐陳”。隋書元景山傳：伐陳之役，景山率行軍總管韓延、吕哲出漢口，故稱“荆門”。卒，英華校：“一作士。”

⑯“淮南”句，指長孫覽所統之軍。隋書長孫覽傳：伐陳之役，“徵爲東南道行軍元帥，統八總管出壽陽，水陸俱進。師臨江，陳人大駭”。壽陽即壽春，故稱“淮南義師”。

⑰賈勇，有餘勇可售。謂極勇猛。左傳成二年：“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

⑱艒，英華有陰文注："疑。"蓋疑字有誤。按其字不見字書，當是"楫"之俗體。

⑲"利涉"句，易需卦："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⑳蕞爾，小貌。左傳昭七年："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

㉑携貳，猶言離心。左傳襄四年："我德則睦，否則携貳。"

㉒"兼弱"句，尚書仲虺之誥："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僞孔傳："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言正義。"

㉓"扛鼎"句，扛鼎即舉鼎，言其力大。史記項羽本紀："力能扛鼎，才氣過人。"　蒙輪，乘車冒險前進，謂勇猛。李密移郡縣檄："復有蒙輪挾輈之士，拔距投石之夫。"

㉔"三禮"二句，淮南子兵略訓："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爲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避罪。"或稱作"三禮四義"。杜弼爲東魏檄梁文："三禮四義之將，豹虎熊羆之士。"

㉕俛，原作"晚"，英華注："疑作俛。"據文意當作"俛"，因改。俛視，猶言小視。　韓白，指漢初大將韓信、戰國時秦名將白起，史記皆有傳。

㉖"正"字下原爲墨丁，全隋文亦作"正"，當是。孫子軍争："無邀正正之旗。"曹操注："正正，齊也。"據補。

㉗金陵，即陳都建康。按此役隋軍未曾過江。隋書長孫覽傳：隋師臨江，陳人大駭。"會陳宣帝卒，覽欲乘釁遂滅之，監軍高熲以禮不伐喪而還。"

⑧“牙旂”句，文選張衡東京賦：“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薛綜注：“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旌。謂古者天子出，建大牙旗，竿上以象牙飾之，故云牙旗。”“旂暗”二字，英華校：“一作旆映。”

⑧衡疑，山名，即衡山、九疑山。

⑨岱山，即泰山。泰山壓卵，喻勢不可當。晉書載孫惠上東海王司馬越書：“泰山壓卵，因風燎原，未足方也。”下“渤海”句意同。

⑨猥，代高熲謙稱，時熲爲監軍。不武，不足以示威武，亦謙詞。左傳襄十年：“城小而固，勝之不武。”

⑨素飽，素餐飽食，指軍士。王粲從軍詩：“報我素餐誠。”

⑨“使張悌”二句，張悌，字巨先，襄陽人。三國吴孫休時爲屯騎校尉，孫皓時爲丞相、軍師。晉伐吴，率衆三萬渡江迎戰，敗，爲晉軍所殺。見三國志吴三嗣主傳裴松之注。又裴注引搜神記：“臨海松陽人柳榮從（張）悌至楊府，榮病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便去，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悌戰死。”遊，英華校：“一作逝。”據搜神記文意，似作“遊”爲長。

⑨“吕嘉”二句，吕嘉，南粤王相，曾相三王，頗得衆心。南粤王趙興與其母欲附漢，嘉不可，因欲誅嘉。吕嘉遂攻殺王及太后，立術陽侯趙建德爲王。漢武帝元鼎五年（前一一二）秋，漢遣尉衛路博德等討之。次年冬，吕嘉及建德被擒，南粤遂亡。詳史記南粤列傳。又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前一一〇）春，武

帝“至汲新中鄉，得吕嘉首，以爲獲嘉縣。”顏師古注：“汲，河内縣。新中，其鄉名。”故所謂“新鄉”即“新中鄉”。

⑮“漂櫓”句，極言戰爭流血多。櫓，劃船工具。尚書武成：“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溺驂，文選謝朓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北拒溺驂鑣。”李善注引春秋感精符曰：“强傑並侵，戰兵雷合，龍門溺驂。”又引宋均曰：“龍門，魯地名也。時齊與宋、鄭戰攻相殺，血溺驂馬。”

⑯亂麻句，謂戰爭死人極衆。史記天官書：秦以兵併中國，“死人如亂麻”。 莽，叢生草木。左傳哀元年：“吴日敝於兵，暴骨如莽。”

⑰天誘其誠，上天開其誠心，義同“天誘其衷”。左傳僖二十八年：“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

⑱青蓋，指青蓋車，漢代諸王所用。三國志吴三嗣主傳裴松之注引干寶晉紀：孫晧“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頤，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晧不修其政，而恒有窺上國之志。是歲（指亡國之年）也實在庚子。”此代指陳政權，謂其將亡，有如當年孫晧。

⑲蔣山，即鍾山。初學記卷八江南道引丹陽記曰：“蔣子文爲秣陵尉，自言己將死，當爲神。後爲賊所殺，故吏忽見子文乘白馬，如平生。孫權發使封子文而爲都中侯，立廟鍾山，因改爲蔣山。”此代指陳都建康。

⑳銜璧輿櫬，口銜玉，載棺以隨，乃戰敗出降者所爲，以示國亡當死。左傳僖六年：“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

㉑轅門，軍營營門。史記項羽本紀：“項羽召見諸侯將，入

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集解引張晏曰：“軍行以車爲陳，轅相向爲門，故曰轅門。”

⑩“則上比”句，據三國志，蜀後主劉禪降魏，封安樂縣公；吴末帝孫晧降晉，賜號爲歸命侯。

⑩“亦當”句，謂獲高官厚禄。左傳哀十五年：“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杜預注：“冕，大夫服；軒，大夫車。”

⑩“紆青”句，意與上句同。文選揚雄解嘲：“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李善注引東觀漢記：“印綬，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

⑩疏爵，分爵。史記黥布傳：“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索隱：“按裂地是對文，故知疏即分也。”

⑩“待以”句，漢書東方朔傳：“待以不次之位。”顔師古注：“不拘常次，言超擢也。”

⑩全救，全國救民。孫子謀攻：“夫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

⑩噬臍，喻後悔已晚。左傳莊六年：“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杜預注：“若齧腹齊，喻不可及。”“齊”、“臍”通。

爲高僕射與司馬消難書[1]

名[2]，白：

一成雲雨[3]，再歷炎凉，引領南望[4]，勞眷無已。歲

暮寒重，想比勝宜。羈泊水鄉，無乃勤悴。公居齊室，家實元勳[⑤]；後入周朝，爵窮上等[⑥]。富貴榮名，時無與二。西徂南逝[⑦]，蓋不獲己。且聖主敬於恩舊，情期款到，背飛之始，曲憲申恩，公之妻孥，一無所問[⑧]；行李往來[⑨]，想宜知悉。陳氏背盟負約[⑩]，事非一緒，所以爰詔大軍，龔行天罰[⑪]。靈旗電掃，師次江陽[⑫]，延首金陵，但增翹注。昔龐萌重獲，漢主宥其深辜[⑬]；魏洽再歸，曹王棄其大眚[⑭]：惜其才也。今古如一，醉飽之過[⑮]，願不自疑。兼齊氏王姬[⑯]，宛然在室；諸子陸陸[⑰]，如何易忘。門生故吏，遍於京輔；舊友密親，擊鐘鼎食[⑱]。萬里飄然，音塵不嗣，眷言及此，伊何可懷。今元戎啟行[⑲]，易爲去就；承眷有素，敢布腹心。若使雙舠浮渡[⑳]，三叛獲俘[㉑]，函首長安[㉒]，悔無及也。

姓名呈。

①録自文苑英華卷六八三。高僕射，即高熲。隋書高熲傳："高熲字昭玄，一字敏，自云渤海蓨人也。""高祖（隋文帝）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進封渤海郡公。""開皇二年（五八二），長孫覽、元景山等伐陳，令熲節度諸軍。"據隋書高祖紀上，此次伐陳在開皇元年（五八一）九月。又據周書靜帝紀，司馬消難舉兵投陳在北周大象二年（五八〇）秋八月。觀是書云"再歷炎凉"，又曰"歲暮寒重"，則應作於隋開皇元年之末。時作者當在軍中。

②"名"，及篇末所謂"姓名"，原當列收書、發書人名銜，此已略去。

③雲雨，謂彼此阻隔。顏延年和謝監靈運詩："朋好雲雨乖。"周書司馬消難傳：消難字道融，河内温人。北周静帝時，楊堅輔政，消難響應尉遲迥起兵，楊堅"命襄州總管王誼爲元帥，發荆襄兵以討之。（大象二年）八月，消難聞誼軍將至，夜率其麾下歸於陳。陳宣帝以爲都督安、隨九州八鎮、車騎將軍、司空、隨公"。所謂"一成雲雨"，即指消難投陳事。

④引領，伸頭遠望。謂盼望極切。左傳成十三年："我君景公引領西望。"

⑤"公居"二句，周書司馬消難傳："父子如，爲齊神武佐命，位至尚書令。"消難拜駙馬都尉、光禄卿，出爲北豫州刺史。

⑥"後入"二句，周書司馬消難傳："齊文宣末年，昏虐滋甚。消難既懼禍及，常有自全之謀。"齊上黨王高涣東奔，朝士私謂其若與消難連謀，必爲國患。"此言遂達於文宣，文宣頗疑之。消難懼，密令所親裴藻間行入關，請舉州來附。晉公護遣達奚武、楊忠迎之，消難遂與武俱入朝，授大將軍、滎陽公。從高祖東伐，遷大後丞。納女爲静帝后。尋出爲郧州總管。"

⑦西徂，指消難由齊投周；南逝，指投陳。　逝，英華校："一作遊。"

⑧"公之"二句，周書司馬消難傳："其妻高氏，齊神武之女。在鄴，敬重之。後入關，便相棄薄。消難之赴郧州，留高及三子在京。高言於隋文曰：'滎陽公性多變詐，今以新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消難入陳，而高母子因此獲免。"

⑨行李，使者。左傳僖三十年："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

杜預注：“行李，使人。”

⑩背盟，指開皇元年九月陳將周羅睺攻陷胡墅、蕭摩訶寇江北事，高熲伐陳即主要以此爲由，見隋書高祖紀上。

⑪“龔行”句，謂代天懲罰。尚書甘誓：“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僞孔傳：“恭，奉也，言欲截絶之。”按“恭”、“龔”通。班固東都賦：“龔行天罰，應天順人。”

⑫江陽，長江北岸。水之北曰陽。

⑬“昔龐盟”二句，漢主，指光武帝。宥，赦免。後漢書龐盟傳：“龐盟，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更始立，以爲冀州牧，將兵屬尚書令謝躬，共破王郎。及躬敗，萌乃歸降。光武即位，以爲侍中。”後又舉兵反，敗死。

⑭“魏洽”二句，英華注曰：“張郃歸曹操，魏洽未詳。”按張郃歸曹似與此不侔。據三國志張繡傳，繡與曹操戰，曹操長子昂、弟子安民没，後繡降曹，曹操待之若舊。丘遲與陳伯之書曾用此事，於此文意亦合，然非魏洽。魏洽事仍未詳。

⑮醉飽之過，謂酒醉飯飽，思之不慎。此輕其罪，以爲安撫計。

⑯齊氏王姬，指消難妻高氏，因其爲齊神武之女，故稱。見本篇前注⑧。

⑰陸陸，疑是“睦睦”之誤。睦睦，相親相敬貌。史記司馬相如傳：“旼旼睦睦，君子之能。”

⑱“擊鐘”句，言貴盛，見聽鳴蟬篇詩注⑪。

⑲元戎，古之大型戰車。詩經六月：“元戎十乘。”毛傳：“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周曰元戎。”後以指大軍。漢書董賢傳：“統辟元戎。”顔師古注：“元戎，大衆也。”

⑳舠，刀形小船。釋名釋船："小船曰刀。"句指隋軍過江。

㉑三叛，三名叛逃者。左傳昭三十一年："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盗（按：齊豹，魏之司寇），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此喻指司馬消難等。

㉒函首，用匣盛頭，謂斬其首。按隋書高祖紀上：開皇二年正月戊辰，"陳遣使請和，歸我胡墅"。"二月己丑，詔高熲等班師。"同書高熲傳："會陳宣帝薨，熲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又周書司馬消難傳："及陳平（在開皇九年，五八九），消難至京，特免死，配爲樂户。經二旬放免。猶被舊恩，特蒙引見。尋卒於家。性貪淫，輕於去就。故世之言反覆者，皆引消難云。"

祭漅湖文[①]

維開皇元年十二月朔甲子，具位姓名遣某官，以清酌素羞之饋[②]，敬祭漅湖之靈曰[③]：

泱漭澄湖[④]，南服之紀[⑤]。斜通海甸[⑥]，旁帶江汜[⑦]。深過百仞，潤踰九里[⑧]。彭蠡莫儔[⑨]，具區非擬[⑩]。揚越不庭[⑪]，多歷年紀。王師薄伐[⑫]，六軍戾止。戒期指日，馬首欲東[⑬]。常陰作沴[⑭]，零雨其濛[⑮]。水氣朝合，天雲夜同。申之苦霧，繼以嚴風。塗泥已甚，軌躅不通。有稽天罰，用沮元戎[⑯]。惟夫百神受職，水靈爲大。皇王御宇，率土無外[⑰]。當使日月貞明[⑱]，天地交泰[⑲]。雨師

止其霖瀝[20]，雲將卷其蔚薈[21]。東渡戈船，南聳鶥旆[22]。收尉佗之黄屋[23]，納孫皓之青蓋[24]。然後革車旋軫，戎卒凱歌。楚俘霧集[25]，冀馬星羅[26]。無德不報，有酒如河[27]。神之聽之[28]，斯言匪蹉[29]。

①録自初學記卷七。　本文據所署時間，當亦是代高熲等伐陳之軍作，參前篇注①。

②"以清酌"句，清酌，祭祀之酒。禮記曲禮下："凡祭宗廟之禮，……酒曰清酌。"孔穎達疏："酌，斟酌也。言此酒甚清澈，可斟酌。"　庶羞，多種佳肴。"羞"同"饈"，美肴。儀禮公食大夫禮："士羞庶羞皆有大。"鄭玄注："羞，進也。庶，衆也。進衆珍味可進者也。"

③灤湖，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一年（六八），"灤湖出黄金，廬江太守以獻"。李賢注："灤湖，湖名，在今廬州合肥縣東南。"按即今巢湖，在安徽巢縣西，水入長江。

④泱漭，廣闊貌。漢書司馬相如傳載上林賦："過乎泱漭之野。"張揖注："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也。"顔師古注："凡言此者，著水流之長遠也。"

⑤"南服"句，南服，南方。周代以距國都遠近分爲五服，南方爲南服。顔延年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詩："衡巫奠南服。"　"紀"謂總領。詩經四月："滔滔江漢，南國之紀。"鄭玄箋："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經紀衆川，使不壅滯。"

⑥海甸，近海之地。孔稚珪北山移文："張英風於海甸。"

⑦江汜，詩經江有汜毛傳："决復入爲汜。"此指長江衆支流。巢湖匯入多條河流之水然後注入長江，故云。

⑧九里，莊子列禦寇："河潤九里，澤及三族。"陸德明釋文："河從乾位來，乾，陽數九也。"此泛言地域廣大，不拘于數也。

⑨彭蠡，即鄱陽湖，見孤鴻賦注㊱。

⑩具區，湖名，即今太湖。爾雅釋地："吴越之間有具區。"

⑪揚越，州名，代指陳。　不庭，不來王廷朝拜，言抗拒。國語周語中："以待不庭不虞之患。"韋昭注："不庭，猶不道也。"

⑫薄伐，討伐。薄，語詞。詩經出車："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⑬馬首，馬頭。古代出戰時，視主將馬頭以進退。左傳襄十四年："鷄鳴而駕，塞井夷竈，惟余馬首是瞻。"杜預注："言進退從己。"

⑭沴，陰陽不調所生災害不祥之氣。莊子大宗師："陰陽之氣有沴。"

⑮詩經東山："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毛傳："濛，雨貌。"鄭箋："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

⑯"有稽"二句，"天罰"、"元戎"，分别見爲高僕射與司馬消難書注⑪、⑲。

⑰率土，境域以内。詩經北山："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傳："率，循。"

⑱貞明，正而明。易繫辭下："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孔穎達疏："言日月照臨之道，以貞正得一而爲明也。"

⑲“天地”句，易泰卦：“天地交，泰。”王弼注：“泰者，物大通之時也。”

⑳雨師，司雨之神。其説甚多，周禮春官大宗伯鄭箋謂即二十八宿之畢星。

㉑雲將，雲之主將。莊子在宥：“雲將東游，過扶摇之枝，而適遭鴻蒙。”釋文引李頤曰：“雲主帥也。”　蔚薈，亦作“薈蔚”，雲霧瀰漫貌。詩經候人：“薈兮蔚兮，南山朝隮。”毛傳：“薈蔚，雲興貌。”

㉒鵰旆，畫鵰之旗，以示威武。列子黄帝篇：黄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以鵰、鶡、鷹、鳶爲旗幟”。

㉓尉佗，漢初南越王名，姓趙氏。趙佗秦末行南海尉事，秦滅，自立爲南越武王，漢高祖因立爲南越王。高后時自尊爲南越武帝，乘黄屋左纛，稱制。漢文帝時，遣陸賈責讓之，於是佗去帝制黄屋左纛，仍爲漢之藩臣，詳史記南越傳，參前贈劉儀同西聘詩注③。按：黄屋，帝王車蓋，以黄繒爲裏。此以趙佗代指陳政權。

㉔孫皓，孫權之孫，舉吴降晉，詳三國志吴三嗣主傳。青蓋，見爲隋檄陳文注98。

㉕“楚俘”句，左傳成九年：“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此以楚代陳。

㉖冀馬，冀北所産良馬。此代指獲勝之隋軍。庾信哀江南賦：“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

㉗“有酒”句，謂滅陳之後，答祭之酒將多如黄河水。左傳昭十二年：“有酒如淮，有肉如坻。”

㉘詩經伐木："神之聽之，終和且平。"鄭玄箋"神之聽之"爲"神若聽之"。

㉙匪蹉，不誤。謂决不爽報德之誓。

北齊興亡論[①]

或問主人曰[②]：往昔魏人失御[③]，六合雲擾[④]，河朔關右[⑤]，剪爲二國[⑥]。永熙西遁[⑦]，天平北巡[⑧]，兩朝先主，分陝而霸[⑨]，龍戰虎争[⑩]，多歷歲祀。既而水運值竭[⑪]，天禄永終[⑫]，齊室比跡於唐虞[⑬]，周人踵武於漢魏[⑭]。齊有五帝[⑮]，周易四王[⑯]，並纔踰二紀[⑰]，相繼而滅。若其元首膺期[⑱]，股肱命世[⑲]，立極補天之業[⑳]，銘常鏤鼎之功[㉑]；至於暴君南面，孽臣作輔，民怨神怒[㉒]，國殄祀絶[㉓]。易世之由，雖傳之耆舊，載於史策，通人雅旨[㉔]，其詳可得聞乎？

主人應之曰：吾少仕齊朝[㉕]，晚歸周室[㉖]，因而學業，歷兹永久。雅好博古[㉗]，雖欲擬議，近世治亂，粤可略陳。在魏正光[㉘]，牝鷄司旦[㉙]。爾朱榮乘釁内奰[㉚]，滔天泯夏[㉛]；餘燼跋扈[㉜]，挺禍王城[㉝]。海内生民，若崩厥角[㉞]。齊高祖神武皇帝[㉟]，天縱英明之略[㊱]，神挺雄武之才，龍攄豹變[㊲]，投袂而起[㊳]。血盟昆弟[㊴]，大會韓陵[㊵]，類蚩尤風雨之兵[㊶]，若新都犀象之陳[㊷]。彼曲我

直[43]，天實贊之[44]，日未移晷[45]，大殲醜族。然後拔立宗枝[46]，入纂皇統，羣后成務[47]，天下晏如[48]。但芒刺成災[49]，震逼爲梗[50]，居鄭流彘[51]，去而不入[52]。遷鼎舊鄴[53]，國命維新[54]，朝章國憲，燦然畢舉。渭南失律[55]，似烏林之喪師[56]；洛北先鳴[57]，同官渡之凱入[58]。雖天命有歸，而盡於北面[59]，方之魏武[60]，具體而微[61]。

文襄嗣業，始踰弱冠，瓌傑之氣，足稱負荷[62]。賓禮時秀，驅駕羣雄，内外肅清，朝無秕政[63]。侯景背恩棄義[64]，狼顧汝潁[65]；蕭衍失信幸災，蟻聚彭汴[66]。於是謀臣運策，猛士推鋒，渦陽之役，兇渠疋馬南逝[67]；寒山之戰，吴卒隻輪不反[68]。王思政入據長安[69]，淹歷歲時，神旗暫臨[70]，如風掃蘀[71]。三秦勍敵[72]，閉關自守；五湖之長[73]，革音請命[74]。魏孝静以天曆有在，鼎祚將遺，大禮備物，率由舊典[75]。允恭克讓，推而弗居[76]。禍生非慮，匕首竊發[77]。爾其夷凶剪暴[78]，剛斷英峙；天崩地坼[79]，堂構闕如[80]。嗣子幼冲，未堪多難。文宣雖云外弟[81]，少乏令名[82]，人望所歸，便見推奉[83]。

于時政有彝倫[84]，朝多俊乂，爪牙皆韓白之伍[85]，心腹盡良平之儔[86]，外静方隅，内康庶績[87]，主之不才，四海弗之覺也。洎乎受終文祖[88]，燎天改物[89]，兵强地廣，國富刑清。發號施令，必師古始；信賞必罰[90]，如有四時[91]。年穀屢登，災害不作；敵人竄跡，郊境無虞[92]。天

保受命[93]，迄於五祀[94]，黄初、泰始[95]，不能遠尚。爰及中年，誕縱昏德[96]，以萬乘之貴，爲長夜之飲[97]；散髮視朝，肉袒聽政，手行刳剔[98]，躬運矛鋋；寵狎佞諛，親愛凡鄙，出入市廛，遊走衢路[99]。太保高隆之，佐命元功，廟廊上宰[100]；僕射高德政，龍潛賓友，帷幄重臣[101]；衛尉卿杜弼，碩學偉才，拔萃出類[102]；光禄大夫元景，風流儒雅，師範縉紳[103]：或赤族見誅[104]，或丹頸爲戮，並直言竊歎[105]，斃於讒口。自餘名士良臣，非罪遭命，淫刑以逞，不可殫言。劉曹以還，逮於僭僞受命稱帝[106]，未有若斯之慘者也。賴有尚書令弘農楊遵彦，魏太傅津之子也[107]，含章秀出，希世偉人，風鑑俊朗，體局貞固[108]，學無不綜，才靡不通。裴樂謝其清言，應劉媿其藻麗[109]。温良恭儉，讓恕惠和[110]，高行異才，近古無二。有齊建國，便預經綸，軍國政事，一人而已[111]。詰旦坐朝，諮請填湊，千端萬緒，令議如流。剖斷部領，選舉人物[112]，滿室盈庭，永無凝滯。虛襟泛愛，禮賢好事，聞人之善，若己有之。智調有餘，尤善當世，譖言屢入，時寄無改。每乘輿四巡，恒守京邑，凡有善政，皆遵彦之爲。是以主昏於上，國治於下[113]，朝野貴賤，至于今稱之。俄而文宣不豫，斃於麴糵[114]；儲君繼體，纔歷數旬[115]，近習預權[116]，小人並進。楊公慮有危機，引身移疾[117]，幼主若喪股肱[118]，固相敦勉。乾明之始，難起戚

藩，變成倏忽，殞於殿省[119]。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120]。"君子是以知齊祚之不昌也。

孝昭地乃密親[121]，位居元輔[122]，有姬公之戚[123]，無復子之心[124]。亦由主弱時艱，慮深家國[125]，當陽正位[126]，事出權道。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沈深謹厚，實有君人之望[127]。時甲卒强盛，財力殷阜，乃睠西顧[128]，恒有吞噬之心。兼以天保之後，懲其淫縱，不邇聲色，不事晏遊[129]。孝於太后[130]，篤於昆季[131]，慎惜名器，愛養黎元。後庭嬪嬙，皆是藩邸之舊，數不盈十，竟無私寵。特解吏事，尤好禮容[132]。但政苛碎[133]，暗於聽受[134]，降年不永，期歲而崩[135]。大漸維幾[136]，黜其元子[137]。

武成母弟之親[138]，入主宗祏[139]，而少稟凶德[140]，不孝不仁。龍攢在殯[141]，淚不承臉；太后之喪，亦不哀哭[142]。纔及公除，便衣縫裘，縱侈荒淫，不知紀極。甘酒嗜音，夜以繼晝[143]。有和士開者，素和氏之庶孽[144]，其面目亦似胡人。輕薄凡猥，爲衣冠所棄。武成在田之日[145]，引爲參將[146]，聞好彈胡琵琶，亦解歌舞，一面之後，便大相愛悦，恒在卧内，同食共寢，淫穢之事，無所不爲[147]。天保之世，文宣知其如此，頓鞭二百，徒配長城，後遇赦得還[148]。武成爲右丞相[149]，久别得還，恩盻愈厚，信宿之間[150]，賞賜巨萬。及踐大位，親顧彌隆，爰自黄門，漸至端右[151]。盡景娱侍，略不休停，就令暫出，便追騎

相尋[152]。士開作威作福[153]，略無顧憚，恩寵勢望，燻灼朝野。恣性貪淫，人倫少例，心如谿壑，行均犬豕。甲第當衢[154]，侔擬公室，富商大賈，朝夕盈門。朝士無賴者，亦競相諂媚[155]，或送婢妾，或進子女，筐篚苞苴[156]，煙聚波屬。士開葬母，傾朝追送，諂諛尤甚者，至悲不自勝。澆薄邪佞，愛逾兄弟；名賢素士，略不交言。其所薦延，奏無不遂；榮枯進退，定於俄頃[157]。于時下陵上替[158]，奔競成習，士無貴賤，風節頓盡。趙彥深阿諛順旨，俛首懷禄[159]；元文遥器能先見，不敢措言[160]。此外羣官，靡衣媮食[161]，齊室大壞，其源始於此[162]。

河清之末，長彗爲災，太史奏言，須有攘救，武成便自稱太上，傳位後主[163]。胡長粲以從舅之親[164]，馮子琮以姨夫之戚[165]，俱受寄託，並當樞要。或性識庸近，或意懷險薄，皆不學無術，智能淺短。及天統末年，武成即世[166]，和士開一相處内，自擬伊周[167]。太尉、録尚書事趙郡王叡，明德茂親，聰爽俊悟，藩王之内，時望隆重[168]。以士開凶醜，宜加屏黜，入踐青蒲，讜言規諫[169]。而少主聰察，不類成昭[170]；母后才明，異於馬鄧[171]。士開禮於疏行[172]，長粲爲其謀主[173]，遂使密戚賢王，絞縊以戮[174]。雖遐邇胥怨，愚智同憤，而依託城社[175]，未如之何。數載之間，肆其穢行，與馮子琮夫婦鬻獄賣官，三家府藏，賄貨山積；凶愚子弟，並處高資；更相貨易，

擇而後授[176]。司徒瑯琊王儼，年甫十四，兼領憲司，憤其所爲，切齒忿咤，執送南臺，異其身首[177]。子琮以搆扇兩端，一時依法[178]。二凶俱勦，朝野晏清，京師市里，舞蹈成羣，梁董之慶[179]，不足斯比。瑯琊心實去惡，跡乃陵上，不容於時，俄而賜盡[180]。自兹已後，政道彌昏。高阿那以牧圉之勤，重其佞媚[181]；韓長鸞以韝紲之能，悦其趨走[182]。又有女奴陸氏，出自掖庭，凶智狡算，舉世無疋。以保母之恩，特見尊寵，六宫謂之世師，人主以爲内相[183]。舞弄王法，掩塞天聽，慶賞威刑，出於婢口。頑嚚弟姪，布於列位，帝戚皇支，不能及也。陸子駱提婆者，出於皁隸[184]，本是韡工，愚暗庸短，僅辯菽麥。與韓高之徒，共持國柄[185]，宣淫肆暴，甚於和氏；窮極富貴，轉日迴天[186]。愚薄之倫，折枝舐痔[187]，輕者進貨賂，甚者緒婚媾。朝廷混然，無復廉耻，清貞守道，更被嗤怪。漢世張趙[188]，不能喻其萬一；晉朝賈郭[189]，未足比其錙銖[190]。斛律明月屬鏤之賜，冤動天地[191]；崔季舒龍逢之戮，痛切幽明[192]。加以内參年少，閹官之屬，親狎寵私，盈滿宫禁，干預政事，剽掠生民[193]，黔首呼嗟[194]，以日爲歲。其反道違常，速亡趨滅，事非一緒，不可勝陳。後主自生宫闈，長於尼媪[195]，不接端士，不見正人。朝夕諮諏[196]，罕聞調護之客[197]；便煩左右[198]，莫非刀鋸之餘[199]。飛鷹走狗，蕩其心慮；麗色淫聲，亂其

耳目。論功德者，云羲軒無以尚[200]；述欽明者，稱堯舜不能逾。才智之士，棄而不任，假有名級，備員而已。憲章綱紀，蕩然無餘；魚爛土崩[201]，以俟勍寇。

周武大捷平陽[202]，乘虚深入[203]，將有降心[204]，士無鬭志。前世耿賈之雄[205]，俛首頓顙[206]；先朝貔虎之鋭[207]，歛氣重足[208]。舉晉陽如拾芥[209]，攻鄴宫猶振槁[210]。萬里百城，交臂屈膝。南極江淮，北盡砂塞，西界函谷，東至滄溟[211]：府帑粟帛之饒，兵革士民之衆，齊之所畜，盡爲周有，不亦哀哉！

①録自文苑英華卷七五一。　按本文稱“北齊”，下篇（後周興亡論）稱“後周”，當是後人改題。作者由北朝入隋，固當以北方爲正統，其文必不稱“北齊”、“後周”。又，本篇首段言及周（即北周，史又稱後周），而文中却未論周事；下篇論周却又言及齊（即北齊）；本篇設客主問答，下篇先無客主，而最後又出現客主。究其結構，兩文蓋本是一篇（或一篇而分爲上下）。太平廣記卷二五三引隋侯白啟顔録，稱“思道爲周齊興亡論”，亦足證明。分作兩篇，蓋後人所爲（至遲在編英華時），原題似當從啟顔録作周齊興亡論。今姑仍英華之舊分爲兩篇。兩篇皆作於作者入隋之後，確年未詳。

②本文雖是“論”，而設客主問答，乃沿辭賦之舊。文心雕龍詮賦謂“述客主以首引”，爲賦之特徵。

③魏，即北魏（三八六—五三四）。失御，指喪失統治能力。文選班固答賓戲：“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御。”李善注引項

岱曰："周王失牧御之化也。" 按此指北魏孝文帝（元宏）死後，國内混戰，其後爾朱榮控制朝廷，元魏已名存實亡。

④六合，指天下。莊子齊物論："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成玄英疏："六合者，謂天地四方也。"　雲擾，文選揚雄長楊賦："豪俊麋沸雲擾。"李善注："如麋之沸，若雲之擾，言亂之甚也。"

⑤河朔，黄河以北之地。此泛指以洛陽、晉陽爲中心的北魏東部地區，當時爲高歡集團所控制。　關，原作"闕"，英華校："疑作關。"按當作"關"，今改。關右，即函谷關以西，北魏末年爲宇文泰所據。

⑥"剪爲"句，指北魏分裂爲東魏、西魏二國。北史孝武帝紀：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五三四）八月，孝武帝不堪高歡迫辱，西奔宇文泰，是爲西魏；"其冬十月，高歡推清河王亶子善見爲主（按即孝静帝），徙都鄴，是爲東魏。魏於此始分爲二。"

⑦永熙，北魏孝武帝元修年號（五三二—五三四），此代指孝武帝。　遁，原作"道"，英華校："疑作遁。"按當作"遁"，"道"乃形訛，今改。西遁，指孝武帝西奔長安依附宇文泰，見上注。

⑧天平，東魏孝静帝年號。　北巡，指東魏遷都鄴（故城在今河北臨漳縣北）。北齊書神武紀下：天平元年（五三四）九月，"神武（高歡）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遷鄴，護軍祖瑩贊焉。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户四十萬狼狽就道"。

⑨分陝，周初周公旦、召公奭分陝而治，周公治陝之東，召公治陝之西，見春秋公羊傳隱五年。此喻指東魏、西魏兩政權對

峙。

⑩"龍戰"句，謂東、西魏爭戰不已。文選班固答賓戲："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李善注引項岱曰："龍以喻人君，周易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黄。'虎以喻猛力，爭不以任也。"

⑪水運值竭，指元魏（包括東魏、西魏）滅亡。魏書太祖紀：魏太祖道武帝拓拔珪於天興元年（三九八）十二月在平城即帝位，"尚書崔玄伯等奏從土德，服色尚黄"。後改從水德。魏書高祖紀：孝文帝元宏太和十六年（四九二）春正月壬戌，"詔定行次，以水承金（按晉爲金）"。

⑫天禄，天賜之福禄。尚書大禹謨："四海窮困，天禄永終。"句亦指元魏滅亡。

⑬"齊室"句，謂東魏孝静帝被迫於武定八年（五五〇）遜位於北齊文宣帝高洋，被封爲中山王，形如古代唐堯、虞舜相禪代。

⑭"周人"句，謂西魏恭帝元廓於公元五五六年被迫禪位於北周閔帝宇文覺，被封介國公，形如漢獻帝遜位於魏文帝曹丕。北史魏本紀論曰："静、恭運終天禄，高蹈唐虞，各得其時也。"

⑮五帝，指文宣帝高洋、廢帝高殷、孝昭帝高演、武成帝高湛、後主高緯。

⑯四王，指孝閔帝宇文覺、明帝宇文毓、武帝宇文邕、宣帝宇文贇（静帝宇文衍年幼遜位，蓋未計）。北周皇帝自稱"天王"，故此曰"四王"。

⑰二紀，十二年爲一紀，北齊（五五〇—五七七）、北周（五五七—五八一），立國均祗二十餘年，故云。

⑱元首，尚書益稷："元首明哉。"僞孔傳："元首，君也。"此指北齊、北周開國之主高洋、宇文覺。膺期，承運。尚書武成："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僞孔傳釋"膺"爲"當"。此指受禪。

⑲股肱，大腿曰股，胳膊曰肱，喻佐命大臣。左傳昭九年："君王卿佐，是謂股肱。"

⑳"立極"句，喻救國於危亂。淮南子覽冥訓："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

㉑銘常，即銘旌。"常"即太常，旗名。周禮春官司常："日月爲常。"又巾車："大（通"太"）常，十有二斿以祀。"鄭玄注："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又司常："大喪，共銘旌。"鄭注："銘旌，王者大常也。"按銘旌即靈柩前旗幡，又謂之銘。鏤鼎，即銘鼎。禮記祭統："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句謂大臣有永垂不朽之功。

㉒"民怨"句，尚書盤庚上："民咨胥怨。"又左傳昭元年："神怒民叛，何以能久？"

㉓國殄，説文："殄，盡也。一曰絶也。"祀絶，尚書五子之歌："荒墜厥緒，覆宗絶祀。"孔穎達疏："斷絶祭祀。"句指北齊、北周相次而亡。

㉔通人，學問淵博者，乃作者自指。王充論衡超奇："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閑，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爲人師者，通人也。"

㉕"吾少仕"句，隋書盧思道傳：北齊時，"左僕射楊遵彦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

後爲京畿主簿，歷主客郎、給事黄門侍郎，待詔文林館。

㉖“晚歸”句，隋書本傳：“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按：兩句有誤，授儀同三司在周武平齊之前，詳參年譜），追赴長安。”後遷武陽太守。

㉗“雅好”句，文選張衡西京賦：“雅好博古，學乎舊史。”薛綜注：“言公子雅性好博知古事。”

㉘正光，北魏孝明帝元詡年號（五二〇—五二五）。

㉙“牝鷄”句，尚書牧誓：“牝鷄無晨；牝鷄之晨，惟家之索。”僞孔傳：“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按此指宣武皇后胡充華（元詡生母）預政。魏書皇后列傳：“及肅宗（即孝明帝）踐阼，尊后爲皇太妃，後尊爲皇太后。臨朝聽政，猶稱殿下，下令行事。後改令稱詔，羣臣上書曰陛下，自稱曰朕。”於是親覽萬機，手筆斷絶，“一二年中，位總禁要，手握王爵，輕重在心，宣淫於朝，爲四方之所厭穢。文武解體，所在亂逆，土崩魚爛，由於此矣”。後與鄭儼、徐紇謀殺肅宗，以潘充華之女詐稱太子即位，又“立臨洮王子釗爲主，年始三歲，天下愕然”。及武泰元年（五二八）爾朱榮稱兵渡河，“太后及幼主並沉於河。太后妹馮翊君收瘞於雙靈佛寺。出帝時，始葬以后禮而追加謚（爲靈后）”。

㉚“爾朱榮”句，内奰，“奰”原作“奱”，當爲“奰”之形訛。詩經蕩：“内奰於中國。”毛傳：“奰，怒也。”因改。按魏書爾朱榮傳：“爾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其先居於爾朱川，因爲氏焉。常領部落，世爲酋帥。”肅宗死後，爾朱榮以“問侍臣帝崩之由”，討鄭儼、徐紇爲名，發兵晉陽，立孝莊帝。

㉛“滔天”句，泯夏，謂亂華。詩經桑柔：“靡國不泯。”清

王引之謂"泯"即亂，見經義述聞。夏，尚書舜典："蠻夷猾夏。"僞孔傳："夏，華夏。"此指洛陽一帶。

㉜"餘燼"句，餘燼，此指黨羽。謂爾朱榮控制北魏王朝，無惡不作。魏書爾朱榮傳："榮身雖居外（在晉陽），恒遥制朝廷，廣布親戚，列爲左右，伺察動静，小大必知。"

㉝挺，延伸。 王城，周之東都洛邑，此代指洛陽朝廷。

㉞"若崩"句，尚書泰誓中："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僞孔傳："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角，孔穎達疏爲"頭角"，即額頭。

㉟北齊書神武紀上："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歡，字賀六渾，渤海蓨人也。""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則高歡爲鮮卑化漢人。

㊱"天縱"句，北齊書神武紀上：高歡"長而深沉有大度，輕財重士，爲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顴，齒如白玉，少有人傑表"。

㊲"龍攄"句，文選潘岳西征賦："忽蛇變而龍攄。"張詵注："言沛公忽蛇變爲龍，而舒申其體。" 豹變，易革卦："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孔穎達疏："亦潤色鴻業，如豹文之蔚縟，故曰君子豹變也。"

㊳投袂，揮袖。左傳宣十四年："楚子聞之，投袂而起。"

㊴血盟，原作"四明"，於此無義，當是"血盟"之訛。血盟，即歃血而盟。禮記曲禮下："涖牲曰盟。"孔穎達疏："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盟之爲法，先鑿地爲方坎上，割牲牛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血盟昆弟，指高歡、爾朱兆。北齊書神武紀上：孝莊帝誅

爾朱榮（按：誅爾朱榮事，可詳參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卷四“城西忠宣寺”），其從子爾朱兆自晉陽舉兵赴洛陽，執莊帝以北而殺之。高歡不爲協從，兆恨焉。後爾朱兆使高歡統葛榮餘部六鎮。兆懼其叛己，“遂刑白馬而盟，誓爲兄弟”。據此可定“四明”爲“血盟”之訛，因改。

㊵“大會”句，指高歡在韓陵大破爾朱兆。北齊書神武紀上：魏節閔帝普泰元年（五三一）六月，高歡反爾朱兆；孝武帝永熙二年（五三二）閏三月，“爾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都，同會鄴，衆號二十萬（魏書爾朱兆傳曰“衆號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爲行臺總督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三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四面赴擊之。……乃合戰，大敗之。”韓陵，山名。元和郡縣志卷一六相州安陽縣：“韓陵山，在縣東北十五里，東魏丞相高歡破爾朱兆衆於此山。”

㊶“類蚩尤”句，山海經大荒北經：“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此以喻爾朱兆之衆。

㊷“若新都”句，新都指王莽。漢書王莽傳上：漢成帝永始元年（前一六），“封莽爲新都尉，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户”。犀象之陳，“陳”同“陣”。後漢書光武紀上：王莽“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此亦喻爾朱兆之衆。

㊸“彼曲”句，北齊書神武紀上：高歡與爾朱兆在韓陵山對

陣，"爾朱兆責神武以背己。神武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按指孝莊帝爲爾朱兆所殺）?'兆曰：'永安（孝莊帝年號）枉害天柱（指天柱大將軍爾朱榮，孝莊帝親殺之），我報讎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户前立，豈得言不反耶？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絶矣。'"所謂曲，直指此。

㊹實，原作"寶"，英華校："疑作實。"作"實"是，今改。詩經北門："天實爲之。"

㊺移晷，言時間短。晷，日影。張衡西京賦："白日未及移晷。"

㊻宗枝，同宗子孫，指北魏孝武帝元脩。北齊書神武紀上："神武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武。"魏書出帝紀："出帝，諱脩，字孝則，廣平武穆王懷之第三子也。"

㊼羣后，即諸侯。尚書泰誓中："羣后以師畢會。"僞孔傳："諸侯盡會次也。"成務，謂"開物成務"，見前《爲隋檄陳文》注⑪。

㊽晏如，漢書諸侯王表："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内晏如。"顔師古注："晏如，安然也。"

㊾芒刺成災，指孝武帝憚懼高歡，矛盾激化。漢書霍光傳："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宣帝）内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

㊿"震逼"句，指斛律椿等劫脅孝武帝，遂使逃入長安。魏書斛律椿傳：高歡責爾朱仲遠帳下都督橋寧、張子期反覆無常，遂斬之。"椿自以數爲反覆，見寧等之死，意常不安。遂密構間。……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以伐齊獻武王（即高歡），帝從之。""椿懼己不免，復啟出帝，假説遊聲以劫脅。帝信之，遂入關，椿亦西走長安。"

㊿居鄭，指周襄王。左傳僖二十四年：周大夫頹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襄王，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於氾”。杜預注：“鄭南氾也，在襄城縣南。”　流彘，指周厲王。左傳昭二十六年：“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國語周語上謂“流王於彘”，韋昭注：“流，放也。彘，晉地，漢爲縣，屬河東，今曰永安。”按句以周厲王、襄王喻孝武帝，謂其出奔。

㊾不入，謂孝武帝拒絶回洛陽復位。左傳成十八年：“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據北齊書神武紀下、魏書出帝紀，自孝武奔長安，高歡曾上四十啟，並西迎車駕，孝武帝皆不答。

㊽遷鼎，謂遷都。左傳桓二年：“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此指孝武帝西奔後，高歡另立孝静帝而遷都鄴，已見前注。

㊼“國命”句，指建立東魏。詩經文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㊺“渭南”句，渭南，渭水之南，以與下“洛北”對應，代指建都長安之西魏。　失律，謂出師不利。易師卦：“師出以律，失律，凶也。”此指西魏在與東魏的多次戰爭中失利。

㊻“似烏林”句，謂西魏有如曹操赤壁之敗。烏林，地名，在今湖北嘉魚縣西，臨長江，對岸（南岸）即赤壁山。三國志吴魯肅傳裴松之注引吴書，關羽曰“烏林之役”劉備“身在行間，寢不脱介，自力破魏”云云，即指赤壁之戰。

㊼洛北，洛水之北，指東魏。　先鳴，先倡。此指主動出擊。

㊽“同官渡”句，官渡在今河南中牟縣東北，漢末建安五年（二〇〇），曹操於此大破袁紹軍。此謂東魏戰勝西魏，有如當年曹操官渡之捷。按高歡嘗多次擊敗西魏軍，詳北齊書神武紀下。

⑲“雖天命”二句，謂天命雖已由元魏移於高氏，而高歡終以人臣而死。古時臣子北面朝拜君主，故以“北面”指向人稱臣。

⑳魏武，即魏武帝曹操，生前亦止於魏王，未嘗稱帝。

㉑“具體”句，孟子公孫丑上：“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朱熹集注：“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此言高歡生前雖有帝王之實，然無其名。

㉒“文襄”四句，北齊書文襄紀：“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年十二，神情儁爽，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高歡死，高澄繼位。

㉓粃政，不良之政，弊政。晉書文帝紀：“朝無粃政，人無謗言。”

㉔“侯景”句，南史侯景傳：“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也。……始高歡微時，與景甚相友好，及歡誅爾朱氏，景以衆降，仍爲歡用。”後官至北魏河南道大行臺，位司徒。“及歡疾篤，其世子澄矯書召之，景知僞，懼禍，因用王偉計，乃以太清（梁武帝蕭衍年號）元年（五四七）二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上表求降。……帝（梁武帝）由是納之。”因其降梁，故稱“背恩棄義”。

㉕“狼顧”句，潁，原作“穎”。按“潁”指“潁州”，穎字訛，徑改。謂侯景在潁州、汝水一帶與東魏軍對抗。北齊書文襄紀：“司徒侯景據河南反，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高澄）遣司空韓軌率衆討之。”又南史侯景傳：高澄後又遣其將圍景於長

社，侯景向西魏請救，又請兵於梁司州刺史羊鴉仁。鴉仁遣長史鄧鴻率兵至汝水，鴉仁乃據懸瓠（即汝南）。

⑯“蕭衍”二句，南史侯景傳：“帝（梁武帝蕭衍）聞鴉仁已據懸瓠，遂命羣帥指授方略，大舉攻東魏，以貞陽侯蕭明爲都督。”又南史蕭明傳：武帝既納侯景，大舉北侵，“詔改以明代爲都督水陸諸軍趣彭城，大圖進取”。“蟻聚彭、汴”指此。此前梁曾與魏通好十餘年（見蕭明傳），並常遣使入貢（詳魏書孝静紀），故謂其“失信”。

⑰“渦陽”二句，渦陽，縣名，在今安徽省。兇渠即禍首，指侯景。按南史侯景傳：高澄抵抗侯景軍，遣慕容紹宗追景，“景退保渦陽”。兩軍決戰，“景軍潰散，喪甲士四萬人，馬四千匹，輜重萬餘兩。乃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遂投梁。

⑱“寒山”二句，寒山，地名，在今江蘇桐山縣東南。按南史蕭明傳：“明師次吕梁十八里，作寒山堰以灌彭城，水即于堞，不没者三板。魏遣將慕容紹宗赴救，明謀略不出，號令莫行。……紹宗至，决堰水，明命將救之，莫肯出。魏軍轉逼，人情大駭。”“明醉不能興，衆軍大敗，明見俘執。”吴卒，指蕭明所率梁軍。

⑲北史王思政傳：“王思政，太原祁人，漢司徒允之後也。”北魏孝武帝登位，封祁縣侯，爲武衛將軍。後又拜使持節、中軍大將軍、大都督、總宿衛兵，策動孝武帝西奔長安。

⑳“神旗”句，指高澄親征王思政。北史王思政傳：大統十三年（五四七），侯景叛東魏，向西魏請援乞師，王思政即率荆州步騎萬餘人入據潁川。次年九月，東魏大尉高岳、行臺慕容紹

宗等率步騎十萬攻潁川，慕容紹宗等死，高岳"志氣沮喪，不敢逼城。齊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萬來攻"。

⑦"如風"句，蘀，原作"籜"，乃"蘀"之訛。詩經蘀兮："蘀兮蘀兮，風其吹汝。"毛傳："蘀，槁也。"鄭玄箋："槁謂木葉也。木葉槁，待風乃落。"因改。此喻王思政失敗。按北史王思政傳：高澄率大軍援攻潁川，思政知不濟，欲自殺不遂，爲高澄所俘。

⑫三秦，指西魏。項羽破秦入關，三分秦關中之地，見史記項羽本紀。後泛指關中一帶。

⑬五湖，説法不一，蓋指太湖及附近湖泊。此代指梁。

⑭"革音"句，指梁攻北魏失敗後，改變先前主戰腔調，重新與之修好。

⑮"魏孝静"四句，謂孝静帝將按前代故事行禪讓之禮。備物，禪代之祭告品物齊備。按魏書孝静紀、北齊書文襄紀，孝静帝與文襄獵於鄴東，文襄罵帝爲"狗脚朕"，且使崔季舒毆之三拳。孝静帝不堪憂辱，因有禪位之意。

⑯"允恭"二句，謂高澄謙而不受。尚書堯典："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僞孔傳："允，信；克，能。信恭能讓，故其名聞。"按北齊書文襄紀：高澄遇刺（遇刺事詳下注）時正欲受禪，"與陳元康、崔季舒等屏斥左右，署擬百官"；此言"弗居"，乃美之耳。

⑰"禍生"二句，謂高澄遇刺身亡。竊發，暗發。鄒陽獄中上書自明："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説，而匕首竊發。"按北齊書文襄紀："初，梁將蘭欽子京爲東魏所虜，王（按高澄封渤海王）命以配厨。欽請贖之，王不許。京再訴，王

使監厨蒼頭薛豐洛杖之。”孝静帝武定七年（五四九）七月辛卯，“京將進食，王却，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宜殺却。’京聞之，置刀於盤，冒言進食。王怒曰：‘我未索食，爾何遽來?’京揮刀曰：‘來將殺汝！’王自投傷足，入於牀下，賊黨去牀，因而見殺”。時年二十九。

⑱夷，原作“弗”，英華校：“疑作夷。”按作“弗”文義不通，當作“夷”，今改。

⑲“天崩”句，坼，原作“折”。戰國策趙策三：“周烈王崩，……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坼，裂也，因改。天崩地坼，指高澄死。

⑳“堂構”句，謂高澄缺乏政治建樹，未能繼父業而取代元魏。尚書大誥：“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僞孔傳：“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爲堂基，况肯構立屋乎?”

㉑文宣，即高洋。北齊書文宣紀：“顯祖文宣皇帝諱洋，高祖第二子，世宗（高澄）之母弟。”外弟，同母異父弟（又表弟亦稱外弟）。據上引本紀，高洋乃高澄胞弟，此言“外弟”，未知其故。

㉒“少乏”句，北史齊本紀顯祖文宣帝紀：“及長，黑色，大頰兑下，鱗身重踝。”因其貌陋，文襄每嗤之。“帝内雖明察，外若不瞭，老臣宿將皆輕之。”

㉓“人望”二句，北史齊本紀：文襄死後，高洋赴晉陽主庶政，“推誠接下，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羣情始服”。不久進封齊王，位相國，加九錫殊禮。

㉔彝倫，常道，指章法條次。尚書洪範：“我不知其彝倫攸

敘。”僞孔傳：“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

㊿85爪牙，指武將。詩經祈父：“祈父，予王之爪牙。”鄭玄箋“爪牙”爲“勇力之士”。　韓白，指漢將韓信、秦將白起，皆以善用兵著稱於史。

86良平，即張良、陳平，能運籌帷幄，出奇致勝，爲漢高祖之主要謀士。

87庶績，各種事功。尚書堯典：“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88“受終”句，尚書舜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僞孔傳：“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陸德明釋文曰：“王（肅）云：文祖，廟名。馬（融）云：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又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玄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此當以釋“明堂”爲長，泛指廟堂。

89“燎天”句，謂高洋行受禪之禮。燎天，即祭天。按北齊書文宣紀：孝静帝武定八年（五五〇）五月，孝静帝下禪位詔：“戊午，（高洋）乃即皇帝位於南郊，昇壇柴燎告天。”

90北齊書文宣紀：“初踐大位，留心政術，以法御下，公道爲先。或有違犯憲章，雖密戚舊勳，必無容舍，内外清靖，莫不祗肅。”

91如有四時，謂賞罰分明，賞如春，罰如秋。北齊書文宣紀：受禪禮畢，詔曰：“不言而信，先春後秋。”即其義。

92“郊境”句，謂兵强而邊境平安無事。北齊書文宣紀：“以三方鼎跱，諸夷未賓，修繕甲兵，簡練士卒，……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惟恐前敵之不多，屢犯艱危，常致克捷。”且有西伐之志。

93天保，文宣年號，北齊書文宣紀：文宣受禪禮畢，下詔，

"改武定八年爲天保元年。"

⑭五祀，即五年。北齊書楊愔傳謂文宣帝在天保五年（五五四）之後"喪德"，前五年政治尚清明。

⑮黄初，魏文帝曹丕受禪後年號；泰始，晉武帝司馬炎受禪後年號。文宣帝依漢、魏故事禪代，故與之相較。

⑯昏德，尚書仲虺之誥："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僞孔傳："夏桀昏亂，不恤下民。"

⑰"長夜"句，史記殷本紀："（帝紂）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

⑱刳剔，尚書泰誓上："（紂）刳剔孕婦。"僞孔傳："懷子之婦，刳剔視之，言暴虐。"

⑲"爰及中年"句至此，言文宣荒淫殘暴之狀。北齊書文宣紀："既征伐四克，威振戎夏，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連耽湎，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晝；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拔刃張弓，遊於市肆，勳戚之第，朝夕臨幸。……徵集淫嫗，分付從官，朝夕臨視，以爲娱樂。凡諸殺害，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河。……嘗在晉陽，以稍戲刺都督尉子輝，應手即殞。又在三臺大光殿上，以鋸鋸都督穆嵩，遂至於死。又嘗幸開府暴顯家，有都督韓悊無罪，忽於衆中喚出斬之。自餘酷濫，不可勝紀。"

⑳"太保"三句，北齊書高隆之傳：高隆之，字延興，本姓徐氏。因有參議之功，高祖（高歡）命爲從弟，從高祖起義山東。武定中遷太保。齊受禪，進爵爲王，官録尚書事，領大宗正卿。因曾侮文宣帝，又言不可受魏禪，文宣深銜之，命壯士築百餘下，放出，死於路中。

⑩1“僕射”三句，北齊書高德政傳：高德政，字士貞，渤海蓨人，高歡擢爲相府掾，委以腹心。高澄死後，文宣赴晉陽繼位，德政曾參與定策，又勸其行禪代之事。齊受禪之日，除德政爲侍中，尋封藍田公；七年，遷尚書右僕射，兼侍中。後文宣荒淫無道，德政屢諫於前，帝不悦。楊愔因讒之，文宣親以刀刺之，後又斬於家，並斬其妻及子。龍潛，龍蛇蟄伏，喻帝王未即位時。此謂高德政本文宣舊友。北齊書高德政傳：“德政與帝（文宣）舊相昵愛，言無不盡。”

⑩2“衛尉卿”三句，北齊書杜弼傳：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幼聰敏，寄郡學受業，師每奇之。事高歡、高澄，曾勸高歡行禪代。高洋受禪，以預定策之功，遷驃騎將軍、衛尉卿，别封長安縣伯，後除膠州刺史。因曾勸高洋用漢人治國，高洋以爲“此言譏我”，高德政又讒之，“積其衍失，遂遣就州斬之。”

⑩3“光禄大夫”三句，元景即王元景，諸史無傳。北齊書文宣紀：“高隆之、高德政、杜弼、王元景、李僙之等皆以非罪加害。”

⑩4赤族，漢書揚雄傳載解嘲：“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顔師古注：“見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一説指全族被殺。

⑩5竊歎：私自歎息。史記殷本紀：紂殺九侯女，醢九侯，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

⑩6“劉曹”二句，劉、曹指漢、魏。僭僞，當指北周閔帝宇文覺受西魏禪稱帝，時在文宣天保七年（五五六）十二月。

⑩7“賴有”二句，北齊書楊愔傳：“楊愔，字遵彦，小名秦王，弘農華陰人。父津，魏時累爲司空侍中。”按魏書楊津傳，太昌（北魏孝武帝年號）中，贈津太傅。

⑩⑧貞固，固守正道。易乾卦：“貞者，事之幹也。……貞固足以幹事。”

⑩⑨“裴樂”二句，裴、樂，指裴楷、樂廣。清言，“言”原作“吉”。盧武陽集作“清言”，是，“吉”乃形訛，今據改。清言即清談。晉書裴楷傳：“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疲。”又樂廣傳：“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歎曰：‘我所不如也。’”應、劉，指建安時著名文學家應瑒、劉楨。參河曲遊注④。

⑪⓪“温良”二句，尚書堯典：“允恭克讓。”孔穎達疏引鄭玄云：“不懈於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又禮記内則：“必求其寬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

⑪①“有齊”數句，經綸，易屯卦：“君子以經綸。”孔穎達疏：“經謂經緯，綸謂綱綸。”原意爲整理編織絲縷，此喻治理國家。按北齊書楊愔傳：“（東魏孝敬帝）武定末，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軍，侍學典選如故。（北齊文宣帝）天保初，以本官領太子少傅，别封陽夏縣男。又詔監太史，遷尚書右僕射。”後又拜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徙尚書令，拜特進、驃騎大將軍，封開封王。“濟南（指廢帝高殷，廢爲濟南王，詳下注）嗣業，任遇亦隆，朝章國名，一人而已。”

⑪②“選舉”句，北齊書楊愔傳：愔在東魏武定時，“以本官兼尚書吏部郎中”，入齊，亦兼典選，“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爲己任”。

⑪③“國治”句，北齊書楊愔傳：“自天保五年（五五四）以後，一人（指文宣）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

⑪④斃於麴櫱，原作“弊於趨孽”。弊，當是“斃”之訛。趨

孽，英華於"麴"下注曰："疑。"按兩字乃麴蘖之訛誤。北齊書文宣紀："暨於末年，不能進食，惟數飲酒，麴蘖成災，因而致斃。"麴蘖即酒母，此代指酒。據改。

⑮"儲君"二句，指北齊廢帝高殷。北齊書廢帝紀："廢帝殷，字正道，文宣帝之長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年（五五〇），立爲皇太子，時年六歲。"天保十年（五五九）十月，"文宣帝崩。癸卯，太子即帝位於晉陽宣德殿。"（次年八月廢爲濟南王，詳後注。）

⑯近習，親信。當指斛律金、高歸彦等。北齊書廢帝紀：天保十年十月，高殷即位，十一月，"以右丞相、咸陽王斛律金爲左丞相"。後諸臣投靠常山王高演、長廣王高湛，殺楊愔等五大臣。

⑰"楊公"二句，北齊書楊愔傳："文宣大漸，以常山（高演）、長廣（高湛）二王位地親逼，深以後事爲念。"所謂"危機"指此。當時可朱渾天和主張誅二王，楊愔等議出二王爲刺史。又楊愔"先有表解其開府封王"，"移疾"事本傳未述，蓋當時託辭。

⑱幼主，指廢帝，即位時年十五。

⑲"乾明"數句，乾明，廢帝年號（五六〇）。戚藩，指常山王高演、長廣王高湛，並高歡子，廢帝之叔。按北齊書廢帝紀及楊愔傳：乾明元年二月，高演、高湛捕楊愔等受文宣遺詔輔幼主高殷的五大臣入宫謁太皇太后，謂漢人欲殺二王，遂皆斬之。（孝昭紀謂先已斬於御史府内，然後至昭陽殿上奏；婁后傳謂乃太皇太后密與高演及大將定策誅之，未知孰是。此謂"殞於殿省"，"殿省"當指御史府，蓋孝昭紀所載爲實。）

⑫⓪兩句見詩經瞻仰，鄭玄箋云："賢人皆言奔亡，則天下邦國將盡困窮。"

⑫①"孝昭"句，北齊書孝昭紀："孝昭皇帝（高）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之母弟也。"高演乃高殷之叔，故曰"密親"。

⑫②元輔，謂大臣之首，即宰相。北齊書孝昭紀：楊愔等既誅，"詔以帝（指高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

⑫③姬公，指周公姬旦。周公爲成王姬誦之叔，故云。

⑫④復子，詩經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鄭玄箋："復，反覆也。"孔穎達正義："復，反也，故爲反覆。謂小者就所養之處回轉反覆之也。"此指撫育、輔佐。

⑫⑤"亦由"二句，北齊書孝昭紀："幼主即位，乃即朝班。除太傅、録尚書，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自是詔敕多不關帝。客或言於帝曰：'鷙鳥捨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高演因感處境危殆。

⑫⑥當陽，天子南面向明而治，故代指登帝位。左傳文四年："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此指高殷被廢而高演立。北齊書廢帝紀：乾明元年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令廢帝爲濟南王，令食一郡，以大丞相、常山王演入纂大統"。遂改乾明爲皇建。

⑫⑦"身長"數句，北齊書孝昭紀："帝聰敏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

⑫⑧"乃睠"句，詩經皇矣："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謂孝昭眷然有西向征討北周之意。按北齊書孝昭紀："于時國富兵强，將雪神武遺恨，意在頓駕平陽，爲進取之策。"又論曰："于是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猜，不無危殆。乃眷關右，實懷兼

併之志。"

⑫⑨"不事"句，北齊書孝昭紀："文宣溺於遊宴，帝（孝昭）憂憤表於神色"，故其即位後"日昃臨朝，務知人之善惡"。

⑬⓪太后，即高歡之妻后昭君。北齊書孝昭紀："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宫，帝行不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宫五百餘步，鷄鳴而去，辰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輿輦。太后所苦小增，便即寢伏閤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常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手心，血流出袖。"

⑬①"篤於"句，北齊書孝昭紀謂孝昭"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

⑬②"特解"二句，北齊書孝昭紀："閑明簿領，吏所不逮。"又論曰："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之風，徵召英賢，文武畢集。"

⑬③北齊書孝昭紀：孝昭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對曰："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又問趙郡王叡與厍狄顯安，顯安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

⑬④暗於聽受，蓋指相信望氣者之言而殺高殷事。北齊書孝昭紀："初，帝與濟南（高殷廢爲濟南王）約不相害。及輿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氣者云鄴城有天子氣。帝常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鴆毒，濟南不從，乃扼而殺之。"

⑬⑤北齊書孝昭紀："初苦内熱，頻進湯散。時有尚書令史姓趙，於鄴見文宣從楊愔、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復讎。帝在晉陽宫，與毛夫人亦見焉。遂漸危篤。"皇建二年（五六一）十一月，"崩於晉陽宫，時年二十七。"

⑬⑥"大漸"句，尚書顧命："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

僞孔傳：“自歎其疾大進篤，惟危殆。”

⑬⑦元子，嫡長子。黜其元子，指孝昭臨終不傳位於皇太子高百年，而遺詔傳於其弟高湛。北齊書孝昭紀：皇建二年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無逮。今嗣子冲眇，未閑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相、長廣王湛研機測化，體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内瞻仰；同胞共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左僕射、趙郡王叡喻旨，徵王統兹大寶。”

⑬⑧北齊書武成紀：“世祖武成皇帝諱湛，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皇帝之母弟也。”

⑬⑨宗祏，“祏”原作“祐”，當是形訛，今改。左傳莊十四年：“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杜預注：“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孔穎達疏：“宗祏者，慮有非常火災，於廟之北壁内爲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室。”此代指皇位。

⑭⓪北齊書武成紀謂高湛“儀表瓌傑，神武尤所鍾愛”；北史齊本紀謂其“風度高爽，經算弘長，……有帝王之量”，與此異。蓋正史溢美之辭。

⑭①龍攢，指孝昭高演靈柩。在殯，謂未葬。

⑭②“太后”二句，太后指其母婁后。按北齊書神武婁后傳：“及后崩，武成不改服，緋袍如故。未幾，登三臺，置酒作樂。帝女進白袍，帝怒，投諸臺下。和士開請止樂，帝大怒，撻之。”

⑭③北齊書武成紀：“帷薄之間，淫侈過度。”又和士開傳：士開勸武成“宜及少壯，恣意作樂，縱横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敵千年”。於是兩人“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

⑭④“素和氏”句，“素”下原有“有”字，英華校：“疑衍。”

按此字當衍，全隋文已删，今從之。北齊書和士開傳："和士開，字彦通，清都臨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 庶孽，妾生之子。

⑭⑤在田，指即位之前。易乾卦："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王弼注："見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

⑭⑥參將，指府行參軍。北齊書和士開傳："天保初，世祖（即武成）封長廣王，辟士開府行參軍。世祖性好握槊（按握槊乃古博戲，雙陸之一種，其制詳劉禹錫觀博），士開善於此戲，由是遂有斯舉。"

⑭⑦"恒在"數句，北齊書和士開傳："世祖時，恒令太后（即武成后胡氏）握槊，又出入卧内，無復期限，遂與太后爲亂。"又同書武成胡后傳："武成寵信和士開，每與后握槊，因此與后姦通。""淫穢"事當指此。

⑭⑧"文宣"數句，北齊書和士開傳："顯祖（即文宣）知其輕薄，不令王與小人相親善，責其戲狎過度，徙長城。後除京畿士曹參軍，長廣王（即武成）所請也。"徙，英華校："本傳作徒。"

⑭⑨北齊書武成紀："皇建（孝昭年號）初，進位右丞相。"

⑮⓪信宿，左傳莊三年："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杜預注："信者，住經再宿，得相信問也。"此言時間短促。

⑮①"爰自"二句，北齊書和士開傳："世祖踐位，累除侍中，加開府。"徐又"除右僕射"。按隋書百官志中：北齊門下省，"掌獻納諫正，及司進御之職。侍中、給事黄門侍郎各六人"。又曰尚書省置僕射，"僕射職爲執法，置二則爲左、右僕射，皆與令同"。"端右"即尚書省長官。

⑮²“就令”二句，北齊書和士開傳：和士開喪母，武成帝遣武衛將軍呂芬詣宅扶持；“其日，帝又遣以犢車迎士開入内”。

⑮³尚書洪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謂何士開僭擅威權。

⑮⁴甲第，上等房舍。史記孝武紀：“賜列侯甲第。”集解引漢書音義曰：“有甲乙第次，故曰第。” 當衢，謂處於繁華之地。爾雅釋宫：“四達謂之衢。”左思蜀都賦：“亦有甲第，當衢向術。”

⑮⁵“富商”數句，北齊書和士開傳：“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門；朝士不知廉恥者，多相附會，甚者爲其假子，與市道小人同在昆季行列。”

⑮⁶筐篚，盛物竹器，方曰筐，圓曰篚。苞苴，裹魚肉之草包。按“筐篚苞苴”，代指行賄財物。荀子大略：“苞苴行與？”楊倞注：“貨賄必以物包裹，故總謂之苞苴。”

⑮⁷“其所薦延”數句，北齊書和士開傳：“雖以左道事之者，不問賢愚，無不進擢；而以正理于忤者，亦頗能捨之。”

⑮⁸“于時”句，謂朝綱廢弛，上下失序。左傳昭十八年：“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孔穎達疏：“在下者陵侮其上，在上者替廢其位，上下失分，能無亂乎？”

⑮⁹北齊書趙彦深傳：彦深“本名隱，避齊廟諱，改以字行”。“歷仕累朝，常參機近，温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提獎人物，皆行業爲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又元文遥傳稱彦深“清貞守道”，皆與此論異。

⑯⁰北齊書元文遥傳：“元文遥，字德遠，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歷事數主，“既與趙彦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如彦深清貞守道，又不爲士開貪淫亂政，在於季孟之間。”

文遥曾與高儼等奏罷士開，詳後注。

⑯“靡衣”句，漢書韓信傳：“衆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媮食，傾耳以待命者。”顔師古注：“靡，輕麗也。媮與偷字同。偷，苟且也。言爲靡麗之衣，苟且而食，恐懼之甚，不爲久計也。”

⑯“其源始於此”下，原有“禳”字。盧武陽集無之，是，今删。疑涉下文“攘救”而衍。

⑯“河清”數句，北齊書武成紀：河清四年（五六五）四月，“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有易王。丙子，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皇太子，大赦，改元爲天統元年。……於是羣公上尊號爲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奏聞”。按隋書天文志下：武成河清四年三月戊子，“彗星見。占曰：‘除舊布新，有易主。’至四月，傳位於太子，改元”。又北齊書後主紀：“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 攘救，“攘”通“禳”。周禮天官女祝：“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鄭玄注：“却變易曰禳。禳，攘也。”

⑯“胡長粲”句，北齊書胡長仁傳：“胡長仁，字孝隆，安定臨涇人，武成皇后之兄。”“從祖兄長粲，……以外戚起家給事中，遷黄門侍郎。後主踐祚，長粲被敕與黄門馮子琮出入禁中，專典敷奏。世祖崩，與領軍婁定遠、録尚書趙彦深、和士開、高文遥（按元文遥賜姓高）、領軍綦連猛、高阿那肱、僕射唐邕同知朝政，時人號爲八貴。……後主即位，富於春秋，庶事皆歸委長粲，長粲盡心毗奉，甚得名譽。又爲侍中。”後因胡長仁排擠，除趙州刺史，卒。

⑯“馮子琮”句，北齊書馮子琮傳：“馮子琮，信都人，北

燕主馮跋之後也。……子琮妻，胡皇后妹也。遷殿中郎，加東宫管記。又奉别詔，令共胡長粲輔導太子，轉庶子。”後主時，授吏部尚書，卑辭曲躬事和士開，“與士開府僚不異”。後爲琅邪王儼絞殺。又北史馮子琮傳，謂盧思道是其女婿；然本文屢詆子琮，事似可疑。

⑯北齊書武成紀：“天統四年（五六八）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於鄴宫乾壽堂，時年三十二。”

⑰北齊書和士開傳：世祖崩後，“後主以世祖顧託，深委仗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是以彌見親密”。謀殺趙郡王叡後（謀殺高儼事詳後注），“復出士開侍中，右僕射。……武平元年，封淮陽王，除尚書令，録尚書事”。武成曾謂何士開有“伊、霍（光）之才”。

⑱“太尉”數句，北齊書趙郡王琛傳（附子叡）：“趙郡王琛，字永寶，高祖之弟也。”子叡，小名須拔。顯祖受禪，進封爵爲趙郡王。歷定州、滄州、朔州等州刺史；天統中，“拜司空、攝録尚書事。……攝宗正卿，進拜太尉，監議五禮。叡久典朝政，清貞自守，譽望日隆。”

⑲北齊書趙郡王琛傳：“世祖崩，葬後數日，叡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中及元文遥奏後主曰：‘和士開不宜仍居内任。’並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爲兖州刺史。”又和士開傳：“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賄，穢亂宫掖，臣等義無杜口，冒死以陳。’” 青蒲：青色蒲團，代指皇帝住所。漢書史丹傳：“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注引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 讜言，漢書叙傳上：“今日復聞讜言。”顔師古注：“讜言，善言也。”

⑰成、昭，指周成王、漢昭帝，皆幼冲繼位。成王能辨管叔及其羣弟之奸，察周公之忠，見尚書金縢。漢昭帝后族上官桀等與大將軍霍光争權而譖害之，又與燕王旦通謀伏兵殺霍光，廢昭帝。時昭帝年十四，並覺之，誅燕王旦、上官桀等，見漢書昭帝紀。

⑰馬、鄧，指漢明帝馬皇后、漢和帝鄧皇后，皆樸素清正，扶助幼主，詳後漢書皇后紀。

⑰禮於疏行，謂和士開並非皇親。禮記曲禮上："夫禮者，所以定親疏。"孔穎達疏："五服之内、大功以上服粗者爲親，小功以下服精者爲疏。"

⑰胡長粲爲和士開謀主事，諸史未詳。按北齊書和士開傳，趙郡王叡令元文遥入奏太后出和士開，太后不聽，"段韶呼胡長粲傳言，太后曰：'梓宫在殯，事大匆速，欲王等更思量。'趙郡王等遂並拜謝，更無餘言"。於是和士開與太后、後主定計，詐出和士開爲兖州刺史，遂以美女珠簾賄賂婁定遠，得見太后及後主，領詔出婁定遠青州刺史，殺趙郡王叡。則殺叡事，胡長粲亦預其謀。

⑰"遂使"二句，北齊書趙郡王琛傳附子叡傳：叡再三諫太后宜去和士開，太后不允。後又不顧安危，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被執，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而殺之，時年三十六"。又和士開傳：士開求得太后、後主詔書，"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召入而殺之"。

⑰城社，城池、田社，代指政權。後漢書曹節傳："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

⑰"與馮子琮"數句，"琮"原作"宗"。諸史皆作"琮"，

今改。北齊書馮子琮傳：世祖崩後，“元文遥以子琮太后妹夫，恐其奬成太后干政，説趙郡王及士開出之，拜鄭州刺史，即令之任。……未幾，太后爲齊安王納子琮長女爲妃，子琮因請假赴鄴，遂授吏部尚書。其妻恃親放縱，請謁公行，賄貨填積，守宰除授，先定錢帛多少，然後奏聞，其所通致，事無不允”。又曰：馮子琮“擢引非類，以爲深交；縱其子弟，官位不依倫次。”三家，指胡長粲、和士開及馮子琮。“更相貨易”，貨，英華校：“疑作貿。”

⑰“司徒”數句，北齊書武成十二王傳：“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録尚書事、大司馬。”“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奢恣，盛修帝宅，意甚不平。”於是和士開等忌之。武平二年（五七一），出儼居北宫；四月，“詔除太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督京畿。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居外，然後奪其兵權”。高儼於是使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表彈士開罪，矯詔執士開送御史，“儼使馮永洛就臺斬之”。南臺，即御史臺。通典職官六御史臺：“梁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

⑱“子琮”二句，北齊書武成十二王傳：武平二年（五七一）四月，琅邪王儼欲殺和士開，“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贊成其事”。同書馮子琮傳：“琅邪王儼殺士開，子琮與其事，就内省絞殺之。”又北史馮子琮傳：子琮與士開有隙，“子琮欲陰殺陸媪及士開，因廢帝而立琅邪王儼。以謀告儼，儼許之，乃矯詔殺士開。及儼見執，言子琮教己。太后怒，又使執子琮，遣右衛大將軍侯吕芬就内省以弓弦絞殺之”。

⑰梁董，指梁冀、董卓，皆東漢末年權臣。後漢書梁冀傳：梁冀被徙自殺，"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又董卓傳：吕布既殺董卓，"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市"。

⑱"瑯邪"數句，北齊書武成十二王傳："儼徒本意惟殺士開，及是，（協從者）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劉辟疆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安德二王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此即所謂"陵上"。同時，後主"率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因斛律光調停，遂解。武平二年九月下旬，後主召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以袂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宫，立殺之，時年十四。此言"賜盡"，未知孰是。

⑱"高阿那"二句，高阿那即高阿那肱。牧圉，飼牛馬者。北齊書高阿那肱傳："高阿那肱，善無人也。……那肱爲庫典（北史作"庫直"），從征討，以功勤擢爲武衛將軍。肱妙於騎射，便僻善事人，每宴射之次，大爲世祖所愛重。又諂悦和士開，尤相褻狎，士開每爲之言，彌見親待。後主即位，累遷并省尚書左僕射，封淮陰王，又除并省尚書令。肱才伎庸劣，不涉文史。……士開死後，後主謂其識度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後降北周。

⑱"韓長鸞"二句，北齊書韓鳳傳："韓鳳，字長鸞，昌黎人也。""鳳少而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都督，後主居東宫，年幼稚，世祖簡都督二十人送令侍衛，鳳在其數。……因此被識，數唤共戲。後主即位，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内省機密。"後封昌黎郡王，"軍國要密，無不經手，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

處衡軸，號曰三貴，損國害政，日月滋甚"。韝紲，韝即射韝，革製袖套，射箭時用之；紲即馬繮繩。"韝紲之能"，謂其惟善騎射而已。

⑱3"又有女奴"數句，陸氏，即陸令萱。北齊書穆提婆傳："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誅。提婆母陸令萱嘗配入掖庭，後主繈褓之中，令其鞠養，謂之乾阿妳，遂大爲胡后所昵愛。令萱奸巧多機辯，取媚百端，宮掖之中，獨擅威福。"令萱又佞媚穆昭儀，養之爲母，"及穆后立，令萱號曰太姬，此即齊朝皇后母氏之位也，視第一品。"

⑱4"陸子"兩句，皁隸，即奴隸。駱提婆與其母同配掖庭，故云。又因穆昭儀養陸令萱爲母，故其改姓穆氏。

⑱5北齊書穆提婆傳："天統初，（陸令萱）奏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嬉戲醜褻，無所不爲。寵遇彌隆，官爵不知紀極，遂至録尚書事，封城陽王。"提婆與韓鳳、高阿那肱共處衡軸，號曰"三貴"，見前注。

⑱6轉日迴天，言其權力極大。後漢書單超傳：左悺封上蔡侯，時謂之"左回天"。又日、天喻君主，轉、回，謂其能操縱皇帝。

⑱7折枝，"枝"通"肢"，折肢即折腰，指拜揖。舐痔，見前勞生論注⑩6。北齊書穆提婆傳："自武平之後，令萱母子勢傾内外矣，庸劣之徒皆重跡屏息焉。"

⑱8張趙，指後漢桓帝、靈帝時宦官張讓、趙忠。後漢書張讓傳："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夏惲等十二常侍皆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多受賕賂，賣官鬻爵。"宦官得志，

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後皆爲袁紹所誅。

⑱⑨賈郭，指西晉賈謐、郭彰。晉書賈充傳：充死時無嗣，以外孫韓謐爲其已死之子黎民子，奉充後。充女（賈南風）爲惠帝皇后。後賈后專恣，謐權過人主，奢侈逾度。歷散騎常侍、後軍將軍、侍中等職，被誅。又晉書郭彰傳：“郭彰字叔武，賈后從舅也。……及賈后專朝，彰豫參權勢，物情歸附，賓客盈門。世人稱爲‘賈郭’，謂謐及彰也。”

⑲⓪錙銖，古代重量單位，六兩（一説八兩）爲銖，六銖爲錙。喻微不足道。

⑲①“斛律明月”二句，斛律明月，即斛律光。北齊書斛律光傳：“光，字明月，少工騎射，以武藝知名。”齊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别封西安縣子。英勇善戰，多有戰功。後主武平二年（五七一），拜光左丞相，又别封清河郡公。因祖珽、穆提婆與之有積怨，加以周施反間，後主遂於武平三年七月用祖珽計，召光至凉風堂而拉殺之。光深爲鄰敵所憚，“一旦屠滅，朝野痛惜之”。　屬鏤，劍名。史記吴太伯世家：吴王夫差“賜（伍）子胥屬鏤之劍以死”。集解引服虔曰：“屬鏤，劍名。”

⑲②“崔季舒”二句，北齊書崔季舒傳：“崔季舒，字叔正，博陵安平人。”“季舒少孤，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才具。”後主時，“加特進、監國史。季舒素好圖籍，暮年轉更精勤，兼推薦人士，奬勸文學，時議翕然，遠近稱美”。武平四年（五七三）冬十月，陳陷壽陽，季舒等六人諫止後主向并，韓鳳遂奏漢兒“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因並斬之，棄屍漳水。龍逄，即關龍逄，傳爲夏末賢臣。夏桀無道。龍逄因極諫被殺。幽明，此指天地。文選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幽明獻期。”

李善注引曾子："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圓曰明。"

⑲³"加以"數句，北齊書幼主紀：後主寵任陸令萱、和士開等宰制天下，"各引親黨，超居非次，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備載"。時諸宮奴婢、閹人等濫得富貴者將萬數，"宮掖婢皆封郡君"。

⑲⁴"黔首"句，北齊書幼主紀：後主時，"賦斂日重，徭役日繁"，"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爲貪縱，人（即"民"，避唐太宗諱）不聊生"。

⑲⁵尼媪，指陸令萱。其鞠養後主事，見前注⑱³。

⑲⁶咨諏，詩經皇皇者華："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毛傳："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

⑲⁷調護，史記留侯世家："上（漢高祖）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集解引如淳曰："調護猶營護也。"

⑲⁸"便煩"句，英華校："毛詩作蕃。"按今本詩經小雅采菽作"平平左右"，左傳襄十一年引作"便蕃左右"，杜預注："便蕃，數也。"此乃連綿字，作"煩"、"蕃"皆可。句謂常在其周圍者。

⑲⁹刀鋸之餘，指宦官。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

⑳⁰羲軒，即太昊伏羲氏、黄帝軒轅氏，皆傳説中上古帝王。

⑳¹"魚爛"句，喻國家政權腐敗，崩潰在即，不可救藥。荀悦漢紀列侯傳："百姓一亂，則魚爛土崩，莫之匡救。"

⑳²周武，即周武帝宇文邕，公元五六一年登位。　平陽，即晉州。隋書地理志中："臨汾郡，後魏置唐州，改曰晉州。""臨

汾，後魏曰平陽，並置平陽郡。”按周書武帝紀下：建德五年（五七六）十月，周武帝率師東伐晉州，齊行臺左丞侯子欽、晉州刺史崔景嵩先後降周，俘海昌王尉相貴及甲士八千人。十一月，齊後主自并州率衆來援，圍晉州；周武帝帥軍八萬來戰，齊大敗。“大捷平陽”指此役。

⑳深入，“深”原作“除”，盧武陽集作“深”，義較長，據改。

㉔據周書武帝紀下，北齊在晉州淪陷後，大勢已去，武帝於是下詔招降，“自是齊之將帥，降者相繼”。

㉕耿賈，指漢光武帝中興大將耿弇、賈復。後漢書耿弇傳：“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爲光武定據河北之計於南陽，拜大將軍，率軍剋拔全齊。一生凡“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又賈復傳：“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爲光武都護將軍。“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按後漢書卷二二論稱“耿、賈之鴻烈”；永平中圖畫前世二十八將於南宫雲臺，耿、賈皆在其中。此喻指北齊前代武將。

㉖頓顙，屈膝下拜，以額觸地。國語吴語：勾踐“親委重罪，頓顙於邊”。

㉗貔虎，皆猛獸名，以喻勇士。後漢書光武紀下贊：“尋、邑（指王莽大將王尋、王邑）百萬，貔虎爲羣。”李賢注：“貔，執夷，虎屬也。書曰：‘如虎如貔。’言甚猛勇也。”

㉘斂氣，猶言屏息，謂恐懼不敢出聲。　重足，疊足而立，不敢移動，亦言懼甚。史記秦始皇紀引賈誼曰：秦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

㉙舉晉陽，北齊書後主紀：武平七年（五七六）十二月戊

午，齊安德王高延宗即皇帝位於晉陽；“辛酉，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爲周師所虜。” 拾芥，漢書夏侯勝傳：“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 顏師古注：“地芥謂草芥之横在地上者。俛而拾之，言其易而必得也。”

⑩攻鄴宫，北齊書幼主紀：後主於隆化二年（五七七）春正月乙亥禪位幼主高恒。“周師漸逼，癸未，幼主又自鄴東走。己丑，周師至紫陌橋。癸巳，燒城西門。太上皇（即後主）將百餘騎東走。乙亥（資治通鑒作“乙未”，疑是），渡河入濟州。其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孝卿乃以之歸周（按周書武帝紀下謂‘孝卿未達，被執送鄴’）。” 其後，後主、幼主等在青州爲周將尉遲綱（周書作“尉遲勤”）所俘，北齊遂亡。 振槁，喻攻取極易。荀子議兵：“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 楊倞注：“振，擊也；槁，枯葉也。”

⑪“南極”數句，言北齊領土遼闊。北齊書帝紀魏徵總論：“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苞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有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

後周興亡論[1]

周太祖文皇帝幼而機警[2]，智數過人。屬魏末多故，召募關隴[3]；值二將相屠，三軍未一，見推爲主，遂握兵符[4]。俄而魏武西巡，奉迎車駕，挾天子以會諸侯，

萬世所一時也[5]。撫養荒餘，鳩聚兵甲，同心之旅，不滿萬人[6]。齊神武以大兵數十萬，將清灞滻，雷動雲移，萃於渭曲[7]；太祖以數千弊卒，振旅而還，遂基王業[8]。竇泰以勁兵深入，一戰喪元[9]；高敖曹以鋭氣先登，臨陣受首[10]。兵革歲動[11]，敗鮮勝多。高氏雖怙其衆，力莫敢先。至邙山之舉，我師敗績，收合亡散，退守有餘[12]。及蕭氏將亡，邊服震擾，荆郢内附[13]，庸蜀來王[14]。器械完整，貨財充實，帶甲百萬，驍將如林，晏駕之辰[15]，國與齊人相埒矣。

閔帝以嫡嗣承基[16]，應天納禪[17]，弱齡厭世[18]，未及稱皇[19]。明帝以庶長見立[20]，纂我鴻緒，從容文雅，亦守文之良主焉。二帝景命不融[21]。高祖始登大位[22]，于時大冢宰、晉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23]，負圖作宰[24]，親受顧命[25]，國柄朝權，頓去王室。高祖高拱深視，彌歷歲年；談議儒玄，無所關預，祭則寡人[26]，晉公之不忌也。但自下裁物，其主不堪；累世權强，一朝折首[27]。其於黨與[28]，咸見夷戮，惡禽梟物，掃地無餘[29]。爾乃棄奢淫[30]，去浮僞，施一德，布公道。屏重肉之膳[31]，躬大布之衣[32]，始自六宫[33]，被於九服[34]。令行禁止，内外肅然。以釋氏立教，本貴清净，近世以來，糜費財力，下詔削除之[35]，亦前王所未行也[36]。值齊季失德[37]，取亂侮亡，親御戎軒，再舉而滅[38]。軍令肅然，秋毫莫犯，數

旬而定，不戮一人。未及下車，革其弊政[39]，山東士女，欣載如歸。但天性嚴忍，果於殺戮[40]，血流盈前，無廢飲噉。行幸四方，尤好田獵，從禽於外，非夜不還，飛走之類，值無免者。識者以此少之。雖有武功，未遑文德，彝章禮教，蓋闕如也。練甲治兵，將掃沙漠；遠圖不遂，暴疾昇遐[41]。

宣帝初在東宫，已多罪失，高祖每加嚴訓，不能修改[42]。嗣位之初，飾情自勵[43]；逾年已後，變態轉興，躭酒好色，常居内寢；角抵逸遊，不捨晝夜[44]。分命使人徵求子女，積之後宫，以千萬數[45]：此石虎之淫風也[46]。寵姬四人，並立爲皇后[47]，車服節文，與内主無别：此劉聰之亂政也[48]。少在儲宫，頗覽經籍，臨朝對衆，亦有精神。但稟猜狂，特好詭異，衣冠形色，皆與舊制不同[49]。文武侍臣，屏棄遐裔；内外門閤，皆别令臣者着守，出入去來，並録其數，殿省以目相視[50]。然朋淫於家[51]，無所簡擇，乃至長樂，亦有醜聲[52]。大象之末，忽焉慘虐，鞭撻朝士，動至數百，背及胸腹，一時下手，楚毒之理，不可忍見[53]。祖宗廟號，諱不得稱。變易官名[54]，回官姓族[55]。車乘輪輻，並有貴賤之殊[56]；婦女莊點，亦爲上下之異[57]。後庭嬪妾，房有數人，自旦至夕，恒令危坐相對，有不如法，便即捶楚[58]。内外命婦，朔望朝謁，皆令爲丈夫拜伏[59]，以示肅恭。自號爲天[60]，不復稱朕。此外小事異同，不可勝紀，狂惑妖僻，開闢未

之有也。

客曰：齊武成荒悸庸暗[61]，結怨人神，厥嗣不昌[62]，理則然矣。周祖聰明神武，冠世雄奇，因愚子以至顛覆[63]，豈人事乎，抑天道也？蒙有惑焉，請聞其說。

主人曰：寒暑晦明，二儀之不同也；賢愚治亂，五勝之相形也[64]。是以酒池肉林，乃周王之締構[65]；坑儒滅學，亦漢后之驅除[66]。齊自天保受終，迄於武平喪國[67]，孝昭之外[68]，竟無令主，河清已後[69]，國基漸墜。昏主慢遊於上，黎民怨讟於下。逮於末葉，君弱臣愚，外崩内潰，周人取之，猶坂上走凡也[70]。周武任數矩情[71]，果敢雄斷，擁三秦之鋭[72]，屬攻昧之秋[73]，削平天下，易同俯拾。未及三祀[74]，宫車晚駕，嗣子披猖[75]，肆其凶慝，真人革命[76]，宗廟爲墟。此蓋天所以啟大隋，非不幸也。

①録自文苑英華卷七五一。本文與北齊興亡論蓋原爲一篇，題周齊興亡論，作於入隋之後，參北齊興亡論注①。

②周書文帝紀上："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武川人也。""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輕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 瞀，原作"驚"，英華校："疑作瞀。"按"驚"字顯誤，今改。

③"屬魏末"二句，周書文帝紀上："万俟醜奴作亂關右，孝莊帝遣爾朱天光及（賀拔）岳等討之，太祖遂從岳入關，先鋒破僞行臺尉遲菩薩等。及平醜奴，定隴右，太祖功居多，遷征西

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增邑三百户，加直閤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寇亂，百姓凋殘，太祖撫以恩信，民皆悦服。”

④“值二將”數句，二將，指賀拔岳、侯莫陳悦。魏書賀拔岳傳：魏永熙三年（五三四）正月，賀拔岳召侯莫陳悦討靈州刺史曹泥。“岳既總大衆，據制關右，憑强驕恣，有不臣之心。齊獻武王（高歡）惡其專擅，令悦圖之。……岳行軍前與悦相見。悦誘岳入營，坐論兵事。悦詐云腹痛，起而徐行，悦女夫元洪景抽刀斬岳。”又周書文帝紀上：賀拔岳死後，其士衆散還平凉，“三軍未有所屬，諸將以都督寇洛年最長，相與推洛以總兵事。洛素無雄略，威令不行”，於是趙貴言奉宇文泰爲主，命赫連達馳至夏州以告。“太祖乃率帳下輕騎，馳赴平凉”，諸將乃推之爲主。其後魏帝詔太祖曰：“賀拔岳既殞，士衆未有所歸，卿可爲大都督，即相統領。”

⑤“俄而”數句，指魏孝武帝因不堪高歡威逼，由洛陽奔長安依附宇文泰，參北齊興亡論注㊿。又周書文帝紀上：永熙三年七月丁未，“帝（孝武帝元修）遂從洛陽率輕騎入關，太祖備儀衛奉迎，謁見東陽驛。……乃奉帝都長安。披草萊，立朝廷，軍國之政，咸取太祖決焉”。

⑥“不滿”句，周書文帝紀下：西魏文帝元寶炬大統三年（五三七）八月，東、西魏交戰，時宇文泰“戰士不滿萬人”。

⑦“齊神武”數句，灞滻，長安兩水名，代指長安之西魏政權。北齊書神武紀下：東魏孝静帝天平四年（西魏大統三年，五三七）十月壬辰，“神武（高歡）西討，自蒲津濟，衆二十萬”。“萃於渭曲”詳下注。

⑧“太祖”數句，周書文帝紀下：太祖與齊神武軍將會，

"太祖召諸將謀之。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陣。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中，聞鼓聲而起。(癸巳)申時，齊神武至，望太祖軍少，競馳而進，不爲行列，總萃於左軍。兵將交，太祖鳴鼓，士皆奮起，……大破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按北齊書神武紀下謂其軍大亂，"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跨槖駝，候船以歸"。)渭曲，地名，在今陝西大荔縣東南。

⑨"竇泰"二句，周書文帝紀下：大統三年春正月，"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時太祖出軍廣陽，定襲其先鋒竇泰計。於是，"太祖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保隴右。辛亥，謁帝而潛出軍。癸丑旦，至小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爲陣，未及成列，太祖縱兵擊破之，盡俘其衆萬餘人。斬泰，傳首長安"。

⑩"高敖曹"二句，周書文帝紀下：大統四年（五三八）七月，"東魏遣其將侯景、厙狄干、高敖曹、韓軌、可朱渾元、莫多婁貸文等圍獨孤信於洛陽。齊神武繼其後。先是，魏帝將幸洛陽拜園陵，會信被圍，詔太祖率軍救信，魏帝亦東。八月庚寅，太祖至穀城，莫多婁貸文、可朱渾元來逆，臨陣斬貸文，元單騎遁免，悉虜其衆送弘農。遂進軍瀍東。是夕，魏帝幸太祖營，於是景等夜解圍去。及旦，太祖率輕騎追之，至於河上。景等北據河橋，南屬邙山爲陣，與諸軍合戰。太祖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因此軍中擾亂。都督李穆下馬授太祖，軍以復振。於是大捷，斬高敖曹及其儀同李猛、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其甲士一萬五千，赴河死者以萬數"。

⑪兵革，英華校："一作革車。"

⑫"至邙山"數句，邙山之敗，在大統九年（五四三）。周書文帝紀下："三月，齊神武至河北。太祖還軍瀍上以引之。齊神武果度河，據邙山爲陣，不進者數日。太祖留輜重於瀍曲，士皆銜枚，夜登邙山。未明，擊之，齊神武單騎爲賀拔勝所逐，僅而獲免。太祖率右軍若干惠等大破齊神武軍，悉虜其步卒。趙貴等五將軍居左，戰不利。齊神武軍復合，太祖又不利，夜乃引還。既入關，屯渭上。齊神武進至陝，開府達奚武等率軍禦之，乃退。……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

⑬"及蕭氏"三句，"蕭氏"指梁岳陽王蕭詧。周書文帝紀下：大統十六年（五五〇）春正月，"（梁）柳仲禮率衆來援安陸，楊忠逆擊於漴頭，大破之，擒仲禮，悉虜其衆。馬岫以城降"。"先是，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詧與其叔父荆州刺史、湘東王繹不睦，乃稱蕃來附，遣其世子嶚爲質。及楊忠擒仲禮，繹懼，復遣其子方平來朝。"按梁書元帝紀，蕭詧舉兵反荆州在梁臨賀王太清三年（西魏大統十五年，五四九）九月。

⑭庸蜀，"庸"即上庸，古楚地。此偏指蜀。周書文帝紀下：西魏廢帝二年（五五三）三月，太祖遣大將軍、魏安公尉遲迥率衆伐梁武陵王蕭紀於蜀。五月，蕭紀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州降，引迥軍向成都。八月，克成都，劍南平。

⑮"晏駕"句，周書文帝紀下：西魏恭帝三年（五五六）冬十月乙亥，太祖"崩於雲陽宮，還長安發喪。時年五十二。甲申，葬於成陵，謚曰文公。孝閔帝受禪，追尊爲文王，廟曰太祖。武成元年（五五九），追尊爲文皇帝"。

⑯周書孝閔帝紀："孝閔皇帝諱覺，字陁羅尼，太祖第三子

也。母曰元皇后。”宇文泰死後，嗣位太師、大冢宰。魏帝又詔以岐陽之地封之爲周公。其母爲魏孝武帝之妹，孝閔帝踐祚，追尊爲王后，武成初又追尊爲皇后，故稱宇文覺爲“嫡嗣”。

⑰“應天”句，謂宇文覺應天命而受魏禪。周書孝閔帝紀：魏恭帝三年（五五六）十月庚子，禪位於周；次年春正月辛丑，宇文覺即天王位，封魏帝爲宋公。

⑱厭世，婉言死。莊子天地：“千歲厭世，去而上仙。”按周書孝閔帝紀：孝閔帝深忌晉公宇文護執政，遂與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等謀誅護，事洩，宇文護遣大司馬賀蘭祥逼帝遜位，“遂幽於舊邸，月餘日，以弒崩，時年十六”。事又詳周書晉蕩公護傳。

⑲未及稱皇，言位僅天王。按周書明帝紀：明帝二年（五五八）秋八月己亥，“改天王稱皇帝”。

⑳“明帝”句，“明帝”二字原無，當脱，據文意徑補。周書明帝紀：“世宗明皇帝諱毓，小名統萬突，太祖長子也。母曰姚夫人。”孝閔帝踐祚，轉岐州刺史；及孝閔帝廢，宇文護遣使迎於岐州，即天王位。因其母未尊爲皇后，故稱“庶長”。

㉑“二帝”句，謂在位時間不長。詩經既醉：“君子萬年，景命有僕。”鄭玄箋“景命”爲“天之大命”。按周書明帝紀：明帝武成二年（五六〇）夏四月，帝因食遇毒，崩，時年二十七。又晉蕩公護傳：“帝性聰睿，有識量，（宇文）護深憚之。有李安者，本以鼎俎得寵於護，稍被昇擢，位至膳部下大夫。至是，護乃密令安因進食於帝，加以毒藥。帝遂寢疾而崩。”

㉒“高祖”句，周書武帝紀上：“高祖武皇帝諱邕，字禰羅突，太祖第四子也。母曰叱奴太后。”“武成二年（五六〇）夏四

月，世宗崩，遺詔傳帝位於高祖。高祖固讓，百官勸進，乃從之。”

㉓“于時”句，猶子：侄子。周書晉蕩公護傳：“晉蕩公護字薩保，太祖之兄邵惠公顥之少子也。”“晉泰初，自晉陽至平涼，時年十七。太祖諸子並幼，遂委護以家務，内外不嚴而肅。”孝閔帝踐祚，拜大司馬，封晉國公，尋又拜大冢宰。

㉔“負圖”句，漢書霍光傳：武帝察羣臣惟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乃使黄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前八七）春，武帝病篤，光問誰當嗣者，武帝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遂受遺詔輔少主（孝昭帝）。

㉕顧命，臨終之命。周書晉蕩公護傳：“太祖西巡至牽屯山，遇疾，馳驛召護。護至涇州見太祖，而太祖疾已綿篤。謂護曰：‘吾形容若此，必是不濟。諸子幼小，寇賊未寧，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勉力以成吾志。’護涕泣奉命。”“顧命”指此。

㉖“祭則”句，左傳襄二十六年：“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此言周武帝衹主持祭禮，政事則由宇文護，以徐圖之。

㉗“累世”二句，周書晉蕩公護傳：“護性甚寬和，然暗於大體。自恃建立之功，久當權軸。……高祖以其暴慢，密與衛王直圖之。（天和）七年（五七二）三月十八日，護自同州還。帝御文安殿，見護訖，引護入含仁殿朝皇太后。……因出懷中酒誥以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既入，如帝所戒，讀示太后。未訖，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於地。又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斫不能傷。時衛王直先匿於户内，乃出斬之。”按周書武帝紀：“帝沉毅有智謀。初以晉公護專權，帝自晦跡，人莫測其深淺。及誅護之後，始親萬機。”故前謂其“高拱深視”，以使

晉公不忌，乃設此計以斬除之。

㉘於，疑當作“餘”。

㉙周書晉蕩公傳：殺護訖，“既令收護子柱國譚國公會、大將軍莒國公至、崇業公静、正平公乾嘉，及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等，並柱國侯伏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録尹公正、袁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護世子訓爲蒲州刺史。其夜，遣柱國、越國公盛乘傳往蒲州，徵訓赴京師，至同州賜死。護長史代郡叱羅協、司録弘農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護子昌城公深使突厥，遣開府宇文德齎璽書就殺之。”

㉚“爾乃”句，周書武帝紀下：“諸宫殿華綺者，皆撤毁之，改爲土階數尺，不施櫨栱。其雕文刻鏤，錦繡纂組，一皆禁斷。”“棄淫奢”指此類。

㉛重肉，“肉”原作“内”，當以形訛，今改。重肉指多種肉食。史記晏嬰傳：“食不重肉，妾不衣帛。”

㉜大布，粗布。左傳閔二年：“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按周書武帝紀下：武帝“身衣布袍，寢布被，無金寶之飾”。

㉝周書武帝紀：天和六年（五七一）九月，“省掖庭四夷樂、後宫羅綺工人五百餘人”。又建德六年（五七七）十一月詔曰：“朕運當澆季，思復古始，無容廣集子女，屯聚宫掖。弘贊後庭，事從簡約。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自兹以外，悉宜減省。”

㉞九服，泛指全國各地，參前從駕經大慈照寺詩序注㉖。

㉟周書武帝紀下：建德三年（五七四）五月丙子，“初斷佛、

道二教，經像悉毁，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並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法苑珠林卷九七感應緣：“（建德）三年，内納道士張賓妖佞，云佛法於國不祥，可滅除之。至建德六年東平齊國，又殄前代數百年來公私寺塔，掃地除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諸州佛寺出四十千，盡賜王公；三方釋子減三百萬，還歸編户。”

㊱未行，英華校：“一作得非。”“得非”似誤。

㊲“值”下“齊”字原空，全隋文補爲“齊”，是，今從之。

㊳“取亂”三句，尚書仲虺之誥：“取亂侮亡。”僞孔傳：“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言正義。”按周書武帝紀下：建德四年（五七五）七月丁丑，下詔伐齊；“壬午，上親率六軍，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癸卯，入於齊境”。因武帝有疾，於九月辛酉夜班師，水軍焚舟而退。建德五年（五七六）冬十月己酉，武帝再次總戎東伐，至次年正月，擒北齊主及其太子恒於青州；二月，關東悉平，自鄴還長安。

㊴“未及”二句，武帝平齊後，追謚齊末爲奸佞所殺之斛律明月、崔季舒等，又詔革奢侈之風，毁撤其東山、南園及三臺，瓦木諸物，盡賜下民，並放免齊所掠河南諸州之民爲奴婢者，等等，詳周書武帝紀下。

㊵“但天性”二句，周書武帝紀下謂“用法嚴整，多所罪殺”，“性既明察，少於恩惠”，即指其性殘暴。

㊶“練甲”數句，周書武帝紀下：宣政元年（五七八）夏四月，突厥入寇幽州，議將討之。“五月己丑，帝總戎北伐。遣柱國原公姬願、東平公宇文神舉等率軍五道俱入。發關中公私驢馬，悉從軍。癸巳，帝不豫，止於雲陽宫。丙申，詔停諸軍事。

六月丁酉，帝疾甚，還京。其夜，崩於乘輿。時年三十六。”“破齊之後，遂欲窮兵極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間，必使天下一統，此其志也。”

㊷“宣帝”數句，東宫，原作“東京”。按周書宣帝紀：“宣皇帝諱贇，字乾伯，高祖長子也。母曰李太后。”“宣政元年（五七八）六月丁酉，高祖崩。戊戌，皇太子即皇帝位。”又曰：“帝之在東宫也，高祖慮其不堪承嗣，遇之甚嚴。朝見進止，與諸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亦不得休息。性既嗜酒，高祖遂禁醪醴不許至東宫。帝每有過，輒加捶扑。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耶?’於是遣東宫官屬録帝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帝憚高祖威嚴，矯情修飾，以是過惡遂不外聞。”據知“東京”誤，今改“京”爲“宫”。

㊸“嗣位”二句，周書宣帝紀：“嗣位之初，方逞其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即閱視先帝宫人，逼爲淫亂。”此與史所述異。

㊹“逾年”數句，周書宣帝紀：“纔及逾年，便恣聲樂，採擇天下子女，以充後宫。好自矜誇，飾非拒諫。”角抵，漢書武帝紀：元封三年（前一〇八）春，“作角抵戲，三百里内皆觀”。注引文穎曰：“名此樂爲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按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五七九）十月，“大陳雜戲，令京城士民縱觀。”又謂其“遊戲無恒，出入不節，羽儀仗衛，晨出夜還。或幸天興宫，或遊道會苑，陪侍之官，皆不堪命。散雜戲魚龍爛漫之伎，常在目前。好令京城少年爲婦人服飾，入殿歌舞，與後宫觀之，以爲喜樂”。

㊺“分命”三句，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五七九）五月，

"遣使簡視京兆及諸州士民之女，充選後宫"。

㊻石虎，字季龍，後趙主石勒之侄。勒死，石虎廢其子弘，自立爲趙天王。石虎畋獵無度，晨出夜歸。大發百姓女三萬餘人，其中奪人婦者九千餘人，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三千餘人。詳晉書石季龍載紀。

㊼"寵姬"二句，指皇后楊麗華之外的四皇后，即天皇后朱滿月、天中皇后陳月儀、天右皇后元樂尚、天左皇后尉遲熾繁，詳周書宣帝紀及皇后傳。

㊽劉聰，東晉列國漢主。據晉書載記第二，聰立上、左、右三皇后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朝廷内外無復綱紀"。

㊾"衣冠"二句，周書宣帝紀：大象二年（五八〇）三月，"詔天臺（皇帝所居曰天臺）侍衛之官，皆著五色及紅紫緑衣，以雜色爲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間服之"。"嘗自帶綬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武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

㊿"文武"數句，周書宣帝紀："擯斥近臣，多所猜忌。又吝於財，略無賜與。恐羣臣規諫，不得行己之志，常遣左右密伺察之，動止所爲，莫不鈔録，小有乖違，輒加其罪。"按"皆别令"句，"着守"疑當作"看守"。

51朋淫，羣聚作荒淫玩樂之事。尚書益稷："朋淫於家，用殄厥世。"

52"乃至"二句，事未詳。按長樂爲漢宫名，爲太后所居，此蓋指其烝於諸母，正史諱之。

53"鞭撻"數句，周書宣帝紀："自公卿已下，皆被楚撻，其間誅戮黜免者，不可勝言。每笞捶人，皆以百二十爲度，名曰

天杖。宫人内職亦如之。”

㉔“變易”句，周書宣帝紀：每對臣下，自稱爲天，又自比上帝，不欲令人同己，於是“官名凡稱上及大者改爲長，有天者亦改之”。

㉕回官，英華於“官”下注：“疑。”按：“官”疑當作逭，回避也。周書宣帝紀：“又不聽人有高大之稱，諸姓高者改爲姜，九族稱高祖者爲長祖，曾祖爲次長祖。”此蓋即所謂“回逭姓族”。

㉖“車乘”二句，周書宣帝紀：令天下車皆以渾成木爲輪（按即截圓木爲輪，無輻），惟宫人得乘有輻車。

㉗“婦女”二句，周書宣帝紀：禁天下婦人皆不得施粉黛之飾，惟宫人得加粉黛焉。

㉘“便即”句，周書宣帝紀：“后妃嬪御，雖被寵嬖，亦多被杖背。”

㉙“内外”三句，周書宣帝紀：大象二年（五八〇）三月壬寅，“詔内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按俛伏之拜，乃男子之禮，故以爲詭異。

㉚“自號”句，周書宣帝紀：宣帝“每對臣下，自稱爲天。以五色土塗所御天德殿，各隨方色”。又“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改制詔爲天制詔，敕爲天敕”。

㉛齊武成高湛，其荒庸事詳參北齊興亡論及注。

㉜武成帝之嗣，即後主高緯，北齊至是而亡，故云。亦詳北齊興亡論及注。

㉝“周祖”數句：“周祖”指北周高祖宇文邕。“愚子”指宇文贇。宣帝宇文贇於大象元年（五七九）二月辛巳傳位於太子宇

文衍，是爲静帝。大象二年五月，宇文贇死；大定元年（五八一）二月甲子，宣帝楊皇后之父、隨王楊堅稱尊號，静帝遜於别宫，隋氏奉帝爲介國公。是年五月，静帝死，年九歲。詳周書静帝紀。

㊹“五勝”句，謂五行相勝，即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木勝土，土勝水。古代帝王以此推曆數。史記曆書：秦“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爲獲水德之瑞”。此謂各朝迭代相承。

㊺“是以”二句，謂殷紂荒淫，周武王因滅殷而建立周朝。史記殷本紀：帝紂“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

㊻“坑儒”二句，謂秦始皇焚書坑儒，毁滅文化，故漢高祖起而推翻之。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索隱：“謂秦前時之禁兵及不封樹諸侯，適足以資後之賢者，即高祖也。言驅除患難也。”

㊼“齊自”二句，指由文宣帝高洋受禪到後主高緯亡國，事詳北齊興亡論及注。

㊽“孝昭”句，作者以孝昭帝高演爲“令主”。按北齊書孝昭紀論曰：“孝昭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崩後，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之風，徵召英賢，文武畢集。……乃眷關右，實懷兼并之志，經謀宏遠，實當代之明主。”與盧思道持論同。

㊾河清，北齊武成帝高湛年號（五六二—五六四）。

㊿“猶坂上”句，漢書蒯通傳：“必相率而降，猶如坂上走丸也。”顔師古注：“言乘勢便易。”

⑪任數矩情，謂依據曆數及情勢。矩，取法，準依。英華於“矩”下注“疑”，蓋疑其字誤。此字似不誤。

⑫三秦，項羽破秦入關，三分秦關中之地，見史記項羽本紀。北周擁有秦之舊地，故云。

⑬攻昧，攻擊闇昧。尚書仲虺之誥：“兼弱攻昧，取亂侮亡。”

⑭三祀，三年。指周武帝建德四年（五七五）秋七月第一次伐齊，到宣政元年（五七八）六月病死。

⑮披猖，義同“猖披”。楚辭離騷：“何桀、紂之猖披兮。”五臣注：“昌披，謂亂也。”

⑯真人，指隋文帝楊堅。文選張衡南都賦：“貙虎肆虐，真人革命之秋也。”李善注引文子曰：“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

納涼賦[①]

祝融司方[②]，朱明屆序[③]。氣乃初伏[④]，節維徂暑[⑤]。積歊蒸於簾櫳[⑥]，流煩溽於園籞[⑦]。陽風洩其長扇[⑧]，火雲赫而四舉[⑨]。爾乃警六御[⑩]，按三條[⑪]；擊鼉鼓[⑫]，吟鳳簫[⑬]。雲車錯轂[⑭]，麟馬齊鑣[⑮]。入雲宮之嵯峨，登仙觀之岧嶢[⑯]。引雄風於洞穴[⑰]，承清露於丹霄[⑱]；動飀飂於翠帳[⑲]，散霏微於綺寮[⑳]。

①録自初學記卷三。當是節録，完篇已不傳。作於何時無

考。

②"祝融"句，禮記月令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鄭玄注："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火官。"又呂氏春秋孟夏紀高誘注謂炎帝死，"託祀於南方，爲火德之帝"；祝融"爲高辛氏火正，死爲火官之神"。按漢書五行志："火，南方。"隋書天文志中："日行南陸謂之夏。"故"司方"，謂祝融爲火官之神，居南方而主夏也。

③朱明，爾雅釋天："夏爲朱明。"郭璞注："氣赤而光明。"序，季節。

④初伏，史記秦本紀：秦德公二年（前六七六），"初伏，以狗禦蠱"。集解引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正義："六月三伏之節起秦德公爲之，故云初伏。伏者，隱伏避盛暑也。"此謂三伏節之起源。後以農曆夏至後第三庚日起爲初伏，第四庚日起爲中伏，立秋後第一庚日起爲末伏。藝文類聚卷五伏引曆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

⑤徂暑，詩經四月："四月維夏，六月徂暑。"鄭玄箋："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

⑥歊蒸，"蒸"亦作"烝"，熱氣。漢書揚雄傳載解難："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顏師古注："歊烝，氣上出也。"

⑦煩溽，濕熱過度之氣。禮記月令季夏之月："是月也，土

潤溽暑。”鄭玄注：“潤、溽，謂塗濕也。” 園籞，參前孤鴻賦注㊻。此泛指園林。

⑧陽風，熱風。 洟，文選枚乘七發：“揄棄恬怠，輸寫洟濁。”李善注引王逸楚辭注曰：“洟，垢濁也。”

⑨火雲，旱雲。淮南子覽冥訓：“旱雲煙火。”高誘注：“旱雲，亢陽氣，似煙火。”

⑩警，文選張衡東京賦：“是時稱警蹕已，下雕輦於東厢。”劉淵林注：“警，謂清道也。” 六御，六馬，帝王乘輿所駕。按：此句以下，謂輿駕上天求涼風，乃想象之詞。

⑪三條，多條道路。文選班固西都賦：“披三條之廣路。”李善注引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

⑫鼉鼓：鼉皮蒙製之鼓。詩經靈臺：“鼉鼓逢逢。”毛傳：“鼉，魚屬。”又釋文引草木疏：“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甲如鎧，皮堅厚，宜冒鼓。”按即鱷魚。

⑬鳳簫，即簫。列仙傳謂簫史教秦繆公女弄玉吹簫作鳳聲，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故云。

⑭雲車，淮南子原道訓：“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高誘注：“以雲蜺爲其馬也。”

⑮麟馬，即指馬。麒麟爲傳説中神獸名，故以喻其馬神異非凡。

⑯“雲宮”二句，雲宮、仙觀，皆指仙人居所。 巙嵯、岧嶢，皆連綿字，屈曲、高大貌。

⑰雄風，文選宋玉風賦：“清清泠泠，愈病醒酲；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 洞穴，指風穴，見前遼陽山寺願文注㊸。

⑱"承清露"句，謂搜集甘露，見前在齊爲百官賀甘露表注㉒。

⑲颼飅，風聲。左思吳都賦："與風飄颻，颲瀏颼飅。"

⑳霏微，雲雨朦朧貌。王僧孺侍冥詩之二："霏微商雲散。"綺寮，彩飾之窗。文選張衡西京賦："何工巧之瑰瑋，交綺豁以疏寮。"李善注引蒼頡篇："寮，小窗也。"

附録一

隋書盧思道傳（節録）〔唐〕魏　徵等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也。祖陽烏，魏秘書監。父道亮，隱居不仕。思道聰爽俊辯，通侻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松，松爲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户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復爲文，以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齊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誦之，由是大被笞辱。前後屢犯，因而不調。其後左僕射楊遵彦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惟思道獨得八首，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後漏洩省中語，出爲丞相西閤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録事參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於家。嘗於薊北悵然感慨，爲五言詩以見意，人以爲工。數年，復爲京畿主簿，歷主客郎、給事黄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鳴蟬篇。思道所爲，詞意清切，爲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未幾，以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宋護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周遣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罪當法，已在死中。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之，令作露布。思

道援筆立成，文無加點，神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

高祖爲丞相，遷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爲孤鴻賦以寄其情，曰：（文已輯入集中，略。下删略處同。）

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思道自恃才地，多所陵轢，由是官塗淪滯。既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時，其詞曰：（略）

歲餘，被徵，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起爲散騎侍郎，奏内史侍郎事。於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大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産而賤刑名，誠爲未可。"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笞罪，請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卒於京師，時年五十二。上甚惜之，遣使吊祭焉。有集三十卷，行於時。子赤松，大業中，官至河東長史。（中華書局校點本隋書卷五七）

齊黄門侍郎盧思道碑 〔唐〕張　說

有齊黄門侍郎范陽盧公諱思道，字子行，涿人也。其先姜姓，世祚東海，别爲盧氏，家於北燕。自漢世中郎將植至侍中，陽烏（按：此下疑有脱文）徵君之子，稟天靈傑，承家令軌，清明虚受，磊落標奇。言不詭隨，行不苟合，遊必英俊，門無塵雜。至於求己勵學，探道覩奥，思若泉湧，文若春華，精微入虚無，變化合飛動，斯固非學徒竭才仰鑽之所逮也。

事齊，歷散騎侍郎，以文翰直中書。中廢，復進，至給事黄門侍郎，待詔文林館。武平末，天子總兵禦寇，太子監國於晉

陽，公留綜宫朝，兼典樞密。及皇輿敗績於外，而百寮蕩析於内，公節義獨存，侍從趣鄴，告至行賞，授儀同三司。入周，除御正上士。定省歸郡，郡人祖英伯作難，公脅在其旅。幽都既平，玉石將燎，賴元帥宇文公神舉，以舊有令聞引謁，因命草露板立就，駭其麗，異其敏，釋於齊斧之下，揖於羣士之上，除掌教上士。隋高祖爲丞相也，遷武陽太守，以母老乞解職，優詔許之。後復徵爲散騎侍郎，奏内史侍郎事。隋開皇六年，春秋五十有二，終於長安，反葬故里。凡更臣三代，易官十七，再降，一免，二去職，八平除，擢遷者四而已。

公處屯安貞，賦詩穨飲，視得失蔑如也。臨難無懾，在黜無愠；危不去主，仕不違親；休明有賓禮之盛，顛覆無淪胥之禍：其大雅者歟！夫禮儀損益，公能言之，故與熊安生詳定齊禮；三墳五典，公能讀之，故與薛道衡侍學儲后。公國華人望，光照鄰邦，故所居之朝，應對賓客；脩詞抗議，允執其中，故青瑣黄緣，異代咸掌。大名之下，豈誣也哉！

昔仲尼之後，世載文學，魯有游、夏，楚有屈、宋。漢興有賈、馬、王、揚，後漢有班、張、崔、蔡，魏有曹、王、徐、陳、應、劉，晉有潘、陸、張、左、孫、郭，宋、齊有顔、謝、江、鮑，梁、陳有任、王、何、劉、沈、謝、徐、庾，而北齊有温、邢、盧、薛：皆應世翰林之秀者也。吟詠情性，紀述事業，潤色王道，發揮聖門，天下之人，謂之文伯。於戲！國有校，家有塾，禄位以勸，風雅猶存。然千數百年，羣心相尚，競稱者若斯之鮮矣，才難，不其然乎！然則飛黄虚騁，百轡遺路；鵾鵬天運，萬翼無階。文士擅名當時，垂聲後代，亦云才力之絶衆故爾。

開皇以來，百三十餘載，天贊唐德，生此多士。公之玄孫曰藏用，濟美文館，重祿黄門。永惟衣冠子孫，邑里多改，先人封樹，歲代將平。迺假詞菲才，刊石表隧，庶乎涉齊地者不薪柳惠之隴，過邢山者無惑子産之墓。至矣乎，盧氏之子其用心也遠矣！銘曰：

或或黄門，實天生德。才蓋一世，榮聞四國。文王既没，文在人弘。公為宗匠，當朝與能。龍躍春霽，鳳鳴朝昇。或頌或變，或雅或承。理以神合，聲以妙徵。高視睢涣，與君代興。人之云亡，十有一紀。斯文未喪，施於孫子。新作豐碑，德音不已。(文苑英華卷八九三)

啟顏録 〔隋〕侯 白

隋盧思道嘗共壽陽庾知禮作詩，已成而思道未就，禮曰："盧詩何太春日？"思道答曰："自許編苫疾，嫌他織錦遲。"思道初下武陽入京，内史李德林向思道揖，思道謂人曰："德林在齊，恒拜思道，今日官高，向雖拜，乃作跪狀。"思道嘗在賓門日中立，德林謂之曰："何不就樹蔭？"思道曰："熱則熱矣，不能林下立。"思道爲周齊興亡論，周則武皇、宣帝，悉有惡聲；齊高祖、太上，咸無善譽。思道嘗謁東宫，東宫謂之曰："周齊興亡論是卿作不？"思道曰："是。"東宫曰："爲卿君者，不亦難乎！"思道不能對。隋文帝以徐陵辯捷，無人酬對，深以爲恥。乃訪朝官，誰可對使，當時舉思道，文帝甚喜，即詔對南使。朝官俱往，徐陵遥見思道最小，笑曰："此公甚小。"思道遥應曰："以

公小臣，不勞長者。”須臾坐定，徐陵謂思道曰：“昔殷遷頑人，本居茲邑，今存併是其人。”思道應聲笑曰：“昔永嘉南渡，盡居江左，今之存者，惟君一人。”衆皆大笑，徐陵無以對。又隋令思道聘陳，陳主敕在路諸處不得共語，致令失機。思道既渡江，過一寺，諸僧與思道設，亦不敢有言，祇供索飲食而已。於是索蜜浸益智，勸思道嘗之，思道笑曰：“法師久服無故，何勞以此勸人？”僧既違敕失機，且懼。思道至陳，手執國信，陳主既見思道，因用觀世音經語弄思道曰：“是何商人，齎持重寶？”思道應聲，還以觀世音經，報曰：“忽遇惡風，漂墮羅刹鬼國。”陳主大慚，遂無以對。（太平廣記卷二五三引）

談藪（二則）

武陽太守盧思道，常曉醉，於省門見從侄賁，賁曰：“阿父何處飲來，凌晨嵬峨。”思道曰：“長安酒，二百價，不嵬峨，何嵬峨？”賁，燕郡公景仁之子，中書侍郎景裕之猶子，位歷太常卿。（太平廣記卷一七三引）

北齊盧思道聘陳，陳主令朝貴設酒食，與思道宴會，聯句作詩。有一人先唱，方便譏刺北人云：“榆生欲飽漢，草長正肥驢。”爲北人食榆，兼吳地無驢，故有此句。思道援筆即續之曰：“共甑分炊米，同鐺各煮魚。”爲南人無情義，同炊異饌也，故思道有此句。吳人甚愧之。又衛尉卿京兆杜臺卿，共中兵參軍清河崔儦握槊，十子成都，止賭一雉。盧思道曰：“翳成都，不過一雉。”儦又謂思道曰：“昨夜大雷，吾睡不覺。”思道曰：“如此震

雷，不能動蟄。”太子詹事范陽盧叔虎有子十人，大者字畜生，最有才思。思道謂人曰：“從叔有十子，皆不及畜生。”叔虎，主客郎中潔之孫也。散騎常侍隴西辛德源謂思道曰：“昨作羌嫗詩，惟得五字云：‘皂陂垂肩井’，苦無其對。”思道尋聲曰：“何不道‘黄物插腦門’?”思道嘗謂通直郎渤海封孝騫曰：“卿既姓封，是封豕之後。”騫曰：“卿既姓盧，是盧令之裔。”（太平廣記卷二四七引）

北史盧詢祖傳（節録）　〔唐〕李延壽

宗人思道謂（盧詢祖）曰：“大夏（按盧詢祖襲封大夏男）何爲招四海議?”詢祖曰：“骨肉還相殘，何況執玉帛者萬國。”與思道俱爲北州人俊，魏收揚譽思道而以詢祖爲不及。詢祖謂人曰：“見未能高飛者，備其羽毛；知逸勢衝天者，翦其翅翮。”……長廣太守邢子廣曰：“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冰稜文舉。”（中華書局校點本北史卷三〇盧觀傳附）

北史鄭元禮傳（節録）　〔唐〕李延壽

（鄭）元禮，字文規。少好學，愛文藻，有名望。……崔昂後妻，元禮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昂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乃曰：“看元禮比來詩詠，亦曾不減魏收。”思道答云：“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且知妹夫疏於婦弟。”（同上卷三五鄭義傳附）

南陽公集序（節録）　〔唐〕盧照鄰

北方重濁，惟盧黄門往往高飛。（幽憂子集卷六）

盧武陽集題辭　〔明〕張　溥

盧子行自齊入周，作聽蟬詩；遷武陽太守，作孤鴻賦；淪滯官塗，作勞生論：憂愁所寄，並爲時稱。然譚世變，刺炎凉，論乃獨出矣。劉孝標傷任昉諸子流離，著廣絶交論，痛言五交三釁，世路險巇，過於太行、孟門。子行自慨蹇産，詆斥物情榮瘁冰炭，足使五侯喪魂，六貴飲泣，文人之筆，鬼魅牛馬皆可畫也。論北齊毁武成，論後周毁天元，暴揚淫昏，發露諂惡，君百桀紂，臣百廉虎，陽秋直筆，殆云無隱。然生官其朝，没揚其醜，搜床席以快見聞，貶朽骨以恣河漢，良史雖傳，臣心未順，異乎賈生過秦、陸機辯吴矣。

子行詩兼工七言，唐玄宗自蜀回，登勤政樓，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北征人去未還。"即盧薊北歌詞也。唐風近隋，盧、薛諸體，世尤宗尚，含蓄意寡，而音響無滯，自以爲昆吾、莫邪爾。（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盧武陽集卷首）

詩　藪（二則）　〔明〕胡應麟

六朝歌行可入初唐者，盧思道從軍行，薛道衡豫章行，音節

格調，咸自停勻，體氣豐神，尤爲焕發。(上海古籍出版社標點本詩藪内編卷三)

庾子山謂薛道衡、盧思道僅解捉筆，亦孝穆之論。庾製作雖多，神韻頗乏；盧、薛篇章雖寡，而明艷可觀。總之魯衛之間，不堪相僕役也。(同上外編卷二)

詩源辯體(二則)〔明〕許學夷

盧思道字子行、李德林字公輔、薛道衡字玄卿五言，聲盡入律，而盧則綺靡者尚多。薛轉韻諸篇，本於劉孝綽，至出塞二篇，則已近初唐矣。(人民文學出版社標點本詩源辯體卷一一)

樂府七言，思道從軍行、道衡豫章行，皆已近初唐。思道與德林、道衡齊名友善。隋史曰："二三子有齊之季，皆以辭藻著聞，爰歷周隋，咸見推重。李稱一代俊偉，薛則時之令望。静言揚榷，盧居二子之右。"愚按："徐、庾、王褒、張正見、盧、薛諸子五七言，風格多有近初唐者。臧顧渚謂："易窮則變，天實開之。"胡元瑞謂"陳隋無論其質，即文無足論者"，此概言諸家耳。蓋亦理勢之自然耳。(同上)

鈍吟雜録〔清〕馮 班

晉、宋時所奏樂府，多是漢時歌謠，其名有放歌行、艷歌行之屬，又有單題某歌、某行，則歌行者，樂府之名也。魏文帝作

燕歌行，以七字斷句，七言歌行之濫觴也。沿至於梁元帝，有燕歌行集，其書不傳，今可見者，猶有三數篇。於時南北詩集，盧思道有從軍行，江總持有雜曲文，皆純七言，似唐人歌行之體矣。（上海古籍出版社標點清詩話本鈍吟雜録論歌行與葉祖德）

野鴻詩的　〔清〕黄子雲

盧子行一氣清折，音節直逼初唐。（清詩話本野鴻詩的第九十一則）

管錐編（節録）　錢鍾書

盧思道勞生論。按"設論"之體略如答客難、解嘲，而憤世疾俗之甚，彼出以婉諷者，此則發爲怒駡，遂兼廣絶交論與晉紀總論之命意。隋文厭卷，端推此篇，參觀史記卷論孟嘗君列傳。論中痛斥世態之"諂諛讒佞"，即思道北齊興亡論寫和士開等事所質言之者，如："嗽惡求媚，舐痔自親，……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艷姬美女，……金銑玉華"，即興亡論："或送婢妾，或進子女，筐篚苞苴，煙聚波屬。……折枝舐痔，輕者進賄賂，甚者結婚姻。"

盧思道北齊興亡論。按太平廣記卷二五三盧思道（出啟顔録）："思道爲周、齊興亡論，周則武皇、宣帝，或有惡聲；齊〔則〕高祖、太上，咸無善言。……東宫曰：'爲君親者，不亦難乎！'"此篇記和士開事特詳，多北齊書恩倖傳所未道。如北齊書僅云世祖與之"親狎"，論則曰："一面之後，便大相愛悦，恒在

卧内，同食共寢，淫穢之事，無所不爲"；乃知"恩倖"真爲史記、漢書立佞倖列傳之本意也。論言世祖："龍攢在殯，淚不承臉，太后之喪，亦不哀哭"；北齊書衹於婁后傳記其"不改服，緋袍如故"。論曰："士開葬母，傾朝追送，諂諛尤甚者，至悲不自勝"，即勞生論所謂"詐泣佞哀，恤其喪紀"。（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本管錐編第二七二則"全隋文卷一六"）

附録二

盧思道年譜　祝尚書

盧思道，字子行，小字釋奴，范陽涿人。

隋書本傳："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也。"北史盧玄傳（玄乃思道曾祖）："范陽涿人也。"涿即今河北省涿州市。又隋書本傳附盧昌衡傳："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北史同。

祖陽烏，父道亮。

魏書盧玄傳："曾祖諶，晉司空劉琨從事中郎。祖偃，父邈，并仕慕容氏爲郡太守，皆以儒雅稱。"盧玄四子：淵、敏、昶、尚。"淵，字伯源，小名陽烏。"景明初，除秘書監。有子道將。"道將弟亮，字仁業，不仕而終，子思道。"按北史盧玄傳附盧淵傳"亮"上有"道"字，"仁業"作"仲業"。道將兄弟八人并以"道"字爲次，不應亮獨無之，疑有脱文。"仲"、"仁"二字。未知孰是。

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甲寅（五三四）

魏將高歡使秦州刺史侯莫陳悦殺賀拔岳。孝武帝將討高歡，歡舉兵反，南向洛陽；孝武帝奔長安依宇文泰。閏十二月，宇文泰毒殺孝武帝，立南陽王寶矩，是爲西魏文帝。高歡入洛陽，立清河王亶之子善見爲帝，改元天平，是爲東魏孝静帝。魏從此分爲東、西。東魏遷都於鄴。

東魏孝静帝天平二年乙卯（五三五）

西魏丞相宇文泰以蘇綽爲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綽不滿當時之浮靡文風，與從兄亮發起復古運動。東魏拆毁洛陽宫殿，將材料運往鄴城營造新宫。

是年，北朝作家温子昇四十一歲，邢邵四十歲，魏收三十一歲，陽休之二十七歲，李德林五歲，顏之推約五歲。南朝梁詩人庾信二十三歲，王褒約二十三歲。

盧思道生。

唐張説齊黄門侍郎盧思道碑："隋開皇六年（五八六），春秋五十有二，終於長安，返葬故里。"據此上推，當生於是年。

東魏孝静帝武定五年丁卯（五四七）

高歡死，贈齊王，世子高澄嗣，是爲文襄帝。侯景以河南叛，降西魏，後因與宇文泰相猜忌，遂决意降梁。

盧思道十三歲。

東魏孝静帝武定六年戊辰（五四八）

侯景襲據梁壽陽。八月，以誅中領軍朱异等爲名，據壽陽反。梁武帝下詔討侯景。十月，侯景渡江圍臺城。

盧思道十四歲。

東魏孝静帝武定七年己巳（五四九）

三月，侯景陷臺城。五月，梁武帝蕭衍死，太子蕭綱即位，是爲簡文帝。東魏乘隙盡取梁淮南之地。八月，高澄爲膳奴所殺，弟高洋代之。

盧思道十五歲。約在是年離涿南下遊鄴都。

孤鴻賦序："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羣公之眷。""志學之歲"用論語典，指十五歲左右。

東魏孝静帝武定八年庚午（五五〇）

五月，高洋廢孝静帝自立，國號齊（北齊），改元天保，是爲文宣帝。東魏亡。

盧思道十六歲，始閉户讀書。

隋書本傳："年十六，遇中山劉松，松爲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户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

北齊文宣帝天保二年辛未（五五一）

八月，侯景幽禁簡文帝，立蕭棟爲帝。九日，侯景殺蕭棟自立，國號漢。梁詩人庾肩吾死。

盧思道十七歲，在鄴讀書。

北齊文宣帝天保三年壬申（五五二）

三月，梁將王僧辯、陳霸先克建康，侯景東逃。四月，侯景爲部下所殺。十一月，湘東王蕭繹在江陵即位，是爲元帝。

盧思道十八歲，在鄴讀書。

北齊文宣帝天保四年癸酉（五五三）

北齊軍在東關爲梁軍所敗。文宣帝親征營州（今遼寧朝陽），擊敗契丹。

盧思道十九歲。

北齊文宣帝天保五年甲戌（五五四）

西魏宇文泰廢魏主元欽，立齊王廓，是爲恭帝。十一月，西魏軍攻破江陵，俘梁元帝，次月殺之。江陵破後，西魏擄梁王公以下數萬口至長安爲奴婢，詩人王褒亦在其中。王褒至長安後被任用。江陵破時，庾信正爲梁出使西魏，從

此遂羈留長安，仕魏至儀同三司。王、庾二人對北朝詩文影響甚大。

盧思道二十歲，以謗魏書被笞，因而不調。

北齊書魏收傳：天保五年三月，收奏上魏書。“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范陽盧斐（思道族兄）、頓丘李庶譏議云“史書不直”。“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斐、庶並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羣口沸騰，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議。”隋書盧思道傳：“齊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誦之，由是大被笞辱。前後屢犯，因而不調。”又盧思道孤鴻賦序：“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愔）、邢特進（邵）以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弱冠”即二十歲。按：既言“不調”，則是年三月謗史抵罪前當已入仕。

北齊文宣帝天保六年乙亥（五五五）

正月，梁王蕭詧在江陵稱帝，是爲後梁。五月，王僧辯迎貞陽侯蕭淵明入建康即位，稱藩於齊。九月，陳霸先殺王僧辯，廢貞陽侯。十月，立蕭方智爲帝，是爲敬帝。

盧思道二十一歲。

北齊文宣帝天保七年丙子（五五六）

北齊將蕭軌、徐嗣徽等率兵十萬攻梁，陳霸先大破之。宇文泰死。歲末，宇文護迫魏恭帝禪位於周，西魏於是亡。

盧思道二十二歲。

北齊文宣帝天保八年丁丑（五五七）

正月，宇文覺稱天王，建立後周，是爲孝閔帝。九月，

宇文護廢覺，立宇文泰長子宇文毓爲天王，是爲明帝。梁於九月封陳霸先爲陳公，十月封爲陳王，旋代梁爲帝，是爲陳武帝。梁於是亡。

盧思道二十三歲，約在是年楊愔薦之為朝官。

隋書本傳："其後左僕射楊遵彦（愔）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北齊書文宣紀：天保八年四月，"尚書右僕射楊愔爲尚書左僕射"。又張説盧思道碑："事齊，歷散騎侍郎，以文翰直中書。"按孤鴻賦序稱"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而此言是時方"解褐"，蓋"甫就朝列"而並無職事，此時方實授官也。

北齊文宣帝天保九年戊寅（五五八）

盧思道二十四歲，當仍直中書省。

北齊文宣帝天保十年己卯（五五九）

六月，陳武帝死，侄臨川王陳蒨即位，是爲文帝。十月，齊文宣帝高洋死，太子殷即位，是爲廢帝。

盧思道二十五歲，當仍直中書，作文宣帝挽歌十首。

隋書本傳："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惟思道獨得八首，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按所作十首，今僅存一，見唐釋皎然詩式卷三引。

北齊廢帝乾明元年庚辰（五六〇）

後周宇文護廢明帝，立魯公宇文邕，是爲武帝。八月，北齊常山王高演廢廢帝高殷自立，改元皇建，是爲孝昭帝。

盧思道二十六歲。出中書省為丞相西閤祭酒，當在是年前後。

隋書本傳：盧思道因楊愔薦直中書省，"後漏洩省中語，

出爲丞相西閤祭酒”。其出省及爲祭酒確年未詳，審其於皇建至天統中尚歷兩官（詳後），爲祭酒似當在本年前後。

北齊孝昭帝皇建二年辛巳（五六一）

孝昭帝死，弟長廣王高湛嗣位，改元大寧，是爲武成帝。

盧思道二十七歲。

北齊武成帝河清元年壬午（五六二）

四月，改大寧二年爲河清。齊與陳和好通使。

盧思道二十八歲。

北齊武成帝河清二年癸未（五六三）

盧思道二十九歲。

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甲申（五六四）

正月，段韶在晉陽城下大破周軍。十二月，段韶等又在洛陽破周軍。

盧思道三十歲。為太子舍人或在此年前後。

劉逖於河清間使周，盧思道作贈劉儀同西聘詩。彭城王高渙於是年三月被殺，作彭城王挽歌。又，盧思道爲丞相西閤祭酒後，曾歷太子舍人，年代不詳，當在河清至天統初，天統中已爲司徒録事參軍（詳後）。

北齊後主天統元年乙酉（五六五）

四月，武成帝禪位於太子高緯，改元天統，是爲後主。武成帝稱太上皇帝，軍國大事一以斷之。

盧思道三十一歲。

北齊後主天統二年丙戌（五六六）

四月，陳文帝死，太子伯宗即位，是爲陳廢帝。

盧思道三十二歲。作盧紀室誄。

盧紀室誄序曰："齊天統二年秋七月，司徒記室、參軍事、永安鄉男范陽盧詢祖卒，……遂作誄。"

北齊後主天統三年丁亥（五六七）

盧思道三十三歲。為司徒録事參軍被免，或在是年前後。

隋書本傳："歷太子舍人，司徒録事參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於家。嘗於薊北悵然感慨，爲五言詩以見意，人以爲工。數年，復爲京畿主簿。"北齊書袁聿修傳："皇建二年，遭母憂去職，尋詔復前官，加冠軍、輔國將軍，除吏部郎中。未幾，遷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大將軍，兼領御史中丞。司徒録事參軍盧思道私貸庫錢四十萬娉太原王乂女爲妻，而王氏已先納陸孔文禮娉爲定，聿修坐爲首僚，又是國之司憲，知而不劾，被責免中丞。尋遷秘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五禮。"據知盧思道爲司徒録事參軍，當在皇建二年以後，天統三年以前（天統共五年，"天統中"約天統三年）數年間，確年不可考。

北齊後主天統四年戊子（五六八）

十一月，齊太上皇武成帝死。

盧思道三十四歲。

北齊後主天統五年己丑（五六九）

盧思道三十五歲。

北齊後主武平元年庚寅（五七〇）

齊以和士開爲尚書令，封淮陽王。

盧思道三十六歲。與熊安生等議齊禮，約在是年或稍後。

張説盧思道碑："夫禮儀損益，公能言之，故與熊安生詳定齊禮；三墳五典，公能讀之，故與薛道衡侍學儲后。"

按周書熊安生傳："齊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爲國子博士。"未言議禮事。隋書崔儦傳：儦少與盧思道、辛德源同志友善，在齊曾與熊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未言議禮時間。北齊書馬敬德傳：秀才中第，擢授國子助教，遷太學博士。天統初，除國子博士，入爲侍讀。武平初，以師傅之恩，超拜國子祭酒，加儀同三司、金紫光禄大夫，領瀛州大中正，卒。又按隋書薛道衡傳："武平初，詔與諸儒修定五禮，除尚書左外兵郎。"後"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則議禮在"武平初"，預其事者除盧思道、熊安生外，猶有崔儦、馬敬德、薛道衡等。

北齊後主武平二年辛卯（五七一）

北齊琅邪王高儼矯詔殺和士開，不久後主又殺高儼。

盧思道三十七歲，當在本年或稍前復為京畿主簿。

隋書本傳：盧思道免司徒録事參軍後，"數年，復爲京畿主簿，歷主客郎。"按北齊書後主紀：武平二年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府"。則其復爲京畿主簿，至遲應在是年十月以前。其何時復官不詳。思道爲主客郎（并省主客郎，見下），當即在罷京畿府之後。

北齊後主武平三年壬辰（五七二）

二月，敕撰玄洲苑御覽，後改名聖壽堂御覽；八月成，敕付史閣，後又改爲修文殿御覽。八月，後主巡幸晉陽。魏收卒。

盧思道三十八歲，為并省主客郎，預撰御覽。八月，侍從後主巡晉陽，作從駕經大慈照寺詩、遼陽山寺願文。

北齊書文苑傳序：武平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

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珽又奏撰御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等二十餘人入館撰書，其中有“并省主客郎中盧思道”，則本年初思道已爲并省主客郎中矣。又北齊書後主紀：後主於晉陽“爲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爲穆皇后大寶林寺”。又曰：武平三年八月，拜右昭儀胡氏爲皇后，十二月廢爲庶人。觀從駕經大慈照寺詩序稱“大慈照寺”、“下都”（北齊以晉陽爲下都）、“中宫”，與後主紀所叙大慈寺事合，必作於胡昭儀爲皇后時；序又謂“景躔西陸”，則知作於是年八月後主巡幸晉陽期間。遼陽山寺願文稱“齊興二十有三載”，推之與從駕經大慈照寺詩同時。

北齊後主武平四年癸巳（五七三）

陳將吴明徹等攻齊，收復淮南之地。齊以高阿那肱録尚書事，與侍中城陽王穆提婆、領軍大將軍昌黎王韓鳳共執朝政，號稱“三貴”。是年二月丙午，後主正式置文林館，以李德林、顏之推同判館事。

盧思道三十九歲。侍學太子，當在是年或稍後。

張説盧思道碑謂曾與薛道衡侍學儲后（見前引）；隋書薛道衡傳：待詔文林館，“復以本官直中書省，尋拜中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則參太子侍讀約在本年或稍後，確年不可考。

北齊後主武平五年甲午（五七四）

周武帝禁佛、道二教，命沙門、道士還俗。

盧思道四十歲，作仰贈特進陽休之詩。

按詩序曰：“大齊武平之五載，（陽休之）抗表縣車，難進之風，首振頹俗，余不勝嘉仰，敬贈是詩。”

北齊後主武平六年乙未（五七五）

後周大舉攻齊，旋因武帝患疾退兵，所拔三十餘城皆棄而不守。

盧思道四十一歲，約在是年或次年授黄門侍郎、待詔文林館。

北齊書盧潛傳："盧昌衡從父弟思道，魏處士道亮之子，神情俊發，少以才學有盛名。武平末，黄門侍郎，待詔文林館。"

北齊後主武平七年丙申（五七六）

周再大舉攻齊，十月破晉州。十一月，齊後主率軍圍攻平陽（即晉州，今山西臨汾）。十二月，周武帝救平陽，大破齊軍，齊後主逃回晉陽，改元隆化。周軍逼晉陽，後主逃鄴。周軍破晉陽，向鄴進兵，後主議禪位皇太子。

盧思道四十二歲。後主圍平陽時，思道留綜宫朝於晉陽，兼典樞密。旋侍從後主逃鄴，授儀同三司，參議後主禪位事。

張説盧思道碑："武平末，天子總兵禦寇，太子監國於晉陽，公留綜宫朝，兼典樞密。及皇輿敗績於外，而百寮蕩析於内，公節義獨存，侍從趨鄴，告至行賞，授儀同三司。"北齊書後主紀：後主逃歸鄴後，"引高元海、宋士素、盧思道、李德林等，欲議禪位皇太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革易，於是依天統故事，授位幼主"。按：隋書本傳曰："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則儀同三司爲周所授。高步瀛唐宋文舉要注張説盧思道碑曰："案子行受儀同三司，據碑當在齊末，傳云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隋書、北史皆同，殆誤，當以碑正之。又周滅齊在建德六年，周書盧辯傳曰：'建德四年改儀同三司爲儀同大將軍。'是此時已無復

儀同三司之名，史之誤益明矣。”高氏所説是。授儀同三司乃齊後主酬其扈從之功，而周武平齊後被追赴長安，身份爲亡國之俘，無進官之理。

北齊幼主承光元年丁酉（五七七）

正月，齊太子高恒即位，年八歲。周兵破鄴，上皇（後主）、幼主等逃濟州，宣布禪位於任城王高湝。周軍在青州俘上皇、幼主。二月，周兵破信都，擒任城王湝，北齊於是亡。陳聞齊亡，遣吴明徹攻徐州。

盧思道四十三歲，於是年春夏追赴長安，除御正上士。作贈李若、聽鳴蟬篇等詩。

北齊書陽休之傳：周武平齊，與吏部尚書袁聿修等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長安”，其中有“給事黄門侍郎盧思道”。又謂“盧思道有所撰録，止云休之與孝貞、思道同被召者，是其誣罔焉”。按：思道之“撰録”已佚，其贈李若詩曰：“初發清漳浦，春草正萋萋。今留素滻曲，夏木已成蹊。”則作於赴長安後不久。隋書本傳：“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鳴蟬篇。思道所爲，詞意清切，爲時人所重。新野庾信遍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又盧思道碑：“入周，除御正上士。”

北周武帝宣政元年戊戌（五七八）

周軍在彭城大敗吴明徹。三月，改元宣政。六月，周武帝死，太子宇文贇即位，是爲宣帝。

盧思道四十四歲，歸涿省母疾，參預祖英伯等反周。周遣宇文神舉討平之。罪當死，神舉特宥之，除掌教上士。

隋書本傳：“未幾，以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

昌期、宋護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周遣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罪當法，已在死中。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之，令作露布。思道援筆立成，文無加點，神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所作露布已佚。周書宇文神舉傳、盧思道碑略同。按：周書宣帝紀：宣政元年閏六月，“幽州人盧昌期據范陽反，詔柱國、東平公宇文神舉帥衆討平之”。

北周静帝大象元年己亥（五七九）

二月，周宣帝傳位於太子宇文衍，改元大象，是爲静帝。宣帝自稱天元皇帝。周恢復佛像及天尊像。

盧思道四十五歲，當在長安為掌教上士。

北周静帝大象二年庚子（五八〇）

五月，天元皇帝（宣帝）死。静帝幼冲，以天元大皇后父楊堅總知中外兵馬事。未幾爲假黄鉞、左大丞相，總國政。相州總管尉遲迥等起兵反楊堅，楊堅陸續平定之。郧州總管司馬消難兵敗後投梁。九月，丞相去左右之號，隨公楊堅爲大丞相，十二月又進爵爲王。周復行佛、道二教。

盧思道四十六歲，遷武陽太守，作孤鴻賦。

隋書本傳：“高祖（楊堅）爲丞相，遷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爲孤鴻賦以寄其情。”孤鴻賦序曰：“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按“武陽”當爲南武陽，“東原”即後魏東平郡，武陽屬焉。序又稱“籠絆朝市，且三十載”。按思道弱冠入朝列，至此僅二十七年，故謂“且”也。

隋文帝開皇元年辛丑（五八一）

二月，楊堅受周禪建立隋朝，改元開皇，是爲隋高祖文帝。庾信卒。隋改周六官爲三師、三公、二臺、九寺。

盧思道四十七歲。罷武陽太守後作勞生論。旋被徵郊勞陳使。遭母憂。未幾，起為散騎侍郎，奏内史侍郎事。歲末隨高熲軍伐陳。奏大理不可除，亦當在本年。

隋書本傳：遷武陽太守，爲孤鴻賦，“又著勞生論，指切當時。”按勞生論稱“罷郡屏居”，又曰“今泰運肇開，四門以穆”，“真人御宇，斲雕爲樸”，知已入隋，并已離武陽任。隋書本傳又曰：（爲武陽大守）歲餘，“被徵，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起爲散騎侍郎，奏内史侍郎事”。又隋書高祖紀上：開皇元年九月庚午，“陳將周羅睺攻陷胡墅，蕭摩訶寇江北”。“壬申，以上柱國、薛國公長孫覽，上柱國、宋安公元景山，并爲行軍元帥以伐陳，仍令尚書左僕射高熲節度諸軍。”此役盧思道當在軍中，作有爲隋檄陳文、爲高僕射與司馬消難書、祭漅湖文三篇，其祭漅湖文曰：“維開皇元年十二月朔甲子，具位姓名遣某官，以清酌庶羞之饋，敬祭漅湖之靈。”知年末仍在江淮。是年文帝改官制，將除大理寺，思道奏大理不可除，帝嘉納之，見隋書本傳。

隋文帝開皇二年壬寅（五八二）

正月，陳宣帝死，太子陳叔寶即位，是爲陳後主。高熲等班師。突厥五可汗率四十萬衆入長城，被隋軍狙擊退去，武威、天水等六郡損失慘重。

盧思道四十八歲，當於是年二月後隨軍還長安。

隋書高熲傳：伐陳，“會陳宣帝薨，熲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同書高祖紀上：開皇二年正月戊辰，“陳遣使請和，歸我胡墅”。“二月己丑，詔高熲等班師”。

隋文帝開皇三年癸卯（五八三）

文帝下詔購求遺書。南朝詩人徐陵卒。

盧思道四十九歲。北齊興亡論、後周興亡論作於入隋後數年間。又與陸法言等八人同修切韻。

據侯白啟顔録（太平廣記卷二五三引），兩文原是一篇（或一篇而分上、下），題爲周齊興亡論；分作兩篇而改題之，當是後人所爲。據文中"天所以啟大隋"等語，作於隋初無疑，確年無考。隋初嘗與劉臻、顔之推、魏淵、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同修切韻，見宋本重修廣韻卷首。

隋開皇四年甲辰（五八四）

盧思道五十歲。

隋開皇五年乙巳（五八五）

盧思道五十一歲。入隋後數年間，與辛德源時相往來。

隋書辛德源傳：辛德源字孝基，隴西狄道人。博覽書記，少有重名，楊遵彦等薦之於文宣帝，累遷比部郎中。後待詔文林館，除尚書考功郎中，轉中書舍人。仕周爲宣納上士。"高祖受禪，不得調者久之，隱於林慮山，郁郁不得志。……德源素與武陽太守盧思道友善，時相往來。"

隋開皇六年丙午（五八六）

盧思道卒，享年五十二，由長安返葬故里。

見前引盧思道碑。又隋書本傳："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笞罪，請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卒於京師，時年五十二。上甚惜之，遣使吊祭焉。有集三十卷，行於時。子赤松，大業中官至河東長史。"

盧思道仕歷，盧思道碑曰："凡更臣三代，易官十七，

再降，一免，二去職，八平除，擢遷者四而已。”則不見於諸史傳者尚多，今不可詳考。

盧思道妻室，北齊書、隋書本傳及張説碑無載，惟北史馮子琮傳曰：“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旬月便驗。頓丘李克、范陽盧思道、隴西李胤伯、李子希、滎陽鄭庭堅並其女婿，皆至超遷。”然觀思道所作周齊興亡論，抨擊馮子琮夫婦甚烈，如曰和士開、胡長粲“與馮子琮夫婦鬻獄賣官，三家府藏，賄貨山積；凶愚子弟，并處高資；更相貨易，擇而後授”，並稱和士開、馮子琮爲“二凶”。則謂其爲馮氏女婿，於情理似可疑。即便是大義誅親，然自居“凶愚子弟”之列，恐亦不甘。或被迫爲之，隨即反目歟？

盧思道卒年，張説碑明載爲開皇六年。逯欽立先秦漢魏南北朝詩隋詩卷一盧思道小傳曰：“隋開皇元年爲散騎侍郎卒，年五十二。”若非排印訛誤（“元”、“六”形近易訛），則逯氏蓋以思道周末爲武陽太守時作孤鴻賦，序中自謂“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故以卒年五十二推算之，因定在開皇元年。然歎老嗟卑，乃古代文人常態，將四十余説成五十忽至，未爲不可，似不足信以爲真。或誤將隋書本傳所述思道奏大理不可除及陳殿庭非杖罰之所理解爲同在一年，因前奏在開皇元年，後奏又恰值卒年，因合而繫之。其實，兩事並非同年。合數年、數事而敘之，史法如此，其例甚多。前引祭灤湖文，知思道開皇元年十二月尚在軍中，其不卒於是年甚明。盧思道碑乃墓主玄孫盧藏用請張説所撰，唐初尚存南北朝重家譜之風，其謂卒於開皇六年，當信實可從。

盧思道子赤松，大業末爲河東令，入唐累轉率更令，封

范陽郡公。赤松子承慶，唐高宗顯慶四年（六五九）爲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見舊唐書盧承慶傳。承慶侄孫藏用，唐中宗景龍中官至尚書右丞，兩唐書有傳。